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野客叢書

因

此書三項利字甚佳當是前官李汝國訪存之書中並無不與卷十卷九以  
天子之數此其卷三卷四也



題大此書專為考證與指誤而著者明李陳居



以列入寶顏堂秘笈其刻則僅存十二卷國無足論  
余所傳稱海宇三十年卷初全而字句尚多駁誤是

本為王嘉靖世成十世孫義祥依舊鈔本校錄乃

是書傳利之最晚者故言與本校再三在明人板中  
中可稱精善矣書中稱許之得失

要也詳言之謂實之譽深幸讀卷之衛隨著之

間可無愧也洵為定評惟其在朝祥誠以校錄



從擇海內名畫高氏藏書盛行此筆行奉遜漸  
就漫留本收舊府志稱蘇祥持身峻潔手錄  
古文籍數千百卷成精好宜其欲留堂先好  
遺書行已刊布則此奉非誠臣貴尊道先甲  
辱者劉子於清其其家許舊藏尾贈余喜  
書贈不日親為重裱識之又是歲臘抄撰書

第十卷行刊布也 治三國書今九其故也

野客叢書小序

僕間以管見隨意而書積數年間卷奏俱滿務繁高  
沙始命筆史不暇詮次總而錄之為三十卷目之曰  
野客叢書非直拘墟稽考不無疏鹵議論不無狂僭  
君子謂其野客則然不以爲異也

皇宋慶元改元三月戊申日下穰長洲王楙書於不  
欺堂之西偏

此書自慶元改元以來凡三筆矣續觀他書間有  
暗合不免爲之竄易轉易爲易史筆外謫以故訂  
正續有數卷見別錄云



嘉泰二年十月初五日林有善於儀真郡齋之平  
易堂

野客叢書目錄  
第一卷

漢再受命之兆

班史略於節義

歐公譏荊公落英事

文帝露臺

蘭亭不入選

高帝棄二子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東箱

炎涼世態

張杜酷惡之報

張杜皆有後

董仲舒決獄事

王章孔融兒女

文無害

三公治獄陰德

臣嘗誤引事



汲黯避周陽由

萬不疑劉德

第二卷

楊與妄作

持國秉

誣囚難明

蘇張對上無隱

楊惲有外祖風

未渠央

當時侯事

身之無甚高論

天亡秦兆

次公何義

楚王好細腰

經書因誤

稱漢年數

事有見於他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何敞引陳平語

晉惠問蝦蟆聲

商浩失望

率適迷聽

第三卷

論語點句

歐公論驕真

漢唐酒價

唐時酒味

女侍中

宋經選婦

蕭何強買民田宅

太牢

東漢呼萬歲

喜人附己

周顛處曖昧召禍

古文奇字

婦人封命

楊胡有後



漢本行故事之樊

晉史糾誤

班馬史文

第四卷

公子乘暴勝之字

張輔妄論班史

趙周守節優劣

漢宣觀政事

補柯

爰益密害董錯

田叔善事驛主

尚書紙倍

王子猷操行

王涯學太玄

劉向譏恭願

蕭疏二傳

前漢有兩萬石君

蘇武在匈奴

新書所云

膠東之詐

蜀先主讀書

袁郭論孔明

穆生柳陽

石顯請望之

漢容薦賢

第五卷

唐人言牡丹

玉梨花

後世務省文

玉樹青蔥

敬字

顏駟事與馮唐同

惠帝諱字

相如上林賦

竹坡言得沉鎔

王維詩誤



高適詩誤

麥秋

文選注謬

夏侯傳注

孫公談園

中和學賦詩

二公言宮殿

翔漫符退之之異

第六卷

荆公讀蘇文

作字

毛詩異同

樂天姬侍

詩句用蝶姚事

霏盤

東坡梅詞

蘇明允不能詩

弋人何慕

攜家居省

毛詩諧聲

來南協聲

裁儀同音

三傳不同

丈人遠相祖述

噴噴

古語雅拙

蘇杭妓名

周禮中言僦字

第七卷

拾遺記言傳說

二書中言錫字

損益前人詩語

韓李設論

韓用杜格

承露絲囊

不識揮犁事

豹文廳鼠

紫荷棠

五技之鼠有二

鷹犬論人

陳平用張辟強計

杜荀鶴句

蘇黃互相引重

陳文惠詩句

割名割爰

唐堞麻事

蕭張封地

地理記舛

鞅挾三衡

三公詩句

第八卷

南嶽首陽坐山堂山

種田養蠶

二老歸周

蒼莖作上聲

蔡邕

僧孺徐昕佚事

誤引畢萬後

童島已巳

魯直詩體

禁川黃

晉鄭焉依

徐彭年謬論

開元乾元二錢

事見於前

明妃事

嵇康集

東道主等語

抑揚人物

阿堵此君

第九卷

李陸娛老之趣

魏舒無聊

賈逵傳誤

元白韓柳

古人避諱

王易簡詩句

緝栗鬚絲

高錫平淮詩

子美問詩

景仰前修

張長公

韓奴事

詩句紀時

度曲二音

三公官加公字

唯室青詞

第十卷

宣帝待霍氏

佛入中國

周侍郎詞意

生子錫賚

晉帖

漢碑引經語

萱堂系梓

韓信之幸

名字相洽

太上皇名

文王之園

晉元帝

青州從事

橋玄佚事

夜雨對林

員貢二書

千里萸囊

明妃琵琶事

漢田畝價

石棗春

並食天廚

第十一卷



漢唐人可聞之章

朱價賁賤

魏證廟通

古者金價

朝請

正五九到官

借書一臨

班范議論

蔡邕女賢

重三

郭解刺孟

師古注青紫

二公言時政

壺關三老

少翁致神

字人之官

漢諸君末年

丁晉公治第

汲冢書

古者橫給之數

王建襲杜意

第十二卷

喉唇喉吻

史記簡略

經怪二字

涪涪二義

王延扣冰

王介詩

如律令

古人引用經子語

稱翁姑爲官家

鄉生事不同

漢獄吏不恤

披霧睹天

公門有公

江淹儼古

藥欄

關八表

誅全甲

男人傳粉

二公待宦官

臥雪二安

灰釘事

聯合古人句

第十三卷

解經惡穿鑿

晉王氏數派

二書一意

陳遵投轄

阿賈

七君子立論之難

美事不兩全

夷李之識

書詞輕重

新莽煎牛

漢人居喪

漢人下語

弟姪獻言

游士持書干謁

王勃等語

二史下卽字

丈人

晉官品占田

第十四卷

王珪毋妻識見

賈島事衆說不同

文帝輕信

漢人多引逸經

取亭館名

金條脫事

杜荀鶴羅隱詩

古文尚書

金叵羅

奚斯頌魯

象口鐐金

櫻桃無香



天關圖畫記

端午

承准字

徐忻詩

第十五卷

富公奉使語

道遠艱愚窮

握髮等事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行狀不宜等語

設法

賤庶出之子

秦夫人

蟬蛉

禁中起居注

唐時揚州通州

千秋一日九遷

蕭何留守

歸去來辭語

人生何須

衡乎二字

秦記禮重

致仕官祿

雌霓

曾子之書

憲荃緇撮

不可為已甚

酒分聖賢

第十六卷

亭長

上巳拔除

女子穴說

漢唐俸祿

致敬宰相母

黃鳥變爰

螳螂捕蟬

廣陵

菴頭翠網

香橙

板輿

以珠爲名

相如大人賦

大節七日假

撥刺羊刺

男子稱寡

駁梁承明

隨筆議論

七發客難

古之隱者

退之毛穎傳

相承疊用數語

第十七卷

賀知章上井

藥名詩

鳥名詩

昏字

善學柳下惠

後世殊少

過與不及

用管蘇事

漢碑疑字

治安仁言通遠字

蘆靈

原道中語

一抔土事

羅珣事

北固懷古詩

木易非姓楊字

束脩

語益精明

二季詩

福不盈賦

古人名詩

一句中對偶

作文愛謝

周孔醜醉



錄覽酒庫

第十八卷

漢人釋經

何式言誤

漢臣僕不阜白

大人尊稱

萬機

魏表非誤

漢人用事

擬婦人以其倫

東漢注

楊牧二子

漢人作字

張說誤引宋燾世系

碑陰

唐書敘事疎曲

陳騫坐

晉有二阿大

王胡之字

薛戎事

姚泓徐敬業

孔門十哲

興兩祈祈

子美樓揚詩

李白事說者不一

五更轉

第十九卷

詩識

詩句相近

白蟻蔽日

賤子具陳

杜詩合古意

司字作太聲

白用杜句

征有二義

古樂府名

李杜詩意



顏延年五君詠

著鞭聒耳

此陛下家事

顛倒用事

拗句格

以鳥對僧

魯直茶糜詩

語厭姜干等語

少游斜陽兼

第二十卷

規倣古詩意

杏花雨

河間傳意

靈運得句

屢江亭語

李習之爲鄭州

化鶴二事

韓退之文章

避高祖諱

胡廣子孫

北固甘羅

參軍傳尉

詩中重押韻

魯直玉花驄詩

謝玄暉詩

鷹鷂史傳不聞

珊瑚春黃糜

稱飴二字

人物名字不同

郎官令史

餘糧樓祿

杜撰

詞句祖古人意

第二十一卷

方言序

詩家用明光事

一丁字

車作居音

宇文增減

蘭茶二種

魯直源父詞

望雲懷鄉

鸞栖枳棘

紀繆皮傳

杜詩言荔枝

蕭華傳

溫庭筠

董仲舒公孫弘

張良有後

食酒

麻胡

傳說刑人

誤以翟公為方進

第二十二卷

後漢無二名

先醒

儒人不作釋氏語

古詩香事

鄭氏詩箋

陳胡二公評詩

楊妃轍事

以蒲為脯

鼻祖耳孫

侯霸員羊子宋璟

陳元方事

漢人規戒

呼吸古人名字

符符二姓

鳳尾虎頭

蘇州

陸士衡

大唐唐國二錢

解菜

二迹

麪以斤兩為斗

吾丘奇王論

第二十三卷

古者拜禮

骨利幹日出

蒼頡稱將軍

漢人稱謂

吐噎

唐人用一鹿事

金釵十二

陳簡齋詩

韓白詩意同

東坡用如阜事

東坡用西苑事

東坡用計魁格

集注坡詩

韓杜詩意

松江詩話

楓橋

詩品所載

地名語話

譽匹端三事

絕交論

古人博議

第二十四卷

歐公詞意

二花睡足

五言協律

亦令與中丞分道

以鄙俗語入詩中用

杜詩言沈宋

間平等語

借對

阿房宮賦

蟻粉塗黃

用事相等

以物性喻人

東坡水調

薦疏稱字與年





無恙無他

楊妃竊笛

張祐經涉十一朝

東坡卜算子

在人賢識其大

古人句法

葺輯

大小言作

饑食榆皮

烏龍黃耳

楊白花

第二十五卷

鸞鳳萬舉

劉穆之

夏商鑄錢

王褒碑

文士言數目

續釋常談

齊已詩

不用南人為相

古人對偶

詩人斷句入他意

晉惟尉用一印

賈趙二后

謚文與正

卜式何預學校

王建宮詞

利益後嗣

文帝薄葬

左右丞相

元二之災

漢嫁嬰卷弄過制

郭璞先知

掖庭收養曾孫

魏其侯傳

史文因誤

第二十六卷



隸釋

二公不喜人議其文

十萬橫行

錄尚書事

烏頭白

漢人用積薪字

長安浩穰

烏鬼

唐言金印

唐袍服用花紋

孟雲菲益

野航

半夜鐘

宣帝之致喪史

丹陽有數處

劉夢得烏衣巷詩

釋乳母之過

五松亭

盤谷序

宮殿

報罪二說

第二十七卷

姓名同者

東陽沈隱侯

江革忠孝

漢賜金晉賜布帛

退之淮西碑

古人諺語

唐宰相視事

漢朝臣見三公禮

唐階官之制

者中嵩辭

醉翁亭記

秘康幽憤詩

應殊百一詩

白樂天詩紀歲時

景帝殺周亞夫

退之琴詩

第二十八卷

封贈外祖

二史贊論

浮雲蔽日

詩意重疊

名與本傳不同

衛士警羣

退之注論語

三爰百餘歲

呼物之音

關日為給

筆架沾雨

太公之年

唐人一詩見兩處

那守左符

禍福不相遠

韓開登殿

事有定數

禽經

古今之學

慨慷等語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盧氏四世

唐書用媿媿字

第二十九卷

後宮嬪御

傲楚相文

石頭石城西塞

五言詩

鷓鴣子

武王鏡銘

用張家故事

杜詩用玉盤二字

挽河洗兵

一頓

陳平祖人故智

俗語有所自



白鵝波浩蕩

東坡賞花詩

索陰密檢

功參微管

不碎不細

續釋常談

養鷹化鳳

唐突

青鈴一曲製一弄

前輩與叔手帖

集室宮

第三十卷

猫鬼

古本漢書

王播入相

邊部畫眼

聘后金數

麀鹿性異

蓋龍不成

得一順天錢

其惟聖人手

白撲

健兒跋扈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八珍

角里

小名犬子

儻約香方

以點心爲小食

民鹿如蘭

五總龜九齡

火浣布

足疾傷心

劉琨盧湛贈答詩

附錄

野老記聞



野客叢書目錄

長洲王 補  
黃岡 嚴 等 刻

野客叢書卷第一

漢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謂物  
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  
韓邪單于稽侯緡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  
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鶯於甲觀畫室為世適皇孫此  
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先生曰然漢  
再受命已兆朕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際矣蓋謂  
先武長沙定王之後故也僕謂生長沙定王之時已

長洲王 補



野客叢書目錄

長洲王 補

野客叢書卷第一

漢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謂物  
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  
韓邪單于稽侯緡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  
得幸於皇太子生帝鶯於甲觀畫室為世適皇孫此  
新室代漢之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先生曰然漢  
再受命已兆朕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際矣蓋謂  
先武長沙定王之後故也僕謂生長沙定王之時已

長洲王 補



萌芽漢再受命之象又非所以為兆朕也兆朕之時  
其見於程姬所避之際乎當景帝之召程姬也程姬  
有所避而飾唐姬以進有所避者顏師古謂月事也  
上醉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而覺其非程姬及  
生子因名發發之云者謂悟已之謬也向使程姬無  
所避景帝不醉唐姬其能幸乎程姬之避景帝之醉  
天實使之也杜牧之詩曰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  
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  
其推原遠矣

班史略於節義

班史於節義事率多疏略如紀信誑楚而燒殺不為  
立傳周苛寫羽而烹奴因周昌傳略載此因失矣然  
猶得其姓名可以傳於後世鄭當時其先鄭君嘗事  
項籍籍奴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  
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此事見於鄭  
當時傳首朱建之子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奴  
於匈奴中此事見於朱建傳尾惜皆不得其名所謂  
鄭君之子不知其何人也當昭帝初立之時殿中嘗  
有怪霍光召符璽郎求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  
按劔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

兩漢節義之子曰  
此意作兩漢節義  
處多迂三子



此郎二秩此非特不得其名且不得其姓氏又不知符璽郎果何人也凡此等者係風教之本可以示勸激之義故表而出之考唐世系鄭君名榮

歐公議荆公落英事

士有不遇則託文見志往往反物理以為言以見造化之不可測也屈原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蓋借此以自喻謂木蘭仰上而生本無墜露而有墜露秋菊就枝而強本無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變則然吾惟粹放浪於楚澤之間固其宜也異時賈誼過湘作賦弔原有銀鈿為鈇之語張

平子思古賦有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此意正與二公同皆所以自傷也古人託物之意大率如此本朝王荆公用殘菊飄零事蓋祖此意歐公以詩議之荆公聞之以為歐九不學之過後人遂謂歐公之誤而不知歐公意蓋有在歐公學博一世楚詞之事顯然耳目之所接者豈不知之其所以為是言者蓋深議荆公用落英事耳以謂荆公得時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見其比落英反理之論似不應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子細看蓋欲荆公自觀物理而反之於正耳





文帝露臺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  
人十家之產吾未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僕  
考漢金一斤萬錢露臺之資才千緡耳於恭儉之德  
未為損也帝直以中人十家之產而不致妄費其愛  
惜天下之財如此觀異奉疏曰文帝欲作一臺度用  
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甚至今猶存是則  
固嘗興工營土以築露臺之基矣特未營村榷耳因  
念有所費而中輟之止其侈於已為尤見文帝之所  
以賢也

蘭亭不入選

遜齋閒覽云季父虛中謂王右軍蘭亭序以天朗氣  
清自是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笙簧亦重複  
僕謂不然絲竹笙簧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  
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  
合清朗見潘安仁閑居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見張  
季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  
筆蓋直述一時真率之會趣耳修禊之際適值天字  
澄霽神高氣爽之時右軍亦不可得而隱非如今人  
綴緝文詞強為春間華麗之語以圖美觀然則斯文



之不入選往往被羅之不及非固遺之也僕後觀吳  
曾漫錄亦引張禹傳爲證正與僕意合但謂右軍承  
漢書誤此說爲謬耳漢書之語豈誤邪

高帝棄二子

前輩謂晉史誕妄甚多最害名教者如鄧攸遭賊欲  
全兒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縛於道傍如此則彼滅  
天性甚矣惡得爲賢僕觀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爲  
羽大敗勢甚急璿魯元公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爲收  
載行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營謂吾力不能存二子  
不得已棄之可也他人爲收豈不甚幸何斷斷然欲

斬之其天性殘忍如此高祖豈特忍於二子於父亦  
然當項羽置太公於高祖之上赫譖可畏無地措手  
而分羹之言優游暇豫出於其口恬不之愧幸而項  
羽聽項伯之言而赦之萬一激其憤怒果就鼎鑊高  
祖將何以處後人見項羽不烹太公遂以爲高祖之  
神不知亦幸耳

古者男女相見無嫌

古者内外之防甚嚴然男女間以故相見亦不問其  
親疏貴賤曰延年以廢昌邑事告楊敞敞懼不知所  
云延年起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云云延年更



衣還敵夫人與參語曾不以為嫌豈惟常人雖至尊亦莫不然周昌嘗無入奏事高帝方擁威姬昌還走高祖欲廢太子昌廷爭甚切呂后側耳東箱聽見昌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文帝在上林所幸謹夫人與皇后並坐盃前引而卻之郅都侍景帝至上林賈姬在廟帝目都視之都不肯行且以一介之臣前卻帝姬之坐幾於僭矣至帝姬處淵穢之地使人臣親往視之無乃媿甚乎揆之人情似無是理恐非淵廟之廟史記謂如廁未可據也

東箱

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司馬相如傳青龍幼嫪於東箱金日磾傳莽何羅象刃從東箱上景錯傳錯趨避東箱東方朔傳翁主起之東箱前漢書稱東箱車多用竹頭顏師古注謂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如箱篋之形爾雅及其他書東西廂宇並從广頭謂廡廡也其實一義但所書異耳埤蒼云箱序也亦作廂東箱字見禮記

爽涼世態

爽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



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弊我即從君無勞  
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願無以應孟嘗君為齊  
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為相客又至  
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奴物之必  
至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  
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  
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  
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為廷尉賓客  
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齋屋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  
公大書其門曰一奴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

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  
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說苑載此語而加一詩  
一沒交情乃出二句

張杜酷惡之報

張湯杜周皆武帝時酷吏觀班史所載大率無以相  
遠湯坐誅周幸免同惡異報始甚疑之及考史記見  
褚先生言田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杜周子  
弟皆下吏誅然後信禍福果不可逃大抵善惡之  
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湯之禍不能逃諸身周能逃  
諸身不能逃諸子禍福明驗安可不信今人勇於誅



罰雖足以快一時之意而報應在於異日無謂此理  
未必果然觀張社二公亦可以少警矣班固傳杜周  
但言兩子夾河爲郡守治皆酷暴而不言所終非逸  
之也無乃隱惡之意乎僕考唐世系表杜周二子延  
壽延考延年則知本傳所謂二子夾河爲郡守者卽  
延壽延考本傳惟載少子延年而不載前二子之名  
因表而出之

張社皆有後

張湯酷惡而安世爲中興名臣統亦顯於東都之世  
傳國八葉唯宣先生論此以謂天理之變則然僕謂

唯宣之論固善然其顯幽施報之道亦已盡矣湯酷  
惡之報已及其身何至絕其後哉然湯之身後赫矣  
不絕者非湯之德是其子孫所積如此且如杜周亦  
以酷惡著名而得全首領以歿亦可謂幸免矣使其  
子孫改絃易轍務從寬厚亦足以蓋其父之愆奈何  
繼以酷暴是益其誅也故杜氏自河南河內太守誅  
後其少子延年與孫五人皆至大官後有杜篤者以  
才學顯於東都有杜畿者至子孫顯於三國有杜預  
者至子孫顯於東西晉遠唐尤盛爲宰相者十一人  
如晦淹元穎審權謀能黃裳佑棕正倫鴻漸邊是也

其門戶赫奕又過於張此豈杜周之遺澤哉蓋自有以致之耳令人但知湯有後不知周亦有後故表而出之

董仲舒決獄事

董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闡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其傳文如此而應劭所載微有異同曰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

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所謂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世亦罕聞僕觀東晉咸和間賀喬妻子氏上表引仲舒所斷二事姑著於此以資博聞于表曰董仲舒命代統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衷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捨道旁兒乙養爲己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掇活養乙雖非己出春秋之義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乞丙乙後長大而彼所成育甲因酒色謂乙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以乙本

是其子不勝其忿告於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中不應坐夫捨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子奪不亦明乎干言若此

王章乳兒女

士君子不幸罹不測之禍使兒女子悲痛亡聊百世之下聞者酸鼻王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令八而止我君素剛先叔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徹臥乳融棄市時七歲女九歲男以幼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奕恭

融被收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欲盡殺之及收女謂兄曰若叔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頭就殺神色不變自古兒女子爲家門累者不爲不多就此二事尤其可傷者夫七歲小女而勇決如是雖聖門結纒赴難者不是過也此事甚異不知何以致之此正與李翱所著高妹妹事向世說謂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相去纔一歲耳而傳謂十二男七歲女相去懸絕不可

深詰

文無害

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趙禹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不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大府張湯給事內史為甯氏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顏師古注無害言最勝又曰傷害也言無人能傷害之者僕觀後漢百官志秋冬遣無害都吏案訊諸囚注案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正如此也乃知無害吏亦漢律中語齊永明間策文亦曰

賢教分陝文而無害此意正與蕭何文無害同良注守文法不害於人則與師古之言異

三公治獄陰德

于定國傳曰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奴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驗治孝婦誣服郡決曹于公爭之弗得乃抱其獄哭於府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于公嘗曰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寃子孫必有興者後子定國為丞相定國子永為御史大夫前漢書所載治獄陰隲止見于公一事不知當時又有二事前書不載見於後書周嘉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太守欲





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因而黜燕因家稱寃詔覆考  
燕奴於獄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此事甚與于公  
同皆為郡決曹皆以獄事于於太守不聽是後皆顯  
又一事何敞六世祖比干武帝時為廷尉與張湯同  
時湯持刑深刻而敞務在仁恕數與湯爭雖不盡得  
然所濟以千數注載何氏家傳云有老妪謂比干公  
有陰德天賜君粟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九  
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當如此數比干有  
六男代為名族此一事亦為獄官亦以獄事與同列  
相爭是後亦顯信知平反除德為不淺矣前書但云

于公不知其名考其時正武昭之世而何比干與張  
湯同事當時寃濫有不待言以宣帝綜覈之朝而州  
郡之獄未免如是可為太息于公事因定國而著周  
燕事因嘉而著

臣瓚誤引事

前漢食貨志作酒一均率開盧以賣臣瓚注曰盧酒  
甕也言開一甕酒也趙廣漢入丞相府破盧甕僕按  
趙廣漢傳直突入霍禹第推破盧甕也但甕將吏卒  
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受辭而已瓚誤以二事併為  
一事引之盧者賣酒之處余土所葬形如鐵盧以居

酒甕非罍文君當盧黃公酒盧者是也師古之說得之

汲黯避周陽由

甯成傳未載周陽由為郡守汲黯司馬安俱在二千石列未嘗敢均首司馬安不足言也僕觀汲黯與大將軍亢禮長揖丞相而責九卿矯矯風力不肯為人下至為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亡賴小人其在二千石列肆為騷擾凌轢同事者無人焉汲黯遠之非畏之也異時河東太守膠屠公不堪其侵權遂與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碎可勝歎恨士大夫不幸

而與周陽由輩同官雖而避之不失為厚德何苦與之較而自取辱哉觀長孺膝屠蓋亦知所處矣

雋不疑劉德

雋不疑傳云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病免劉德傳亦云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威滿也後免為庶人屏居田間霍光皆欲以女歸二公而二公不受當炙手炎炙之際乃能避遠權勢甘心穢棄非有高識孰能及此觀范明友之禍益信二公之見為不可及也僕甚怪二公所見皆同如此固而求之史不惟所見同而官位所為大率亦



相似不疑為青州刺史後為京兆尹德亦為青州刺史後行京兆  
子是後皆不顯其同如此而二公之  
為京兆也又  
此異者  
所平反見於傳文劉雋事同有如

野客叢書卷第二

長洲王楙撰

野客叢書卷第二

長洲王楙

楊興妄作

前漢楊興無傳見於他傳者班班可考觀其為人傾險反覆不安分守姑摭出為小人妄作之戒康衡傳曰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為副高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彼誠有所聞也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康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

相似不疑為青州刺史後為京兆尹德亦為青州刺史後行京兆  
子是後皆不顯其同如此而二公之  
為京兆也又  
此異者  
所平反見於傳文劉雋事同有如

野客叢書卷第二

長洲王楙撰

野客叢書卷第二

長洲王楙

楊興妄作

前漢楊興無傳見於他傳者班班可考觀其為人傾險反覆不安分守姑摭出為小人妄作之戒康衡傳曰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為副高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彼誠有所聞也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平原文學康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



廷故隨縣遠方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翕然歸仁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衝爲議曹吏薦衝於上爲郎中遷給事中劉向傳曰恭顯疾周堪用事而上內重堪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典以材能幸當稱舉堪上欲以爲助乃問典曰朝臣稱不可光祿勳何邪典謂上疑堪因顯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爲常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者爲國恩也上曰此何罪而誅典曰可賜爵勿令與帝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賈捐之傳曰石顯用

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而長安令楊典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典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典曰縣官嘗言典疥薛大夫君房勝充宗遠甚捐之復短石顯與曰顯棄貴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即得入矣捐之即與典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持正六年未嘗有過宜賜爵闈內侯引其兄弟以爲諸曹又薦典曰竊見長安令典事父母有曾子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聲名聞於四方爲長安令吏民敬嚮道路皆稱其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則東方



生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石廣聞知白之上乃下與相之獄捐之棄市典鬻鉗為城旦夫與以一令之微而冒昧如此略無忌憚當是之時不特與也如華陰守丞上封事薦朱雲可為御史大夫是亦以郡丞而薦兩府之重當時小臣何不安分如此蓋值元帝威權不振之際此曹敢肆其立觀黃霸為丞相薦史高可太尉宣帝大怒至使尚書責問謂侍中高朕所自親君何越容其妄矣

持國秉

漢書史記周亞夫傳並曰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注秉並作彼命切呼為柄字三劉無注是以柄字為無疑矣管子曰治國不失秉諸公之見想亦以此然僕又觀史記蔡澤傳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因疑亞夫傳持國秉下脫一政字秉只合作



上聲呼蓋此二事甚相同而持國秉又皆得於相者之口恐是此意考前漢書諸言秉字處未嘗更有作柄字用者

誣罔難明

人以誣罔見加安可置而不辯直不疑買金償郎陳重買鈔償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為厚德要非中道幸而見獲吾誣透明苟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事惟其實而已吾果有是實受是名則可吾既無是實實是名可乎哉此猶可也萬一誣我以殺人將何以處一取物之誣殺人之誣所積也僕觀陳直二

公之誣因思天下之人蒙昧之寔者何可勝數訥者不能辯廉者不肯辯仁者不忍辯善者不容辯脫有一辯者又未必見察誣又未必伸獨奈何哉

龔張對上無晚

前漢尚有純實氣象雖小人有時乎不敢自欺龔遂入朝王生曰天子即問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至上前如王生對上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臣也兒寬為廷尉湯作奏即時得可異時湯見上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以寬對不掠



人之美以自羅能逸可也湯或爲之則知當時人物猶爲近古

楊惲有外祖風

司馬遷遭腐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予書責以古人推賢進士之義遷報書情詞幽深委蛇避避使人讀之爲之傷悵可以想象其當時止聊之況蓋抑鬱之氣隨筆發露初非矯爲故爾厥後其甥楊惲以口語坐廢其友人孫會宗與書戒以大臣廢退閭門皇懼之意惲報書委曲敷衍其怏怏不平之氣宛然有外祖風致蓋其平日讀外祖太史公記

故發於詞旨不期而然雖人之筆力高下本於其材然師友淵源未有不因漸染而成之者梁江淹獄中一書情詞悽惋亦放逸作惜筆力不能及之

未渠央

今人詩句多用未渠央事往往不究來處渠字作平聲用按庭燎詩夜未央注云夜未渠央渠其據切當呼遞只此一音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又長安狹斜行曰大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瀾明詩曰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曰木穿石藥未渠透並合呼遞史記尉佗曰使我





居中國何深不若漢班史作何遠不若漢益可驗也

當時佚事

事有存於當時史傳沒其實而不聞者何可勝數如高祖時趙克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此事不因魏相檢舉祖宗故事而行何自而知此一條正在高皇帝所述詔書天子所服第八篇而前七篇所載者又不知何事史記所載褚先生曰田仁刺舉三河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刺三河皆下吏誅叔今前漢杜周傳但言兩字夾河爲郡守治皆殘酷不言所終而石丞相子孫

又不載所謂河東太守者後漢梁統疏曰哀平繼體卽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定律數年之後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擇其尤害於治體者傳奏於左今王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晉段灼疏曰帝驚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帝幸禹家拜禹牀下問天災事禹依印五侯之聞苟取容媚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劍以戒其餘今朱雲傳但云張禹以師傅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請尚方劍斬佞臣一人張禹而不言其所以司馬溫公作通鑑却連是文正合段灼之言舉此數端益知



自古以來善惡之實漏網於史策間多矣天子所服一條又見於漢雜事乃知五時衣始於此

卑之無甚高論

今人以卑之無甚高論之語御所說之卑者甚失當時之意按張釋之傳釋之朝事目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今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所謂卑之無甚高論者文帝懼釋之陳五帝三王上古久遠之事無益於時故令陳今可行之說釋之遂言秦漢之事文帝所以稱善則卑之無甚高論自是兩句今人作一

句讀之所以失當時之意也

天亡秦兆

班固作前漢書所以寓勸戒意深矣僕觀其作列傳七十卷而以陳勝為傳首蓋次其時之先後故爾然作勝傳未言其他首曰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蝦耕而歎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固首載此語有以見天亡秦之兆其已久矣次作項籍傳又言秦始皇東游會稽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匹夫而敢為此語益以驗天亡秦之兆果不可遏然



後知高祖之起所以應天順人者也

次公何義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忽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爲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趨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爲人上領之僕謂龐證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醒而狂者是也寬饒爲人公廉頗直無所回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爲人此說爲得且前漢

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極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之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爲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爲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龐謂霸次王嬰矣王壺清語載此事謂梁適異曾漫錄載此不辨所以但謂非適云云

楚王好細腰

傳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奴荀子乃曰楚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墨子又曰楚王好細腰國多餓人淮南子亦曰靈王好細腰民有殺食而自飢也人君好細腰不過官人豈欲朝臣與國人皆細腰乎天下之



事說謬之遠大率如此豈獨一細腰事乎

經書因誤

經書間亦有流傳之誤因遷就爲本文者甚多如禮記引君牙之詞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實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注謂實讀爲至齊梁之語聲之誤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祁寒小民又怨天案今君牙之文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其本文如此惟禮記中誤當咨爲實而下文又脫一咨字遂曲爲之說以全其文義如此又如中庸曰素隱行怪漢志則曰素隱行怪此如書序八卦謂

之八索徐惠以爲八素蓋索與素字文相近故耳

稱漢年數

祭遵弘范升上疏曰斯大漢厚下安人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杜篤論都賦曰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歲三百然漢家至此纔二百餘年耳或謂數百或謂三百無乃過乎大抵丈人紀年多不甚契勘又如唐儒學喚助傳贊云孔子歿數千年考孔子至是時實未滿千五百年也

事有見於他傳

班史事有本傳不載而見於他傳者常驚時立趙飛



燕爲皇后怒劉輔直諫因之掖庭左將軍辛慶忌等  
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尚方劍斬張禹上怒將  
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  
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此二事慶忌本傳不  
載而見劉輔朱雲傳武帝時兒寬有重累繫按道侯  
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惜之今殺寬後  
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復用之此事兒寬傳  
不載而見劉向傳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與中郎將  
印實語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於上欲誅  
之印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重靜事孝武帝數十

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此事安世傳  
不載而見趙充國傳

官名沿革輕重不同

漢大將軍甚重宣帝中典霍光功居第一爲大將軍  
麒麟畫像不敗書名而張安世韓增之徒則曰車騎  
將軍衛將軍示莫敢抗也其重如此唐至德間官爵  
虛濫至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又何其輕也漢侍中  
雖比二千石其職甚微分掌乘輿服物下至持藥器  
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  
御坐唾壺當時祭之故舊儀謂侍中爲執虎子至唐



選以爲宰相之任又如僕射本秦主射之官至唐亦以爲宰相之號其輕重不等如此

何敞引陳平語

何敞曰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按陳平傳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敞以四夷爲外諸侯爲內而不知平以四夷諸侯皆爲外而以親附百姓爲內也此蓋一時引用不審細故耳

商浩失望

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信區區於一時僕未敢以爲必然者商浩少有盛名三府交辟不就二庾請以爲屬不從屏居墓所且幾十年時人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當代偉人亦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廢因相與者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旣反相謂曰漂漂不起當如蒼生何其望重如此庾翼貽書勉爲時起浩固辭褚裒力薦於簡文徵爲揚州刺史浩又上疏避謝簡文答書力挽之浩復辭避自三月至七月稽命如是之久而不得已然後勉強受之可見商浩當時不肯出

任而士大夫屬望於浩如此之切雖商之伊尹周之  
呂望殆不過此浩之出也竊意必能康濟四海以慰  
中外之望然經營中原疎而無術與桓溫不協且所  
用非人卒底秦山之師浩之出不惟一事無立而喪  
師辱國殆有甚焉朝野於是大失所望削爵貶竄固  
其宜也而吐吐書空不能自遣又可笑者浩在貶所  
其甥告歸灑然起貧賤親戚離之盛至於揮淚何遽  
至此後桓溫遣書示以引用之意誓言未必非戲耳  
浩一聞其說欣然許之答書處有爭訟以忤其意開  
閉數十竟達空函臨事頗錯如此可笑其贊中可知

且嗟寂聚散人之常態何又苦為惡戚儻人見招未  
必美意正以示辱而甘心從之其無恥如此尤可鄙  
也且商浩一商浩耳向也諸公翕然引用堅執不起  
今也一聞桓溫之言便欣然相從向也志節甚厲爵  
祿不動今也貶所失侶遂至悲泣何其無特操邪是  
蓋浩平日區區矯飾者至此而敗矣人惟誠實不可  
破苟或矯偽未有不敗者僕嘗論之向使商浩始終  
不起竟守此志則天下後世將抱不足之恨浩之為  
浩遂指以為夷齊四皓之倫高名偉德照耀史冊與  
日月爭光可也彼安寧輩豈能望其髣髴哉及是一

出一敗塗地而浩之為浩乃始得其真在向之期望者皆可指為笑端於是知士大夫之名節要其終而後定而始之區區皆得以欺人僕深有感於商浩之事且笑晉人幾為商浩所欺故極論之

晉惠問蝦蟆聲

晉惠帝時政出羣下賈賂公行勢位之家以勢陵物風俗至不美也王況於是作釋時論魯襄於是作錢神論杜嵩於是作任子春秋因皆疾時之激而為是言以僕觀之恐亦不能無私意驚略傳不得而考也襄為貧況為時豪所抑故爾使襄富於財而況得志

二者之論恐未必作史氏知之故於惠帝紀末特表三子疾時之作且繼之曰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無亦密寓其譏之意與觀漢唐黨人言事者不為不當然互相摩軌適為亂階又不知所言者為官乎為私乎

率適聽

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率適者踵武聽聰者風聲漢書作聽適漢書嚴安書曰合從連衡馳車數擊而史記作擊數二處各具本意所注其承襲也久矣所謂率適聽聽馳車數擊之語其亦楚辭吉日時良句





法與江揔表迷聽前事沈約啓迷聽所未書

野客叢書卷第三

論語點句

長洲 王楙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  
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於之字上點句

歐公論駢虛

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駢虛非獸以證毛  
鄭之失駢乃文王之圖而虛者圖之司獸者也謂當



法與江揔表迷聽前事沈約啓迷聽所未書

野客叢書卷第三

論語點句

長洲 王楙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  
得夏時焉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  
坤乾焉讀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廢  
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於之字上點句

歐公論駱虞

歐陽文忠公詩義引賈誼新書謂駱虞非獸以證毛  
鄭之失駙乃文王之囿而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謂當



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爲言是初無此義僕觀司馬相如封禪書圖騶虞之珍羣徽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園白質黑章其儀可喜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京賦曰園林氏之騶虞揚澤馬與騰黃何平叔景福殿賦曰騶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爲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其他不可信則太公在毛鄭之

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節之前其言亦爾安得不信乎則是毛鄭之釋亦不爲無據僕又觀歐公作五代世家曰予讀蜀書至於龔籠麟鳳騶虞莫不畢出吾不知其爲何物也當證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爲獸者出於近世之說乎僕謂歐公是未考太公六韜司馬相如封禪書與夫淮南子耳山海經亦載

漢唐酒價

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前輩引老杜詩遠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飲詩曰共把十



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如李白詩曰金尊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酒斗十千崔顥詩曰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曰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曰十千十酒不知貴陸龜蒙詩曰若得本君歡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十三百錢獨見子美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十三百列無可據唐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且肆釀酒斛

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珍談藝北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十價三百杜詩引此亦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謂漢酒價每斗一千郭謂出於何書僕曰此見典論曰孝靈帝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唐時酒味

三山老人云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僕謂唐人以酒比飴蜜者大率謂醉手醉者耳非謂好飲甜酒也且以樂天詩驗



之曰甕頭竹葉經春熟如錫氣味綠黏疊曰春攜酒  
客過綠錫黏疊杓曰宜城酒似傷曰黏臺酒似錫樂  
天詩非不言酒之甜也至要其極論則曰甘露太甜  
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  
詩曰甕揭開時香酷烈甜封貯後味甘辛酒味至於  
甘辛乃為佳耳樂天之詩又如此豈好甜酒哉且退  
之詩亦自有酒味冷冽之語又豈嘗專好甜酒邪然  
樂天戶大嫌甜酒之句正屬退之非好甜酒矣大抵  
酒味之適口古今所同豈唐人所好與今異邪三山  
蓋不深考耳子美香醪如蜜甜之句與巴子歌同已

子歌曰香醪甜似蜜映魚美可饈

女侍中

金石錄載趙彥深母傅太妃碑額題齊故女侍中宜  
陽國貞穆太妃傅氏碑案北史後魏女侍中視二品  
然本後宮嬪御之職今以宰相母為之惟見於此僕  
謂不但宰相母也如清河王岳母山氏封郡君授女  
侍中入侍皇后元乂之妻亦拜女侍中封新平郡君  
此類不一則知當時女侍中之號非必專處後宮嬪  
御蓋有近宗與大臣下妻母為之者正以示殊寵耳  
然以宰相之母尊為太妃其禮可見



東經婦

廟通傳曰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亡內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過所等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迎女矣卽東經請火於內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內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戲說之士也東經乞火非遷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禱非子所載與此同而其言稍異曰人有亡其豚有者意其婦而逐之鄰媪聞之東章而詣之曰昨夜狗爭骨須火以燭之主悟乃歸婦通蓋用此語簡而注不云

蕭何強買民田宅

邵氏聞見錄謂漢史蕭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上書言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爲勢家所奪其反覆如此不可信也僕謂史氏之言非反覆也揆何所爲信皆有之前謂強買民田宅者蓋當功遂危疑之際後謂買田宅必窮僻處者蓋其平居無事之時二者自不相關何謂及覆高祖既定天下於諸功臣不能無疑蕭何懼所不免一聞鮑生之言則違于諸軍一聞召平之言則悉家財佐軍急急自防惟恐不及當

上自將兵擊黠布時何守關中上數遣使問相國何  
甚及戾手此客恐之以族滅之說復獻以買田自汗  
之計何雖知其不可其勢不得不然謂買民田其罪  
小不釋君疑其禍大上既罷兵而歸見上書告相國  
強買民田事者如此之衆帝之心始安所以不罪相  
國但以民所上書笑以示相國俾自謝而已可見其  
疑至此釋然則何買田宅必窮僻處者正其本心  
而強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於不得已也本朝趙  
韓王普強買人第宅聚斂財賄爲御史中丞雷德驥  
所劾不知趙亦用蕭何之術而蕭何此計又祖王翦

之故智耳類而推之如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日飲  
醇酒弄婦人頗真卿當安祿山牙孽之際日與賓客  
泛舟飲酒裝度當宦官熏灼之際退居綠野把酒賦  
詩不問人間事古人明哲保身之術例如此皆所以  
絕其疑也

太牢

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  
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  
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啣大夫少牢士以  
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



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給享太牢祇供特牛而不供羊承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爲太牢呼楊虞卿爲少牢東都賦太牢饗注牛也知此謬已久

東漢呼萬歲

東漢臣下多呼萬歲馮劬既降羣盜赦其罪各返農桑皆稱萬歲耿恭於虜圍中拜井得泉衆皆稱萬歲馬援曰今賴士大夫之力蒙被大恩舒佩青紫吏士皆稱萬歲歲旦門下掾王望請上太守書掾史皆稱萬歲臣下往往若此不以爲僭此猶可也觀漢刻中

有故民吳仲山碑其銘中有子孫萬歲之語民猶稱萬歲官吏可知鮮有非之者惟實慮爲將軍至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臣下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愾所避忌者惟此語此語在當時不無諱避但不至如後世之切耳

喜人附已

喜人附已惡人異已之情多然王荊公用曾呂之徒以致天下多事正以此爾唐人如韓退之之賢亦不免此病信手私心之難克也觀李翱集中有與退之書曰如兄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詞兼能附已順





我之欲則引拔之若或不然則乞丐之不暇安肯爲之先後此退之秦漢之間高俠行義之豪傑耳觀髡此言可以見退之平日樂然推與之人是必以順其意故爾髡書親折退之之病想必不妄

周顛處曖昧召禍

人不可自處曖昧之地曖昧之地災禍之所由生可不戒哉僕觀晉王處仲作亂劉隗勸帝盡誅王氏王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顛將入導呼顛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純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楯在門又呼顛

顛不與言顛左右曰今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顛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銜之處仲既得志問導曰周顛南北之望當登三司導不應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又不答處仲曰若不爾當誅又無言顛竟至夜導後檢中書故事見顛表救已殷勤款至執表涕泣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歿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此顛自召禍端無足怪者夫救人而不使人知顛蓋示以公道志非不佳然密爲申救不示私恩足矣何至告之而不應出入殿門有揚揚自得之色且至有殺賊奴之罵外



貌外言尚且若此則其在內可知不惟不能救已反以陷已必矣安得無此疑當此之際雖使善人長者亦所不能導豈陷賢者當處仲三問而三不答可見導中心有不能導者顯歎而後方知向者詭詭見拒之際乃奉奉申救之時吁無及矣人誰得而知之以是知人不可自處於曖昧之地而況立朝於危疑之際尤爲難事稍有間隙性命不可保其可明開禍隙以示人哉宜顯之不得其然也將以遇恩反以召禍東哉

古文奇字

劉宗容從揚雄學作奇字所謂奇字者古文之變體者也自秦燬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甄豐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唐書藝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郭璞好古文奇字韓退之謂略識奇字是也僕怪司馬相如賦其間古字勢牙殆不可讀而當時天子一見大悅則知當時君臣素明古字之學後世



士大夫讀書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謂古字之學漫不復傳往往以為不急之務而不知有不識字之謂

婦人封命

漢制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父歿而子不侯不得稱也僕觀杜佑通典注謂晉亦有之如羊祜卒二歲而吳主武帝曰此羊太傅功也因以策告祐廟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為萬歲鄉君又詔太傅羊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皆如郡公侯之類是也僕謂此不

見婦人封命夫以從子之意觀南史宋鄱陽侯孟懷王之母封檀國太夫人有司奏行當時御史中丞袁豹勸謂婦人從夫爵懷王父綽見為大司農妻不宜從子於是奏免高書等官又觀通典謂唐世命婦各視其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從高蔭然觀歐陽詢妻徐夫人墓志謂徐始以夫恩封渤海郡君尋加渤海郡夫人後以子封乃為太縣君似亦太夫人之意蓋其子官卑未當封母為太夫人故也

楊胡有後

後漢楊震九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故



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永平之  
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諱俱歿遂避世不  
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徵老病不到卒於  
家雲子秉秉午賜子虎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為東  
京顯族此見楊震傳而前漢書楊敞傳不言所祖吾  
者漢書鮑宣傳後歷敘漢末清節之士如龔諱之徒  
又不及楊寶者其始史之逸乎敞無甚可紀震秉賜  
應四世祭廟者無亦楊寶之所遺乎又胡廣六世祖  
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遂  
止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後廣仕漢在公台三十餘

年歷事六帝功名烜赫漢世解儻推原所自是亦胡  
剛嘉德不露有以致之此二事正與應耀同是皆盡  
其光而不耀所以置後昆之度如此漢書高士傳不  
載所謂胡剛者不因胡廣立傳所謂剛者孰得而知  
之又知當時清節之士遺逸於史筆者多矣僕因表  
而出之晉之任期唐之元瑛皆震之後也考世系楊  
氏相唐者十一人其盛如此

漢奉行故事之獎

魏相為相以奉行故事勸宣帝人以為識時務之宜  
僕謂當是之時固欲奉行故事所謂奉行故事者循



其大綱而已節目之未善安可不改霍光不學大率  
推爲乖陋無取宜足爲後世法程於此不爲釐正顧  
乃例循故轍魏相之識於是爲陋僕觀貢禹一書有  
以知當時敝政不使於行者甚多其言有曰武帝取  
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  
不知禮正安多藏金錢財物爲戰象羣牛馬虎豹生  
禽凡百九十物盡悉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  
大失禮違天心未足釋武帝之意昭帝晏駕光復行  
之至孝宣時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  
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

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  
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隨  
故事之辜也禹之此言正譏魏相又及於齊三服官  
屬金銀器織室馬廐種種過度費用不貲是皆武帝  
造端之弊因循不革其流至此是不足責也魏相號  
爲中興賢相而因陋承弊不以爲怪是可不爲痛惜  
也哉

晉史舛誤

庾敳曰囂森森如千丈松磊砢節目施之大厦有棟  
梁之用庾敳傳作溫囂世說與和嶠傳作和嶠晉書

世說並言周嵩因酒以燭投兄顛顛曰阿奴火攻因  
出下策案阿奴乃誤小字當言阿嵩火攻誤以阿嵩  
爲阿奴也王祥傳曰祥漢諫議大夫吉之後案王吉  
在漢宣帝時爲諫大夫而諫議大夫起於光武之世  
謂諫議大夫亦誤也

班馬史文

容齋隨筆曰漢書表種告菴飲亡何史記謂曰飲亡  
苛二義不同僕謂何苛二字古者通用實一義耳觀  
漢書賈誼傳謂大謹大何新書謂大謹大苛可證也  
史傳又有傳寫爲舛而認以爲正文如漢書衛綰傳

不賴何綰而史記作不謹呵綰疑史記謂不誰何說  
傳寫誤以爲誰呵也又如史記謂大將軍出獄渾漢  
書則曰出寘渾漢書謂禽黎爲河碁侯功臣表則曰  
烏黎漢書謂調雖爲常樂侯功臣表則曰稠雖此類  
甚多往往因其字文而魚魯之耳

野客叢書卷第四

公子非暴勝之字

長洲王林

武帝末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爲不疑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願注公子勝之字也僕謂此公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因雖當時風俗之厚不應以一介之士與部使者初未相識進謁之始稱其字之理頗之推謂字以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且孔門弟子稱仲尼者是退而記其所言非當面之稱



野客叢書卷第四

公子非暴勝之字

長洲王林

武帝末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威震州郡爲不疑上謁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願注公子勝之字也僕謂此公子者如言貴公子耳非稱其字也因雖當時風俗之厚不應以一介之士與部使者初未相識進謁之始稱其字之理頗之推謂字以表德古者無嫌豈其然乎且孔門弟子稱仲尼者是退而記其所言非當面之稱





也

張輔妄論班史

晉張輔嘗論班固不如司馬遷有三其一毀貶蓋錯傷忠臣之道僕取史記漢書復之知輔之言為甚妄二史鋪敘錯事大率相同但班史加詳錯之所陳而遷史略而不載耳其毀錯之詞遷則有之蓋錯之忠固何嘗亡是而張輔反云爾者殆不可曉傳文平敘無可言者只以贊驗之可見其妄太史公曰蓋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正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為則

亡豈錯等謂班固曰蓋錯統於為國遠慮而不免見害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論其旋行之語著於篇觀此亦可以見二公之去取矣張輔言此無乃不考其故乎

趙周守節優劣

士大夫不幸遭其親於不測之地要當委曲回護無及吾大節可也苟惟固執忠義不顧其親君子無取焉僕觀漢趙苞督周城二事深悼士大夫不幸而當此逆境然全身遠害正在人區處耳趙苞為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妻到郡道為賊所虜賊出母示苞苞悲

號泣謂母曰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  
萬死無以塞罪遂進破賊母妻被害苞謂人曰食祿  
以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歐血而歟周城  
為梓潼太守遣騎送母妻歸道為符堅將所獲城不  
得已亦降堅以為尚書郎城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  
但老母見復失節於此母子獲全奉之惠也雖公侯  
之貴不以為榮况郎任乎堅乃止城雖在秦抗節不  
撓時人以謂有蘇武之賢夫苞守區區之節不能保  
全其母此匹夫之義雖死奚益城能全其母而節亦  
未嘗虧忠孝兩全正聖門所深貴者故士大夫旣有

不幸當為周城無為趙苞又嘗觀田邑報馮衍書曰  
聞者若母諸弟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  
節乎儻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就戮妻子橫  
分邑之願也嗚呼尚忍言哉若邑者其亦趙苞之徒  
與

漢宣親政事

邵氏聞見錄曰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  
始躬攬萬幾屬精為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  
奉職而退五日一聽政史臣以為美則孝宣而上不  
親攬天下之政可知矣僕謂邵氏錯認此意史言孝

宣自霍光薨後始親萬幾者謂光未薨之前政由光出宣帝不可得而專光薨後宣帝始得親政事非謂宣帝以前人主不親政事也

荆軻

鄒陽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應劭云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遂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云此說謂湛七族無荆字也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言者何人也僕謂湛之為義言隱沒也謂軻以得罪於秦故凡荆軻親屬皆實迹隱避不見於世非謂秦滅沒其七族也史記曰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

亡高漸離變姓名匿於宋子正此意也

爰盎密害蕭錯

爰盎與蕭錯素不相能自吳王所歸道逢丞相中屠嘉下車拜謁願訪問者盎欲以錯惡密啓嘉而嘉慮其以吳私事見告難以區處也拒之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盎薄以語譏之嘉遂引爲上客而詰問之說得行想從容燕侍力陳錯惡異時嘉奏誅錯未必不自盎日夜從史之故奈何帝爲錯言先入嘉奏沮格發憤而盎得非盎有以誤之乎盎恨嘉多益忿錯之所爲求

其害錯者而不可得嘗嬰亦與錯有隙會七國反乃以盜薦上上召見參問計安出正投其害錯之機盡又請問而錯竟不能免矣蓋之請問無非言錯委蛇曲折爲計甚密故卒遂其所圖盡亦可謂深矣嘉惟不密反爲錯所陷盡肯暗故報錯計出於嘉上而盡計又出於錯上信乎天下無第一手也

田叔善導驍主

輔導驍主亦是難事不可而折其過正使自愧爲佳耳僕觀田叔之相魯何其溫良而樂易也田叔不獨可以相諸侯使之居天子之左右雍容順旨可以轉

禍而爲福反惡而爲善叔之相魯至官之初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樂率二十人答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怒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叔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相爲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叔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大出游其妻曲規正大卒如此不傷和氣而俾歸於正此田叔所以爲善相驍主也彼仲舒陳道義以緩江都之問冀遂天社稷以規昌邑之所爲皆此機也要不如田叔之善愧其心異日七國謀反正綠

無善導者之過應高之輩日夜從史所言何事當是之時使有田叔者居其間吾知反謀無自而起惜漢君之慮不及此

尚書抵牾

尚書大傳與古文尚書所載不同大傳謂周公叙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梅福張奐等皆引以爲言據今尚書言大雷而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見於周公居東之日而非其歿葬之時以此一事觀之則知大傳與經抵牾多矣豈惟大傳如此今

之尚書與漢本亦多不同王嘉奏對引臯陶戒舜之語曰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注謂虞書咎繇之詞言有國之人不可傲慢逸欲但當戒謹危懼以理萬事之幾教字與教字意甚相遠而教之意爲尤長元城先生謂恐教字轉寫作教字耳僕又觀陳蕃疏曰臯陶戒舜無教違游則於今本教字初未嘗差也漢人引經率多如此不特是也如尚書天齊于人俾我一日而楊賜則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尚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而劉愷則曰上刑拔輕下刑拔重尚書黎民於變時雍而陽朔二年詔

則曰黎民於蕃時雍尚書方命圯族蜀志晉書皆曰  
放命圯族尚書平章百姓史記曰便章百姓徐廣注  
便平也劉楨傳曰辨章百姓鄭玄注辨明也似此之  
類甚多漢人各習其師往往不同如此

王子猷操行

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爲不如獻之僕謂此特以  
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也子猷傳  
所載率多曠達如不答長官拄笏而看西山不顧主  
人坐輿而造竹下山降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觀  
此數事胸中灑落亦自不凡未易貶之也然傳又云

人歛其才而極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爲人內行不  
謹爲當時所鄙信非子猷之及惟史氏沒其迹而不  
書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第之上左右掩映  
故後世聞其風者擊節賞歎以爲不可及而莫知有  
大節之累云

王涯學太玄

元城先生論甘露之禍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自號  
留心太玄亦罹其禍且太玄惟以進退消息之爲說  
涯知其說而不能行故爾僕謂著太玄者小有非意  
且不能自割投天祿閣爲後世笑尚何以責學太玄

者邪

劉向譏恭顯

劉向說苑載春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管仲曰大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燕之則恐燒其木塗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之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實權重於百姓不誅則為亂法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何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羣容而

入且酤公酒狗逸而噬之此酒酸所以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為猛狗二者每每相妨而道術之士不得進用此國家之所深患也劉向借此以譏恭顯卒為恭顯所噬蓋疾小人不可形之言豈不重其毒乎觀此可以為戒

蕭疏二傳

蕭望之為元帝傳與石顯為仇貪位不去卒為石顯所陷疏廣亦為元帝傳與許伯為惡飄然引去許伯



莫能肆其毒蕭疏事體一同然安危不同者去就之勢異也且元帝仁柔不斷疏傳蓋熟察其為人今吾結怨於權貴遂知非異日保身之地故一旦引知足之分父子相攜而去之人徒知疏傳之去為高而不知所以去者蓋以此耳僕讀蕭傳益歎疏傳之不可及東坡謂二疏之去蓋鑿韓楊趙蓋之誅顧弗深考耳

前漢有兩萬石君

前漢書石奮及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與集

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此外無聞僕觀後漢馮勤傳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父子九人皆為二千石幾二萬石矣殆不止萬石而已其門戶顯融又過於嚴石二家而前書不載今人第知前漢有一萬石君有一萬石嫗而莫知此也

蘇武在匈奴

前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



歿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武數  
日不降當盛暑以旃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  
不屈挽令人徒知武在匈奴刺家中被如是之虐不  
知刺暑中亦受如是之苦今人飽食安眠於廣厦之  
間隆寒盛暑優游自得而猶萌不足之念其可不知  
愧乎

新書所云

賈誼疏曰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  
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禮長為勇猛而臨官故黜  
劓而見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豕家富勢  
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  
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  
乃至於是賈禹此語大率與賈誼新書所載同新書  
亦曰胡以孝弟循善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誼禮  
節為家富而出官耳又言黜劓者攘臂為政行雖犬  
豕家富財足隱視時視與夫父子兄弟相勸勉之意  
甚同而誼疏不載此語益信當時風俗不美如此新  
書又載秦俗日敗假父穰鉏杖甚慮有德色毋取馭  
稅箕帝慮立詩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悅  
則反脣而相視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如此而誼

疏不詳見之

膠東之詐

容齋隨筆云龔遂為渤海太守受王生之策以為聖主之功宣帝悅其有讓遂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為丞以謂遂之治效著明宣帝不以為賞而悅其佞詞宜其起王膠東之僞也僕考膠東王相受賞在地節三年之春而龔遂自渤海太守遷水衡都尉乃在地節四年間耳此事在後謂遂鑒王膠東冒賞之笑則可不應及謂王膠東因帝悅遂佞詞而起其詐也

蜀先主讀書

蜀書言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僕觀三顧草廬與夫用兵行師甚有得於書之旨先主豈真不樂讀書哉蓋當吳魏相持之際正藉武人以輸其力一示以讀書之說此曹將至解體此正與漢高罵儒之意同不無臨終何以戒其子曰可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六韜尚君書益人意智觀此可見先主之本心矣

袁郭論孔明

蜀書袁孝尼言張子布薦諸葛亮於孫權亮不之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僕觀孔明之於先主如魚水之相歡縱使孫權能



畫孔明孔明豈肯舍此而就彼哉然孔明既被張子  
布之所薦不欲深拒姑設此辭耳非其有意也又郭  
沖言亮刑罰峻急刻剝百姓君子小人咸懷怨歎僕  
觀先主言曰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誦  
吾以忠每與操反事無不濟惡有反峻急如此縱德  
劉璋暗弱之敝不無振作不應刻剝之甚而使君子  
小人皆至怨歎之理此言悉過耳

穆生綁陽

初楚元王每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卯位常設後忘故  
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

人將鉗我於市僕謂穆生之去初不為醴蓋託醴而  
去耳此正與吾夫子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之意同  
絕交無惡聲出妻可再嫁其寬容之量甚非世俗褊  
躁者所可窺測觀王戊淫暴之意日萌不可制遏異  
日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  
是何言與待季父尚爾待賓之禮可知穆生高蹈遠  
舉意益有在逆知異日必不能免非知幾疇克爾哉  
又鄒陽與枚乘嚴忌任吳數進忠言吳王不聽三人  
於是旦舍吳而之梁未幾吳難果作是皆有先見  
之明如此善乎阮元瑜曰穆生謝病以免楚難綁陽



此游不同吳禍信哉

石顯譖望之

史謂石顯聞衆人句句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媿已病之乃薦貢禹歷位九卿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如譖望之矣僕謂使顯不殺望之則已使其果有此事豈以薦一貢禹而能免天下之議哉殺與不殺而天下之公議自存今謂衆人句句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顯爲殺望之矣又言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如譖望之何當時公論無定論如此僕恐不然史氏飾詞之過耳

漢貴薦賢

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貴以薦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貴以古賢臣薦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薦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野客叢書卷第五

唐人言牡丹

長洲王楙

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乎自則天已後始盛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傳焉惟劉晏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若露漁隱引劉晏得元微之白樂天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引開元時牡丹事以證歐公所謂則天已後始盛爲信然迨時容齋隨筆亦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謂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容齋蓋未見漁隱所



野客叢書卷第五

唐人言牡丹

長洲王楙

歐公謂牡丹初不載文字乎自則天已後始盛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一詩初不言其異若露漁隱引劉夢得元微之白樂天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引開元時牡丹事以證歐公所謂則天已後始盛爲信然迨時容齋隨筆亦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且謂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容齋蓋未見漁隱所



言故爾僕嘗取唐六名家詩集觀之其為牡丹作者  
幾半僕不暇縷數且以劉禹錫集觀之有數篇渾侍  
中宅看牡丹唐郎中宅看牡丹自賞牡丹皆有作豈  
得謂惟有一篇歐公不應如是自泰得非或者假歐  
公之說乎二公引元白數詩以證歐公之誤要未廣  
也龍城錄載高宗宴羣臣賞雙頭牡丹舒元與序謂  
西河精舍有牡丹天庠命魏植為由是京國日盛則  
知牡丹在唐已見於高宗之時又不可引開元事為  
證也開李紳高書故實言北齊楊子華畫牡丹謝康  
樂書言水際竹間多牡丹陸農師作埤雅摭歐公之

說亦謂牡丹不載文字自則天已後始盛如沈宋元  
白之流寂無篇什惟劉夢得一篇亦不深考耳

玉榮花

容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為珍長安唐昌觀玉榮花魯  
直所謂山黎者江東彌山巨野唐昌所產至於神女  
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約不特土俗罕見神仙  
亦然僕考李衛公集有為潤州招隱玉榮花詩云玉  
榮天中樹金鑿昔共窺注謂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  
因余賞說始得名又曰內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  
樹每花開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

之暇邀余同觀大夫謂沈侍師也又觀晏元獻公集  
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揚州廟玉藥詩序云此花因王  
元之更名瓊花亦謂之玉藥二花相近而名字不同  
不知其一種邪或各異邪據泰明退朝錄招隱玉藥  
卽后土瓊花也若然則玉藥自是瓊花非山礬也所  
謂事有似是而實非者此花以罕見爲貴高齋詩話  
蔡寬夫詩話與隨筆之說一同

後世務省文

史記衛青傳曰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  
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登三用青子字不以爲贅漢

書則一用青子字而其餘則曰子而已曰封青子伉  
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視史記  
之文已省兩青字矣使今人作墓志等文則一用子  
字其餘曰某某而已後世作文益務簡於古然字則  
省矣不知古人純實之氣已病

玉樹青蔥

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蔥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  
集衆寶爲之向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於此宮以  
碧玉爲葉僕素三輔黃圖云甘泉宮北有槐樹今謂  
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揚震闕輔古語記曰





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卽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蔥者  
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  
皆言漢宮以槐爲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  
益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  
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自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  
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爲甚謬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  
來文士如曹操曹植王粲樂府唐儵傳邊度信之徒  
皆有槐賦其連種於宮殿之間美致曲盡獨未有以  
玉樹爲言者何邪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  
羅絲玉樹得非卽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

意

敬字

嘉祐雜志謂敬字左訖力反右普木反今避廟諱改  
姓苟誤矣僕謂此誤已見於石晉之時不但石晉也  
六朝蓋已然矣僕觀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爲宰相時  
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爲父小  
爲口陸倕歲之曰公家苟旣大父亦不小是以狗字  
譏之也又觀張敬兒傳其母於田中憂犬子有娠而  
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名猪兒宋明帝嫌苟  
兒名鄙改爲敬兒觀此二事是以敬字之左文爲苟



且之苟字明矣

顏事與馮唐同

漢武故事載顏驥一事甚與馮唐同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顏鬢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驥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素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然人往往誤以此事爲馮唐用如白氏六帖曰漢文帝時馮唐白首爲郎齊問之對曰臣三朝不遇樂天詩亦曰重文疎卜式尚少棄馮唐楊巨源詩曰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忽明時劉孝標辨命論曰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左太沖詠史詩曰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楊炯渾天賦曰馮唐入於郎署也兩君而未識皆有白首不遇之說是以顏驥事爲馮唐用也東坡詩曰爲是先帝白髮郎李注亦引馮唐之事如此甚多諸詩誤引承襲而然六帖云云尤爲可笑

惠帝諱字

容齋隨筆曰李陵詩獨有盈尊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敢用此語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縹之清酒玉臺新詠載



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梁普通間孫文翰所著茅君碑謂太元真人諱盈漢景帝中元間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諱在當時蓋有不諱者然又怪之當時文字間或用此字出處然猶爲有說至以廟諱爲名甚不可曉

相如上林賦

孫尚書仲益謂司馬相如上林賦蓋令尚書給筆札一日而就非二京三都輩十年之思其誇範圍之大固無荒怪不經之說後世學者往往讀之不通尋經師立音義從老先生叩問累數日而後曉焉僕謂相

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辨者其運思精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爲天子游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旦倉卒所能爲者西京雜記謂相如爲上林子虛賦幾百日而後就此言似可信

竹坡言錄沉鎰

竹坡詩話云杜少陵游何將軍山林詩有兩拋金鎖甲苦臥綠沉鎰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鎰臥於苦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爲精鐵如隋文帝賜張奩以綠沉甲是也不知金鎖甲



當是何物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爲竹引陸龜蒙詩  
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此周竹坡少隱  
所言也僕謂周說鑿甚杜之綠沉鎗正謂精緻鎗耳  
且唐百家詩亦曰校獵綠沉鎗此豈鎗臥於苦爲綠  
所沉邪竹坡謂以綠沉爲精緻則金鎖甲當是何物  
僕謂金鎖甲者卽黃金鎗子甲耳貫休詩曰黃金鎖  
子甲風吹色如鐵此亦用金鎖甲事安謂何物竹坡  
言鎗臥於苦爲綠所沉固已甚鑿言甲拋於雨爲金  
所鎖尤爲不通僕嘗考之所謂綠沉者不可專指一  
物鎗所指何物耳如梁武帝食綠沉瓜是指瓜也如

人以綠沉漆管筆遣王逸少是指筆也如劉郡賦六  
弓四弩綠沉黃間古樂府綠沉明月弦唐太宗詩羽  
騎綠沉弓是指弓也以至宋元嘉間廣州作綠沉屏  
風石季龍用綠沉扇是亦有綠沉之說豈可專指一  
物爲綠沉哉侯鯖錄引龜蒙詩以證綠沉爲竹見亦  
未廣前此鄭祭詩嘗曰亭亭孤筍綠沉鎗則知龜蒙  
之言不爲無自然則綠沉又不可專謂精緻蓋有物  
色之深者爲綠沉也吳曾漫錄論苦臥綠沉鎗不取  
精緻之說不知漫錄以綠沉鎗爲何等物邪

王維詩誤



西清詩話曰唐人以詩為專門之學雖名世善用故事不免小誤王維詩曰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為數奇不敗由天幸乃霍去病非衛青也邵氏聞見錄亦如此言乃以此詩為張籍之作且云漢書音義數作朔則亦不可對天矣僕謂此詩誤用天幸事固已無疑然考山谷之言謂顏師古以數奇為命隻不獨則數乃命數之數非葦數之數也宋景文公筆錄得江南漢書本乃所具反傳寫誤以所具反為所角反耳慎觀黃宋二公之說則知此詩以天幸對數奇不為失也又觀杜子美詩曰數奇謫闕塞道廣存箕

穎白樂天詩集序曰文士多數奇詩人尤命薄樂天以數奇對命薄子美以數奇對道廣益信黃宋二公之言為有驗是皆以數為命數之數若柳子厚碑曰不遇興詞鬱蹙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控隸臂之將軍楊蟠詩曰仲父嘗三逐將軍老數奇此乃為疏數字用也

高適詩誤

謬用衛霍事不獨王維為然僕觀高適詩亦曰銀鞵玉勒繡登孤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按漢書不學孫吳兵法乃霍去病非



衛青也此詩亦與王維同是亦以去病事爲衛青用  
蓋衛霍同時爲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用之

麥秋

細素雜記載宋子京有皇嘗幸南園觀刈麥詩曰晨  
尾方還夏官田首告秋注云臣謹按物熟謂之秋取  
秋斂之義故謂四月爲麥秋黃朝英引北史蘇綽傳  
麥秋在野之語以謂麥秋之說其來舊矣侯謂也說  
朝英蓋不讀月令之過也月令孟夏之月是月也廩  
草必麥秋至麥秋之說已見此書何待引北史所載  
邠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

月爲麥秋此說見蔡邕月令章句

文選注誤

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王暕字思時七葉重光  
海內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  
七葉冠冕不絕僕謂良不考究妄爲之說僕考暕正  
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僧綽之孫曇首之  
曾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祥覽爲兄弟自覽至曇  
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  
李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導又非也  
按晉書覽生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

光壽位相繼如吾門者竊益與暎再從兄弟皆臺首  
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導至襄  
尤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彞九世有禁行於晉宋  
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夏侯傳注

夏侯勝傳末曰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注從父昆  
弟之子名建字長卿從父之子言昆弟可也言昆弟  
之子何哉此正與霍光傳謂博陸侯禹及從昆弟雲  
山之謬相反按禹於雲山乃從昆弟之子非從昆弟  
也

孫公談圃

臨汀刊孫公談圃三卷近時高沙用臨汀本復刊於  
郡齋蓋高沙公鄉里故爾僕得山陽吳氏家藏建炎  
初錄本校之多三段其後二段乃公之甥朱穆所記  
併著於此庶幾異時好事者取而附於卷末其一曰  
仁廟女竟國大長公主降李璋璋先卒一日公主晨  
起語左右曰夜來夢楊太妃特來與我做女顧左右  
笑之明日波展閣者報門外有人遺下一新生女子  
在門臺上公主使人收養之如己女也稍長適向經  
達生今太后經卒時太后臨弔其從者皆攀官稱官



家供事人元祐初李綬為副都承旨善言都城故事其說如此其二則孫公之甥朱穆所記二段一曰熙寧三年余侍觀守官泗上時公為盱台主簿一日見公言夢中有羽客遺詩一絕其後二句云更約與君三十載北陵原上望殘霞公自言北陵殘霞非佳語也熙寧三年歲在庚戌至元符二年己卯公卒於臨汀正三十載二曰高郵軍南樓東去河大餘地有井庇以四柱屋父老相傳云鄉道光女嘗汲此水鍊丹飛仙去故世號玉女井其東二十餘步即公之茅宅也公嘗言嘉祐中治廳屋得廢井甃砌完好泉清且

甘按圖經卽此為真玉女井也其庇以四柱屋者市人妄為之爾公又言治平中公之伯氏之喪其井輒浮泥而濁且苦踰月復故其後十五年公又失長子而占相者言廳東南不利有此井毒汲之又復溺溺遂命撤去石欄以石版蔽之令公歿十五年餘矣舊宅已為東隣薛氏所有不知此井蔽覆如故或復發掘取也

中和樂職詩

今率以中和樂職詩為太守事用侯考王褒傳神爵五鳳間天下殷富宣帝修武帝故事作歌詩益州判





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使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  
詩遜好事者歌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  
之何武傳所載大率亦然此是監司頒朝廷之德化  
何與太守事令人頌太守治政往往有中和樂職之  
語似不考當來之意所謂中和樂職宣布詩者三篇  
詩名耳注謂中和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樂職  
者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宣布謂德化周洽徧於  
四海五郡守之所安哉張曲江任洪州日自有序曰  
樂職在中和此語益謬矣王裒四子講德論亦曰所  
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

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  
之詩以歌詠之也其意正如此所以裒作甘泉頌有  
曰想聖主之優游詠中和之詩讀太平之頌觀此益  
知其事非郡守所當用者

二公言宮殿

詩人諷詠自有主意觀者不可泥其區區之詞聞見  
錄曰樂天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  
眠豈有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之理步里  
客談曰陳無已古墨行謂春思殿裏春將半燈火闌  
殘歌舞散自書小字卷邊臣萬國風煙入長算燈火



闌殘歌舞散乃村鎮夜深景致客思殿不應如是二  
說甚相類僕謂二詞正所以狀宮中向夜蕭索之意  
非以形容盛麗之爲固雖天上非人間比使言高燒  
盡燭貴則貴矣豈復有長恨等意邪觀者味其情旨  
斯可矣

朔退待退之之異

唐史謂李翱皇甫湜游韓門而劉貢父石林容齋亦  
皆謂韓門弟子僕觀退之固嘗曰李翱從僕學文頗  
有所得明知其師退之也然翱答退之書曰如兄頗  
亦好賢如兄得志祭退之文曰兄作汴州我還自徐

始得文游視我無能待我以友又與陸慘書曰我友  
韓愈薦所知於張徐州書曰昌黎韓愈是待退之以  
同輩而不以師禮事之翱又嘗言曰行己莫若自貴  
此聞之於師者也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此聞之於  
友者也又曰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  
不名稱之於師雖朋友亦名之翱言如此而稱愈如  
彼是不以師待愈益明矣而皇甫湜稱退之動曰先  
生又有以驗翱退所以待退之之異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2432245 -2



野客叢書卷第六

荊公讀蘇文

長洲王棣

冷齋夜話載王荊公居鍾山一日於客處得東坡寶  
相藏記展誦於風簷之下喜見髮眉曰子瞻人中龍  
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頷聞之公曰日勝日貧不若  
日勝日負東坡聞之拊掌大笑以爲知言又潘子真  
詩話載東坡作未忘觀碑荊公寘坐隅有客問曰相  
公亦喜斯人之作公曰斯絕似西漢坐客數舉不已  
公笑曰西漢誰文可擬坐客或比以司馬相如揚雄





之流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泊論蜀文封禪書耳雄  
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未見其敘事典贈若此直須  
與字長馳騁上下如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若路漁  
隱以謂熙寧間介甫當國力行新法子瞻議請其非  
形於文章者多矣介甫能不芥蒂於胸次想亦未必  
深喜其文章今二者所筆恐非其實僕謂二公皆一  
時偉人其所不能者特立朝議論耳然其文章  
妙處各自心服何嘗以平日議論不相能之故併以  
其所長者忘之苟如是何以為二公遺體以市井常  
態測二公過矣此如顏師古謂董望之忌韓廷壽之

能出已之上之說一同

作字

蔡寬夫詩話曰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輒從其方言  
為之者亦自一體但不可為常耳吳人以作為佐音  
退之詩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  
如此作乃用佐音不知當時所呼通爾或是戲語也  
僕按廣韻作字有三音一則洛切二城路切三則邏  
切退之詩韻正叶則邏切音佐耳又後漢廉范傳云  
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此作  
字城路切音措耳又蒼籙源隱引老杜主人送客何



所作以謂此語已先於退之用矣僕謂何止老杜與杜同時如岑參詩歸憂秋能作鄉書醉懶題在杜之先如安東平古調徵物雖輕拙子所作餘有三文爲郎別厝此類甚多在退之前不但杜用此語也古詞所叶正與廉歌一同明道雜志引皮日休詩共君作箇生涯之語謂作讀爲佐不止退之一詩僕謂張右史亦失記杜岑之作爾權德輿詩小婦無所作自注音佐僕考小婦無所作乃古樂府中語以作爲佐知自古已然矣毛詩侯祝侯作字作詛字讀

毛詩異同

夢谿筆談曰書之闕誤有見於他書者如詩天天是極蔡邕傳作天天是加彼岵岵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岵者岐有夷之行坊記曰君子之道譬則坊焉大戴記則云譬猶坊爲僕謂此一字猶不甚礙理者他有礙理處甚多尚書異同僕已疏大略於前詩之異同如賈山書引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而今詩則曰聽言則對譖言如醉又如楊秉疏引敬天之威不敢馳驅而今詩則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漢人所引與今本文不同往往而然蔡嘗考之漢人引經間有可以證其闕

誤然其傳謬亦不為無之又不可盡以漢人所引為  
是折衷於理斯可矣

樂天姬侍

隨筆云世言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  
有詩曰菱角執篁黃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  
隨意歌自注云菱角紫紅皆減復名若然紅紫二綃  
亦妓也僕謂樂天之妓又不止此觀劉夢得集中有  
贈小樊一詩曰花面丫頭十二四春來綵約向人時  
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又同州與樂天  
詩注曰春草白君之舞妓也則知樂天姬侍又有本  
集所不言者白詩曰小奴撻我足小婢撻我背又不  
知小奴小婢者是何名也

詩句用嫖姚事

碧谿漁隱曰杜子美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史顏師古注並去聲  
呼而此作平聲用蓋從服虔之音爾王荊公詩亦曰  
莫教空說霍嫖姚亦以平聲呼蓋承襲子美之意也  
聞見錄亦以子美用嫖姚字為失且識之曰退之云  
凡為文詞宜略識字有以也夫僕謂二公不深考耳  
嫖姚作平聲用自古已然不但子美荊公二人而已



觀梁蕭子顯詩夫婿仕嫖姚十八賈登朝度信詩寒  
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王褒詩樓蘭拔尉稱嫖姚唐  
人前詩已多如此而唐人如李嘉祐詩身逐嫖姚幾  
日歸高適詩每逢嫖姚破骨都李白詩將軍兼領霍  
嫖姚張祜詩二十逐嫖姚羅隱詩尊疊合伴霍嫖姚  
李益詩君逐嫖姚將韋處物詩嫖姚恩顧下中有霍  
嫖姚袁籍詩曾將順策佐嫖姚為佐嫖姚未得逐杜  
牧之詩塵兵不羨霍嫖姚李商隱詩五年從事霍嫖  
姚郎士元詩壯心竟未嫖姚知本朝如王之詩繡  
服霍嫖姚劉貞父詩嫖姚不復顧家為陳後山詩故

家大物高嫖姚如此甚多皆明知為平聲字用者未  
見有作去聲呼蓋承襲而然二公但見子美荆公用  
此遂以為疑不知前後之人所用已如此也僕又考  
漢志歌曰五音六律依聲響昭雅變越會雅聲遠姚  
注嫖姚也又武帝悼李夫人賦飄姚手愈莊姚字無  
音服虔之為是音亦不為無棟安可以不識字疵二  
子

露盤

細素雜記載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諸鐘簾  
駱駝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臺大發卒鑄作銅人二

號曰翁仲又漢晉春秋曰帝杖盤盤折聲聞數十里  
金狄或泣因留霸壘而唐李賀全銅仙人辭漢歌序  
云魏明帝青龍九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而西取漢武  
捧露盤仙人欲立置殿前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潛然  
泣下黃朝英謂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  
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賀以爲青龍九年  
八月蓋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元年至三  
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此皆朝英所云也僕謂  
賀所引青龍固失然據今本李賀集云青龍元年非  
九年也朝英誤認元年爲九年耳

東坡梅詞

東坡在惠州有梅詞西江月末云高情已逐曉雲空  
不與梨花同夢蓋憐朝雲而作若歸隱隱曰王直方  
詩話載堯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此詞便知道此老  
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鄙  
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且謂直方無識載之詩  
話寧不畏人之譏乎僕謂堯以道此言非忌人之長  
幸人之禍也蓋以坡公道人所不能到之妙奪天地  
造化之巧故有謫罰之語直方所載當有所自而漁  
隱至以無識譏之是不思之過也高齋詩話載王昌

齡梅詩云落落莫莫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蓋  
用此事也夢雲又有榴花一事柳子厚海石榴詩曰  
月寒空階曙無夢寐雲生

蘇明允不能詩

後山詩話載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  
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瞻詞如  
詩秦少游詩如詞若路遠隨引蘇明允佳節每從愁  
裏過壯心還傍醉中來等語以謂後山談何容易便  
謂老蘇不能詩何深之甚僕謂後山蓋兼當時之語  
非自為之說也所謂明允不能詩者非謂其真不能  
謂非其所長耳且如歐公不能賦而鳴蟬賦豈不佳  
邪魯直短於散語而江西道院記膾炙人口何邪漁  
隱云爾所謂癡兒面前不得說夢也

弋人何墓

三山老人云揚子雲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一  
本作慕故選之詩云肯效屠門爵父嫌弋者慕僕親  
後漢遠民傳序云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注  
墓本作慕法言墓宋表注曰墓取也今人謂以計取  
物曰墓乃是墓字又非墓字也故陳子昂碑曰弋人  
何慕鴻飛高雲張曲江詩曰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



暮則用元字梁肅四皓贊曰弋者何思鴻飛冥冥又轉爲思字

攜家居者

晉宋以後尚書官條多攜家居者此例至陳猶然虞  
勃有疾帝欲臨問令將家口入省肅以禁中非私居  
之地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又都官者甚多  
是崇尚書周祐入居幸於是徐孝先攜家居之兩年  
之間其變遂息是可證也又觀東漢趙岐初名嘉生  
於御史臺因字曼卿因知攜家居者自漢已然矣

毛詩諧聲

筆談云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季  
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聲用恐別有理僕謂  
古人諧聲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家字  
音多與居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馵之  
所同鹿麋麋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  
或在干渚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  
野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  
字與羽字音協之例也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  
子都乃見狂且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  
所止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育復我邦家



是家字與居字音協之例也蓋當時自有此音且有字協李字者不但毛詩爲然漢刻中如吳仲山碑亦然慶字協章字不勝其多也

來南協聲

蔡寬夫詩話云秦漢以來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御雲阜陶啓錄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焉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皆以爲協聲僕謂寬夫之說是矣然此二字未爲不協也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釐字耳如康衡詩曰莫學詩康

鼎來康說詩解入頤是亦以來字協詩字今吳人呼來爲登猶有此音南字協音字者非南字是吟字耳如文選賈誼詩曰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捐翼同枝條翻然各異尋是也唐人韓柳韻語如孟先生詩復志賦貞符詩多以此協僕因而考之古人協字必有其音又如毛詩以下字協故字者是尸字耳家字協蒲字者是孤字耳慶字協陽字者是羌字與卿字耳如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萬壽無疆之類是也學者當以類





推之

義儀同音

洪容相景伯隸釋曰周官注義儀二字皆音儀詩以實惟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玄亦以各道其儀協不協不顯左傳音蟻作蟻徐廣音儀船作儀漢碑凡義義皆作義儀而司隸魯峻碑又作義義僕謂此猶商之阿衡或爲倚衡衡之側也蓋古者率多以阿倚義義等字同爲一音又觀賈誼鵬賦曰請問于朕子去何之言乎告我凶言其蓄淹連之度兮語予其期岑彭傳與人歌曰我有柰林岑

君伐之我有恣賊岑君過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楚合哺鼓腹焉知凶災是以吳字協時字音則吳字合讀爲緇漢人書災爲蓄正此音也觀蓄吳字協時字則知古人不獨以來字協贅字其二音亦本通用如此

三傳不同

春秋五傳而騶夾二氏不傳所傳者左氏公羊穀梁而已韓退之詩有春秋五傳東高閻之句五字疑三字傳寫之誤耳三傳所記率多抵牾如僖公八年用致夫人不言姓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聲姜穀梁以爲成風以爲姜爲說者則以哀姜旣絕於魯又殺於



齊當與營絕不當與夫人終之以禘致爲非禮以聲  
姜爲說者則以聲姜傳公夫人今乃歸於廟見也以  
成風爲說者則以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僖公  
爲君故得與祭又如隱公時夫人子氏薨或以爲隱  
公母或以爲隱公夫人其說紛紜不同如此

文人遺相祖述

容齋隨筆曰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假揚  
子雲送貧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才百  
餘字今人有未見者輒錄於此宣宗朝有王振者作  
送窮詞亦工僕觀送貧賦備載於古文苑藝文類聚  
中洪氏何未之見乎送窮文雖祖送貧賦然亦與王  
延壽夢賦相類疑亦出此僕謂古今文人遺相祖述  
何限人局於聞見不暇遠考耳據耳目之所及皆知  
韓柳二作擬揚子雲矣又烏知子雲之作無所自乎  
續筆謂文公之後王振又作送窮詞矣又烏知子厚  
之後孫樵亦作乞巧對乎樵又有送瘧鬼文甚工其  
源正出於送貧賦類以推之何可勝紀

噴嚏

隨筆曰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噴嚏祝云有人說我按  
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注女思我心則嚏也今俗人



說  
噉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僕觀類要編風篇正有是

古語推拙

宋子京曰古人語有推拙不可掩者樂府曰何以銷憂惟有杜康僕觀東晉賦杜康啞其胃樂天詩杜康能解悶潘佑詩直假將心付杜康蓋祖此意文士有因其人名遠爲事用者如東坡詩獨對紅葉傾白陸按洛陽伽藍記白陸春醪自是造酒者江東人姓劉名白陸或謂因其能造酒遂爲酒名又近時稱主簿爲仇香似此之類甚多其與湯燁右軍醋浸曹公之

說何異

蘇杭妓名

蘇杭妓名見於樂天詩中姑錄出以資好事者一笑其詩曰移領錢塘第二橋始有心情問綠竹噉瓏瑤簇謝好箏陳寵感果沈平笙又曰長洲茂苑綠萬樹齊雲樓高酒一杯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殿三歸夜是又曰李娟張態君莫嫌亦假隨宜且教取又曰花前置酒誰相勸客坐唱歌端起舞又曰黃菊繁時佳客到碧雲合處美人來注謂遺英倩二妓與舒員外同游又曰真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頭上秋霜白說中



惟有楊瓊在塏上東山伴謝公又曰心奴已叙胡客  
老後輩風流是阿誰又憶杭州因飲舊游有曰沈謝  
雙飛出故鄉又有九日代羅英二妓招舒著作詩則  
所謂瓊瓊謝好陳寵沈手李媚張態真娘心奴楊瓊  
容滿英倩羅等皆當時妓姓名所謂黃四娘之名因  
杜子美而著也

周禮中言釃字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釃字思六經中  
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肯賜釃字虛  
負人生一世豪僕讀周禮疏著遵之實糗餅粉養鄭

箋今之養釃安謂六經中無此字邪又觀揚雄方言  
亦有此字若釃漁陽謂古人九日詩未有用釃字惟  
崔德符和呂居仁一詩有買釃沽酒之語僕謂景文  
詩劉郎不肯賜釃字虛負人生一世豪豈豈古人詩  
未用釃邪



野

叢書卷第七

長洲王楙

拾遺記傳說

王子年拾遺記殷湯門載傳說實爲赭衣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封歲餘湯以玉帛聘而爲阿衡僕謂湯所聘者伊尹而傳說起於高宗之世相去二十來世如此之遠而此言湯時傳說云云無乃誤乎

二書中言錫字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



野

叢書卷第七

長洲王楙

拾遺記傳說

王子年拾遺記殷湯門載傳說實爲赭衣春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封歲餘湯以玉帛聘而爲阿衡僕謂湯所聘者伊尹而傳說起於高宗之世相去二十來世如此之遠而此言湯時傳說云云無乃誤乎

二書中言錫字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



逢寒食春來不見錫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誓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錫字僕觀揚雄方言有此語又考觀樊榭傳三歲獻甘醪膏錫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箴注亦有錫字則是錫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禹錫所言是未深考僕因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寒食詩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詩也有曰嶺表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舉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錫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爲

一詩言耳然則春來不見錫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損益前人詩語

詩眼曰沈佺期詩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子美詩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不免蹈襲隨筆曰子美詩夜足沾沙雨春多逐水風白用杜句如此僕謂此足沾沙雨隴水春多逐水風白用杜句如此僕謂此非襲用前人句也以前人詩語而以己意損益之在當時自有此體不特此二者如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而王維詩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

木嘯黃鸝薛據詩者署開文苑漆浪學釣翁而于美  
詩獨當者署開文苑漆浪學釣翁劉長卿詩柳  
色孤城外鶯聲細雨中而武伯蒼詩千條翠柳衙門  
裏百嘯黃鸝細雨中增前人之語者如此又有損前  
人句語者如王維詩九天闈闈宮殿萬國衣冠拜  
冕旒而杜子美詩闈闈黃道衣冠拜紫宸是也有  
全用前人一句而以己意貼之者如沈雲卿雲白山  
青千萬里幾時重馮聖明君而子美則曰雲白山青  
萬餘里慈看直北是長安走也有以前人五字句衍  
爲七字句者如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而李白詩秦

川四面平如掌是也李肇謂王維好竊人對范元實  
謂老杜不免蹈襲斯見謬矣抑又考之沈佺期人如  
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此語又有所自觀陳釋悲標詩  
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王逸少詩山陰道上行如  
在鏡中游得非祖此乎杜子美詩曰春水船如天上  
坐李白曰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盧懷謹曰樓臺  
影就波中出日月光疑鏡裏懸是皆體貼此意

韓李設論

韓退之自薦書曰假如賢者至闕下乃一見之愚者  
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





者至閭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李綱薦所知書曰茲有二  
人備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人常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崇焉則賢者行賢者行則常常之人日來矣况  
其待常常之禮貌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二公均  
以是意設論別白是否其理明甚非老於文筆者不  
及此

韓用杜格

杜子美逢李龜年詩曰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  
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韓退之

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  
尺空看影王是行人賜奴時杜詩老妻蒿紵爲基局  
稚子敲鍼作釣鉤韓詩已呼孺人曼鳴瑟更遣稚子  
傳清杯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儲光義詩孺人善  
逢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淹恨賦

承露絲囊

懶真子讀杜牧之詩千秋佳節名空在承露絲囊世  
已無謂漢以金盤承露而唐以絲囊絲囊可以承露  
乎此不可解僕謂懶真是未深考按華山記弘農鄧  
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子執五絲囊盛栢葉露食之



此事在漢武帝之前是以武帝於其地造望仙等宮  
觀又觀梁文帝吸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旦多  
以錦萃珠實爲眼明囊因凌晨拭日唐人千秋節以  
絲囊盛露亦襲其舊正八月初故事

不識撐犁事

細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閻史尚廉識  
於撐犁故奉屬文徒自成於亂數沈元用啓諸撐犁  
而廉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懸寡學陸機不  
識撐犁事竟不知幾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子  
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

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  
也於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  
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得  
非別有所據乎

豹文廳鼠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廳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  
軍知之賜緡百匹其後如崔嵬佺劉士玄之徒皆知  
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廳鼠武帝賜緡  
百匹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實故  
家傳先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

之惟實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  
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  
啓曰雖賈逵之碩神爵實攸之對鼯鼠方其寵錫獨  
有光前得非卽此事而誤以爲將軍乎蔡虞三輔決  
錄亦謂實攸

紫荷囊

前輩謂尚書紫荷囊事案晉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  
紫爲袷綴之外服加於肩上又梁史周舍問劉杳尚  
書着紫荷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持紫囊也荷  
乃負荷之荷人讀爲平聲遂有此誤雖歐陽文忠公

宋景文公有所不免僕謂不然紫荷囊事其說已久  
非歐宋之誤也觀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紫荷歐宋  
之語宜無自邪僕因考之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  
謂紫袷囊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曰朝服  
綴紫荷錄今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尚書右荷是則紫  
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劉杳謂持紫簪筆出張安  
世傳不知出於趙充國傳漫錄謂左荷右荷出隋樂  
志不知出於禮志

五技之鼠有二

今讀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爲貓鼠之鼠唐藝文類聚



亦編入鼠門僕考之乃螻蛄非鼠也案本草廣雅皆謂荀之鼯鼠爲螻蛄一名碩鼠易晉如碩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碩鼠五能不成一技注云鼯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藏身能走不能竟人荀子鼯鼠五技而窮竝爲螻蛄也而魏詩碩鼠刺重欽傳注皆謂大鼠則爾雅所謂碩鼠關中呼爲鼯鼠陸機云合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逢則走木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然則螻蛄與此鼠同名碩鼠皆有五技但螻蛄技窮而此鼠技不窮故耳

陸農師辨雅謂五技而窮者爲彘生與諸說不同

鷹犬論人

頌人之美以飛走比況者有之不過用麟鳳虎豹鷹鵬之類而已然罕有以犬爲美況者觀後漢張表碑云任郡爲督郵鷹撮虛擊此何理哉今人以掾曹取婦上官奔走爲用者爲鷹犬乃知亦有自云

陳平用張辟撥計

世稱良平之智而良之智實非平之所能僕嘗著良平論辨之詳矣茲不復論因閱前漢外戚傳見張辟攷勸陳平進用台產輩以解呂后之憤乃信有乃父



風當惠帝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疆  
為侍郎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  
不哀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疆曰帝無壯子太  
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  
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  
矣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說其哭乃哀夫陳平至  
是時亦已老矣其平生用智至此亦可謂熟矣然受  
教於張辟疆十五歲之子從容解呂后之憤是平之  
智不惟不及其父且不及其子遠甚揚子雲美辟疆  
之覺陳平而李德裕非之僕謂辟疆正料台產庸材

有不足慮故使之暫掌二軍使其材不可制決不出  
此計矣有以見辟疆術高詩曰是以似之辟疆之謂  
與張良傳末但言子不疑嗣侯不聞辟疆之名何邪

杜荀鶴句

高齋詩話曰山谷嘗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  
正好對韓退之詩誰人肯向奴前休僕考荀鶴詩元  
有是對其詩曰南來北去二三年去年來兩鬢斑  
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奴前閒退之易閑字為  
休字耳退之在前荀用其語僕謂誰人肯向奴前休  
與誰人肯向奴前閒二句皆當理然豈可証舉世之

人盡從愁裏老邪蓋有春風和氣中過一生者但不  
多耳不若曰浮世多從忙裏老

蘇黃互相引重

漁隱云元祐文章世稱蘇黃然二公爭名互相譏誚  
東坡謂魯直詩文如蠅蟬江珙柱格韻高絕盤餐盡  
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山谷亦曰蓋有文  
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此指東坡而言也殊  
不知蘇黃二公同時實相引重黃推蘇尤謹而蘇亦  
獎成之甚力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  
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

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豈爭名  
者哉詩文比之蠅蟬江珙柱豈不謂佳至言發風動  
氣不可多食者謂其言有味或不免譏評時病使人  
動不平之氣乃所以深美之非譏之也文章妙一世  
而詩句不逮古人此語蓋指曾子固亦當時公論如  
此豈坡公邪以坡公詩句不逮古人則是陳壽謂乳  
明兵謀將略非其所長者也此郭次象云

陳文惠詩句

張文潛云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  
魚香言松江有鱸魚耳當用此鱸字而數本見皆作



香字魚未爲羹雖嘉魚直腥耳安得香哉松江詩話  
曰魚雖不香作羹以薑橙而往往馨香遠聞故東  
坡詩曰小船燒雞鶩香葦李兵伯詩曰香羹何處羹  
鱸魚魚作香字未爲非也僕謂作者正不必如是之  
泥劉夢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魚不當言香邪但  
此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  
耳非必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之說既已失之而周  
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鱸魚香之說且謂  
毛以薑橙往往馨香遠聞其見謬甚所謂適在邇而  
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味長更與識者

參之

割名割炙

漢書載揚雄解嘲曰司馬長卿竊嘗於卓氏東方朔  
割名於細君師古注謂以肉歸道細君是割損其名  
而文選載此文則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謂方  
朔拔劍割肉以歸炙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  
漢書又曰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注謂宛屈也固  
閉也而文選則曰欲談者卷舌而同聲輪注則又曰  
同聲謂候衆言舉而相效也而方言所載則曰舍聲  
而宛舌漢書張耳傳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而



史記謂外黃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嫁張耳二義不  
同漢書李廣傳載程不譏謗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  
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伏樂爲之歟我軍雖煩擾  
虜亦不得犯我而史記所載則曰李將軍極簡易云  
云而其士卒亦伏樂成樂爲之歟而我軍云云以李  
軍對吾軍而言士卒伏樂故成樂爲之歟讀史記之  
文知漢書爲疎齒也

唐堯麻事

唐書曰陽城爲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城曰脫以  
裴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堯之會要曰延齡儻相吾

惟抱白麻慟哭世說曰李甘爲侍御史鄭注求入相  
甘言於朝曰宰相代天理物注何人敢茲勿竊白麻  
若出吾必堯之會要又曰景福二年以李磾爲相宣  
制日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而哭之乃授磾太子少  
師

蕭張封地

鬱有二地名屬南陽者音鬱屬沛郡者音噓按茂陵  
書曰蕭何國在南陽是則蕭何封鬱明矣而沛有泗  
水亭班固銘曰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就封  
於鬱誤以爲沛地之望矣楊巨源詩曰請問漢家功





第一麒麟閣上識鄴侯姚合詩曰鄴侯宅過謙黃島  
詩曰往歲鄴侯鎮諸家皆承此謬劉晏歲輸至天子  
曰卿朕鄴侯也唐書釋文鄴南陽縣名則盱切此正  
得之留亦有二地名一彭城之留一陳留王叔原諸  
家所考子房所封乃彭城之留侯考張良碑正在彭  
城之留子房廟中東漢時所立知叔原等所考爲信  
然而樂史寰宇記引城豕記乃謂張良封陳留侯食  
邑小黃一萬戶此說謬矣范石湖留侯廟詩注曰自  
宋武下教修復時其失已久漫錄謂徐州沛縣今留  
城鎮有留侯廟存焉

地理訛舛

載籍之間所言地理訛舛甚多不可勝述姑舉數端  
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陽周侯賜爲廬江王應劭曰  
廬子國廬子國卽廬戎之地按左傳廬戎自在宜城  
山中劭誤以中廬之廬爲廬江之廬矣楚之熊繆所  
封丹陽正南郡枝江之丹陽而西漢志注乃以曲阿  
之丹陽爲楚所封舟漁雷澤正城陽之雷澤而周處  
風土記乃以吳之太湖大雷山小雷山爲舟漁之所  
子胥之胥山在嘉興東南而張晏乃以太湖之承胥  
二山爲子胥之山李白讀書於匡山正綿州大匡山

小匡山之處而寰海記舊注乃指江州匡廬山爲白  
讀書之所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左傳曰王以田江南  
之夢則知雲在江北而郭璞注爾雅乃以岳陽巴丘  
湖爲楚之雲夢後漢樊丹封謝陽侯正詩所謂申伯  
番番旣入于謝之謝地也而傳乃以爲射陽按射陽  
在山陽西卽高祖封項禮之地非丹封地也樊穀碑  
曰謝陽之孫此可驗也

鞅挾三術

漢書載賓戲曰商鞅挾三術而錯孝公應劭注謂王  
霸富國強兵爲三術師古注謂王一也霸二也富國  
強兵三也僕謂三術者帝道王道霸道商君說秦孝  
公用此三術也事見本傳雖繼之以富國之說卽霸  
者之用耳錯考取必入之義是說得之張曲江詩曰  
旣聞持兩端復見挾三術又曰雖致負乘茲初無挾  
術鑽正用此事今人懷所製求上官知者目曰鑽具  
正此義也

三公詩句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鶯颺陸  
鄰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  
魚



野客叢書卷第七

長洲王楙撰  
魏齊即舒州

野客叢書卷第八

長洲王楙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張翠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  
三舒州之灑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於廬  
江今土俗皆號爲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  
灑山爲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卽漢武登灑天柱山  
是也僕謂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卽廬之南  
嶽非有異也案廬州古廬子國卽春秋舒國之地張  
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



野客叢書卷第七

長洲王楙撰  
魏齊即舒州

野客叢書卷第八

長洲王楙

南嶽首陽歷山塗山

張翠微云南嶽有三一衡陽之衡山二廬江之霍山  
三舒州之灊山漢武帝以衡陽遼曠故移其神於廬  
江今土俗皆號爲南嶽又九域志云舒州懷寧縣有  
灊山爲漢之南嶽一名天柱山卽漢武登灊天柱山  
是也僕謂南嶽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嶽卽廬之南  
嶽非有異也案廬州古廬子國卽春秋舒國之地張  
揖廣雅曰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廬江潛



縣漢武帝移徽神於天柱天柱亦爲霍山是則霍山  
與天柱一而已南嶽豈三邪首陽山有三一蒲阪二  
隴西三洛陽論語注以蒲阪爲夷齊所餓之地以僕  
考之洛陽者爲是阮瑀平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  
陽敦平伯夷論語注謂蒲阪非也歷山有四一河中  
府二齊州歷陽縣三冀州四濮州雷澤縣皆有舜之  
遺蹟翠微考異以濮陽之歷山正舜耕之所塗山亦  
有四一會稽二滄州三濠州鍾離縣四宣州當塗縣  
皆立禹廟翠微考異以宣之當塗正禹之娶所

種田養蠶

嵇叔夜養生論曰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  
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安有一畝收百  
斛米之理前漢食貨志曰治田勤則畝益三升不勤  
損亦如之一畝而損益三升又何其寡也僕嘗以二  
說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嵇之所謂斛漢之所謂  
升皆斗字耳蓋漢之隸文書斗爲斗字文絕似升字  
漢史書斗字爲斗字字文又近於斛字恐皆傳寫之  
誤左太沖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繭  
注謂有蠶一歲八育僕按廣記日南一歲八蠶以其  
地暖故爾俞益期賤曰日南蠶八熟張文昌桂州詩

曰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此言可驗矣而海物異名記乃謂八蠶共作一繭與前說異

二老歸周

文選載此文翰注則曰太公歸文王而周業盛是為一老不聞其二老李善引伯夷與太公為二老誤矣且伯夷去纜周業成於首陽奈何云歸周也楊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誤也僕謂翰未讀孟子及史記耳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也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也善養老者二老天下

之大老而歸之其子為往伯夷太公非二老乎史記載伯夷叔齊聞西伯善養老而歸之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文王木主而東伐紂夷齊諫焉及平殷天下宗周夷齊恥之竟不食周粟餓死首陽乃其後來耳孰謂伯始嘗歸周不食周粟餓死首陽乃其後來耳孰謂伯夷未嘗歸周也李翰以為楊雄用事之誤自不深考陶淵明引孟子此數語謂出尚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詞

蒼茫作上聲

東坡詩曰蒼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蒼茫間趙注



謂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字廣韻音蟲胡反而茫字上聲皆不收不知先生所用出處以峽博聞僕觀揚雄校獵賦鴻濛沈茫字音莽白樂天雪詩寒銷春蒼茫又曰野道何茫蒼注並音上聲近時蘇子美詩亦曰淮天蒼茫背殘臘江路委蛇逢舊春自注蒼茫仄聲茫作仄用似此甚多

蔡邕

蔡邕傳曰光和元年七月詔邕與光祿大夫楊賜等詣金吾門問災異邕悉心以對事悉在五行志注云

其志今亡而續漢志引蝗蟲及雌雞二事而已僕考邕集當時答詔固凡有八事一虹蜺二白衣入德陽門三雌雞化雄四日蝕地動風雨不時疾飛流行迅風折樹五星辰錯謬六蝗蟲冬出七平城門武庫屋壞八令邕分別阜囊封上勿漏所問邕對悉有據依皆傳所不載傳文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邕以為宜煩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觀集中有表太尉董公為相國一表其詞甚切謂卓功參周霍而止於三事無異於衆宜以為相國位在太傅上帶劔後上殿入朝不趨亦傳所不聞乃知異



時卓為相國正色之所啓也

僧禱徐昕佚事

南部新書云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略也僕驗牛公墓志與夫神道碑知新書所說信然墓志云河南少尹呂述與李太尉書言劉蕡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神道碑亦云素忌公者媒蔡公與劉從諫反上怒旬月三貶公至循州長史僕又觀韓雲卿所撰徐昕碑云昕為并州錄事參軍相國姚元之為法曹部人誣元之以反狀天后臨朝方樹刑威詔公

按詰公未直之則天大怒將貶鼎鑊終能辨正而出昕有如是偉操唐史不載其事昕即有功從弟也有功能全仁恕於雷震之朝史氏甚見嘉美而昕事亦然沒而不載可謂得於其兄失於其弟也

誤引畢萬後

曹子建作王仲宣誄曰流裔畢萬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向注秦有王離王黨漢有五侯是揚聲也僕按王掣係畢公高之後畢封於魏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為氏而秦之離翦自周太子晉之後漢之五侯自齊田和之





後此三涿元不相干而此引雖翦五侯爲畢氏裔條  
分葉散失也故新莽姚之孫以姚媯陳田王氏五姓  
爲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與四姓爲婚而已自取王  
新之女魏東來王基爲子納太原王沉女皆不以爲  
嫌蓋知此也庾信作宇文傑墓志亦有是誤文苑策  
問曰巨君之姓曾非馭鶴之苗

童烏已巳

童烏舊說謂揚子雲之子小名有一老先生讀法言  
謂吾家之童爲一句烏連乎字作嗚呼字讀謂歡聲  
也似亦理長僕觀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揚烏之才

年七歲而夭蘇頌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  
未遠所舉想不謬於是知童烏爲子雲之子小名又  
觀韓退之作薛公達墓志集本云以公儀之子爲我  
後石本作以公儀之子已巳後我趙德夫謂已巳蓋  
其小字僕觀金石錄中唐人碑刻最多考其人名姓  
字與今本傳率多差謬或以字爲名或以名爲字或  
添減不同似此類十居七八唐距此二三百年姓字  
顯然著於史策者尚爾不可辨况所謂小名小字者  
哉此猶暗昧難以稽考南史王詢亦小字童烏

魯直詩體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文書人謂此體魯直初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祜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吳興近無消息張長公貧苦寂寥貫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梨中今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箇絲供釣線種千林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讀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禁用黃

禁門曰黃閣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鞮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鞮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

啓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闕以示謙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慶拜黃閣將有日是也此見沈約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相聽事閣曰黃閣或者不曉謂三公近於君故謂黃閣然名爲黃閣初非用黃僕又考南史何尚之與婢共洗黃閣益信黃閣非虛名也郡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塗離黃以厭火災遂爲黃堂故事外臣下室廬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未之禁往往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韜奏御案牘

褥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敕舊用  
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既為永式白紙多  
靈寔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制  
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  
也詔晉時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適等傳故劉禹  
錫詩曰優詔發青紙表亦用黃紙觀前燕錄戴嶼山  
公黃紙上表北史邢邵為人作來自買黃紙寫送之  
因知古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  
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撫軍抹曰書  
用黃麻紙道觀為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凡諸

陵薦告上表用白麻紙石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  
四盡紙而施行者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  
曰敕牒用黃麻紙敕書用絹黃紙或云取其不靈也  
東齋雜記治平間以館中書多靈更以黃紙寫又知  
易白以黃者往往以避靈之故非專為君命而然

晉鄭為依

左傳晉鄭為依為今讀為延字非媽字也然觀度信  
有晉鄭廉依之語是讀為媽字矣考顏氏家訓諸子  
書焉字鳥名或云語詞皆音媽自葛洪用字竟分焉  
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媽如於焉嘉客於焉道遠



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如送句及助語當音延如  
有民人焉晉鄭焉依之類是也江南至今分爲二音  
河北混爲一音然則晉鄭焉依者謂晉鄭相依耳焉  
者語助而庾信謂廉依則失其義

徐彭年謬論

世傳徐彭年家範率多謬論開元錢一也謂明皇時  
有富民王元寶因命鑄錢司皆書其名遂有元寶字  
舉世皆以爲寶也其後又云通寶此錢背有指甲文  
者開元皇帝時鑄楊妃之爪甲也僕謂二說不然按  
開元通寶乃唐高祖武德中鑄所謂爪甲痕者乃文

德皇后非楊妃也其錢字文或循環爲開通元寶  
彭年既謂元寶字用王元寶名則是錢爲開通矣非  
開元也安可指爲開元皇帝時錢邪又豈有國家鑄  
錢而書王元寶之名乎彭年不知何所據而謬爲此  
說僕觀玉泉子載錢文有元寶名因呼爲王元寶疑  
徐誤引此

開元乾元二錢

僕嘗怪開元錢流傳至今四五百年而於諸錢之中  
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錢見於今者有二開元通  
寶與夫乾元重寶案食貨志開元通寶高祖時鑄徑



八分得輕重大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并  
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鐵右僕射葉寂  
一鐵高宗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玄宗亦鑄  
此錢京師藏皆偏天下而乾元重寶錢肅宗命第五  
琦鑄錢徑一寸每鑄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  
當十琦為相後命絳州鑄此錢徑一寸二分每鑄重  
二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以一當十乾元錢惟肅宗  
朝鑄而開元錢鑄於累朝所以至今尚多

事見於前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接不知其事先見於廉

頗莽母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於秦  
太后日暮塗遠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  
見於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  
見於范蠡飲醇酒弄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  
於信陵君敗軍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  
韓信不知范蠡以此語越人不知佞人為誰人知唐  
太宗以此斥宇文士及不知魏常以此語高歡此類  
至多姑舉其略案史記伍子胥傳前漢主父偃傳皆  
曰日暮途遠吾故倒行逆旅之於道也誤以苑字為  
旅字多於道二字史記主父偃傳作倒行暴施之

明妃事

明妃事前漢匈奴傳所載甚略但曰竟寧元年單于入朝願增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如此而已而西京雜記甚詳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當見乃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入朝求美入為閼氏於是上按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等應對舉止間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竟其事畫工毛延壽等皆棄市後漢匈奴傳載

此與記小異曰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愁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如雜記則是昭君因不賂畫工之故致元帝誤選已而行如後漢所說則是昭君因久不得見御故發憤自請而行二說既不同而後漢且不聞毛延壽之說樂府解題所說近西京雜記琴操所說近後漢匈奴傳然其間又自有不同琴操謂單于遣使朝賀帝宴之盡召

今種此讀古文之說  
采此語作讀經

後宮問誰能行者昭君盛飾請行如琴操所言則單  
于使者來朝非單于來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請行非  
因掖庭令求行也其相及如此此事前漢既略當以  
後漢為正其他紛紛不足深據

嵇康集

嵇康傳曰康善談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  
贊無衣樂論僕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嵇康集  
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康詩才三數首選  
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與呂長悌絕  
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

養生難答一篇四千餘言辯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  
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叔遠自然好學論一  
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玄遠率根於  
理讀之可想見當時之風致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  
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  
謂何

東道主等語

自左傳有倚鄒為東道主之言後漢光武謂耿弇鄧  
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謂成陽王曰昨得  
汝主簿為南道主人於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



之間獨未聞西道主之說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  
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  
洛陽主人也又有洛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  
傳後漢東道主人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抑揚人物

抑揚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  
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則曰其文  
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李  
陽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後風騷以來駢駢屈  
宋鞅捷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揚馬何罪而至鞅

捷哉斯可謂不著品藻人物矣

阿堵此君

今人稱錢爲阿堵蓋祖王衍之言也阿堵晉人方言  
猶言這个耳王衍當時指錢而爲是言非真以錢爲  
阿堵也今直稱錢爲阿堵不知阿堵果何物邪且顧  
長康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謝安曰明公何須壁  
間著阿堵輩殷中軍曰理應在阿堵上此皆言阿堵  
豈必錢邪此與王子猷以竹爲此君之意同袁迪詩  
曰竹君者是也



野客叢書卷第九

李陸娛老之趣

長洲王楙

士大夫晚年不問家事自適其適非其習中能擺脫  
世累未易及此僕讀陸賈李遷哲二傳深喜其得娛  
老之趣陸賈爲太中大夫而歸家好時出橐中裝分  
與五子令各生產賈常帶百金寶劍乘安車駟馬從  
歌鼓瑟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之  
費極則十日而更所處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  
中以往來適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涸女爲

NEW SERI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野客叢書卷第九

李陸娛老之趣

長洲王楙

士大夫晚年不問家事自適其適非其習中能擺脫  
世累未易及此僕讀陸賈李遷哲二傳深喜其得娛  
老之趣陸賈爲太中大夫而歸家好時出橐中裝分  
與五子令各生產賈常帶百金寶劍乘安車駟馬從  
歌鼓瑟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之  
費極則十日而更所處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  
中以往來適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涸女爲

NEW SERI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李遷哲爲刺史歸妻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  
緣漢十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  
童僕侍婢閨人守護遷哲每鳴茄導從往來其間縱  
酒歡醜盡平生之樂于孫參見或忘其名披籍以審  
之二公臨老能自享如此是非高見邪其有斷斷焉  
計較口腹疲精竭力爲子孫作活至老歿而不知休  
者人之賢愚相去幾何哉

魏舒無聊

人在世間不必慮餘粗足伏臘心下無事子孫同樂  
此政樂爾苟爲不然雖官尊年高何益於事香魏舒

位司徒年八十二官非不尊壽非不高然惟有一子  
一孫皆先道榮然獨處愁苦無聊天子於是下詔以  
安之曰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怛然爲之嗟悼  
思所以散愁養氣增滋味品物仍賜陽燧安車出入  
觀者或以散憂寵則寵矣樂安在哉僕謂當此之時  
不如一介之士無榮無辱優游蓬華之下仰事俯育  
團圓笑語和氣滿懷有足樂者理有不可致詰既與  
其貴又與其壽又何不與其後以慰其心豈非傳其  
翼者去其角乎天苟如是又何不裁其有餘補其不  
足哉今與其貴又與其壽而不與其後使其悲苦無

聊則所與貴與壽者無補其為樂又不如不與之為  
愈也不知天與其貴與壽者將榮之邪抑困之邪殆  
不可致詰也

賈逵傳誤

賈逵之傳云捐之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上疏言  
得失賈逵傳云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傳曾祖父光  
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扶風僕  
嘗考之誼仕文帝之初捐之仕元帝之初計文帝卽  
位至宣帝末年百三十餘年誼之後方至三世而賈  
逵傳謂文帝時之誼為九世祖而宣帝時之光為曾

祖自誼至光且七世而遼事四朝又何其太遠誼視  
捐之為三世孫視光為六世孫豈有三世孫仕元帝  
而六世孫仕宣帝之理疑傳之誤

元白韓柳

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為視白為甚慙世稱韓柳而韓  
之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嘗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  
同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稹為監察御史動皆守  
正及其召還次救水驛與中使抗略不少貶由是獲  
罪當是之時李絳崔羣之徒皆力言其枉是其所以  
與樂天同也使稹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



於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反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地子厚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之同爲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附此所以與退之異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之黨又何慙於退之也元稹附會小人遂得入相子厚附會小人反爲終身之累是稹做著子厚做不著且子厚一廢不起較其所圖執得執失善乎劉高尚曰君子處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古人避諱

古今書籍其間字文率多換易莫知所自往往出於

當時避諱而然僕不暇一一深考姑著大略於茲自可類推也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爲征月史記年表又曰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度曰端直厚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諱邦漢史凡言邦皆曰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謂野雞夜雉惠帝諱盈史記萬盈數作萬滿數文帝諱恆以恆山爲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微以微侯爲通侯制微爲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元帝諱爽以爽氏爲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以辦裝爲

辨嚴或者以爲稱人當曰辨嚴自稱曰辨裝不知辨嚴卽辨裝也。鳩帝諱隆以隆慮侯爲林慮侯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爲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爲杜度吳太子諱和以禾興爲嘉興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爲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爲保傅以京師爲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昭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昭爲韋繼愨帝諱業以建業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岱山岳爲山岱簡文節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晉人謂皮襄陽秋是也富春爲富陽斯春爲蕪陽齊太祖諱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

書明帝作福誤  
昭入心體應以不字

皆呼練爲紹隋祖諱忠凡言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書御史代之中慮爲次慮至唐又避太子諱忠亦以中書郎將爲旅賁郎將中舍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爲長樂廣陵但稱江都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爲武如武賁武丘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淵爲趙文深太宗諱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所謂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是也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王吉語而曰至理之



主才不代出者章懷太子避當時諱也武后諱照以  
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照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  
劉思照改曰思昭睿宗諱旦張仁亶改曰仁愿玄宗  
諱隆基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並去隆字君基太  
一民基太一竝作其字隆州爲閩中隆康爲普康隆  
愈爲崇龕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爲  
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署預爲署樂至本朝避英宗  
諱曙曰山樂簽署曰簽書德宗諱适改括州爲處州  
憲宗諱淳淳州更名蠻州韋純改名貫之韋淳改名  
處厚王純改名紹隆淳改名質柳淳改名濯嚴純改

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誥崔純亮改名仁範程純改  
名弘馮純改名約穆宗諱恒以恒山爲平山敬宗諱  
弘徐弘改名有功文宗諱昺宋綬會要作宋混鄭通  
避文宗舊諱通改名漸武宗諱炎賈炎改名萬宣帝  
諱忱常諱改名損穆諱改名仁格石晉高祖諱敬瑛  
拆敬氏爲文氏苟氏至漢而復姓敬本朝避真祖諱  
敬復改姓文或姓苟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  
后父諱華以華州爲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  
元忠寶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  
諱以憲祖字行後又避桓溫母諱更稱小字武生虞

茂避明穆后母諱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子書凡言長悉曰修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爲晉陵唐避憲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爲崇文館王館除會稽內史以犯祖諱會字以會稽爲鄒稽賈曾以父諱至中不肯拜中書舍人韋孝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柳公綽遷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漸爲太子少傅呂潛劾潛謂不避父名少唐劉溫叟以父諱無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父名晉齋不赴進士舉可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談曰趙同張孟談爲孟同范曄以父諱

白郭

太李翱祖父諱英金故爲文皆以金爲註錢王諱鏐以石榴爲金襖改劉氏爲金氏楊行密據揚州揚人呼靈爲靈補偽趙避石勳諱以羅勳爲閩香宋高祖父諱斌以武成王爲武明王以武成縣爲武義縣古人避諱似此甚多不可勝舉聞見錄謂德宗立議改梧州道虞士星應梧州分野遂改爲處州處州合上聲呼呼去聲非也容齋隨筆謂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改嚴州蓋取嚴陵灘之意子陵乃莊氏避明帝諱以莊爲嚴合爲莊州李祭酒涪謂晉諱昭改名昭案說文自有昭穆字以昭爲保蓋借音耳公之



論如此僕又觀韓退之諱辨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  
車轍之轍今史記天官書謂車遙此非諱車轍之轍  
乎前單謂馬遷史記不言諱今李斯傳言官者韓諱  
此非史記言諱乎又謂漢者無莊字今爰盎傳上益  
莊鄭當時傳鄭莊千里不繫襪絲非漢書言莊乎漢  
書注以景字代丙字如景科景令之類晉書與唐人  
文字皆然細素雜記亦莫曉所自僕考之蓋唐初為  
世祖諱耳

王易簡詩句

遜齋閒覽云詩人類以解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

貴為外物然雖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樞谷韋丹云相  
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趙諤云早晚粗酬  
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  
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  
來還自來是豈能忘情於軒冕邪僕謂人之官職要  
皆自有定分無固不可強求有亦不容固避士大夫  
一進一退貴乎順理非必以忘情軒冕之為高也觀  
三公詩頗以易簡之言為當理然不若曰青山得意  
且歸去官職有時還自來

餅粟糲絲

東坡曰淵明歸去來辭餅無儲粟使餅有儲粟亦無  
幾此翁只於餅中見粟歐公曰孟郊詩鬢邊雖有絲  
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幾何二公戲言之耳非真  
譏之也僕謂詩固言志然才人志士筆端造化抑揚  
高下不可以一律繩譬之水泉揚之可以滔天抑之  
不過涓涓於溝洫間爾文章亦猶是且如樂天詩句  
華多優游不迫至言窮苦無聊之狀則曰塵埃常滿  
腕鏡常少盈囊侍衣甚藍綰妻愁不出為樂天之窘  
豈至是邪則知詩人一時之言不可便以為信其託  
諷之意蓋亦有在正與宋玉大言小言賦之意同

禹錫平淮詩

隱居詩話曰人豈不自知及愛其文章乃更太謬劉  
禹錫稱平淮西詩云州中喔喔晨雞鳴燕樓鼓角聲  
和平以為盡李愬之美又曰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  
重見昇平年以為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句為何等  
語此隱居之言也僕謂詩人意到自有所喜禹錫之  
意隱居自不解耳豈可以目前之語疵之哉且如池  
塘生春草之句亦甚平易是人皆能道者靈運至謂  
有神助則靈運之意有非他人所能知也禹錫所謂  
州中喔喔晨雞鳴燕樓鼓角聲和平所以見李愬不

動風塵曉入蔡州擒捕虜如此始知元和十二載  
四海重見昇平年所以見憲宗當德宗姑息藩鎮之  
後能毅然削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僕嘗  
味之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隱居以為何等語是不  
思之過也

子美閣詩

西清詩話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閣詩  
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若此從王逸  
少語當卒以樂成豈復有悶邪僕謂西清詩話此言  
是未識老杜之趣耳平時見青山白水固自可樂然

當愁悶無聊之時青山白水但見其愁不見其樂豈  
可以常理觀哉老杜在蜀栖栖依人無聊之甚安得  
不以青山白水為悶邪曾子固謂以余之窮足以知  
人之窮僕因知子美之言為不妄也

景仰前修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為未當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晉  
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僕謂此  
謬自漢已然非始於魏晉也僕觀東漢劉愷傳曰今  
愷景仰前修注景慕也則知此謬其來尚矣近時名



公如東坡亦承此謬孫巨源作景疏樓東坡有詩曰  
不獨二疏爲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豈特俞濟老之  
謬而已

張長公

唐詩中多用張長公事如陳子昂詩曰世道不相容  
嗟嗟張長公此蓋言張釋之子耳釋之子名摯字長  
公隱而不仕見推於時據南史又有一張長公簡文  
帝聞文德省置學士以吳郡張長公與庾有吾充其  
選陳宣亦曰昔吳國張長公能酒年六十自言引滿  
大勝少年時是則有兩張長公矣長公者猶言長卿

長君耳前漢人諱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  
季長次幼少稱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  
長次幼等字爲次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  
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弘字穉卿兄昌字次卿計必  
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改世系表杜延年  
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  
二兄必字長公次公此理明甚張長公之名自陶淵  
明發之

髯奴事

魯直次炳之玉版紙詩韻曰王侯髯若綠坡竹注王

莫髯奴詞曰離離若綠波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按  
古文苑所載髯奴詞乃黃香所作非王褒也褒所著  
者僮約耳詩話曰潘十云炳之得此詩大以為憾炳  
之僕曾大父也上字諱伯下字諱虎仕至戶部郎家  
有畫像存為髯而肥魯直此筆藏於家有過庭集三  
十卷行於世舊有坡仙簡牘王會之拔老秦取之去  
今不知所在矣

詩句紀時

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霰劉禹錫  
曰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却回權德輿曰去  
時樓上清明夜月照樓前掬亂花今日成陰復成子  
可憐春盡未歸家皆紀時也此祖詩昔我往矣楊柳  
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方干詩曰去時初種  
庭前樹樹已勝粟人未歸

度曲二音

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贊  
注謂歌終更授其次引張平子西京賦度曲未終之  
語為證師古曰應說是也太各切僕觀西京賦復引  
元帝自度曲為證正如噴之失是不深考耳二著各  
有意義豈一律哉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音鐸如應



勳所注師古所音是也西京賦乃度次之度耳音杜  
宜元贊之意哉注但見元贊有此二字故引爲證而  
不知其意自別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此語却  
可以爲證而又在漢贊之先注者不知之近觀藝苑  
雜錄辨此二音頗與僕意合然亦不推原宋玉之語  
夫豈未之考乎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贊  
非也

三公官加公字

北朝多以三公官加公字爲除贈曰司空司徒公  
太尉公是也而贈之者尤多如高允之徒贈司空公

王衍之徒贈太尉公又如賀拔欽昔除司空公及靈  
贈太尉公之類不一示尊崇之義爾僕觀漢孔廟碑  
有曰吳雄爲司徒公趙戒爲司徒公知是之稱不爲  
無自矣

唯室青詞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是弟  
之親痛切肺腑無甚救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爲切當  
於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有曰親莫愛於弟兄別莫  
痛於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野客叢書卷第十

宣帝待霍氏

長洲王楙

陳右史君舉論宣帝在民間知霍光驕恣日久以其  
親握天子璽而帝之未欲決去是以陽辱之以權而  
陰伺其間不約以禮而汰其德以盈其罪此正與鄭  
莊公以京敵段之意同僕謂不然霍光何負於已而  
至是哉以是心而待舊恩恐宣帝不應如此之薄僕  
觀平日所以待遇光者無所不用其誠逮其死也所  
以送終所以存卹其後莫不備至亦足以見宣帝奉



野客叢書卷第十

宣帝待霍氏

長洲王楙

陳右史君舉論宣帝在民間知霍光驕恣日久以其  
親握天子璽而帝之未欲決去是以陽辱之以權而  
陰伺其間不約以禮而汰其德以盈其罪此正與鄭  
莊公以京敵段之意同僕謂不然霍光何負於己而  
至是哉以是心而待舊恩恐宣帝不應如此之薄僕  
觀平日所以待遇光者無所不用其誠逮其死也所  
以送終所以存卹其後莫不備至亦足以見宣帝奉





奉於光也。顯等見權不出，已出怨望之。言僭侈恣橫，凡百不臣之狀。視前有加帝明知之，而或往往請治帝一切，竄而不問，但不過奪其權而已。且楊韓趙蓋四君子，稍有過累，帝戮之，不卹。今霍氏禍穢惡盈，帝豈不能治之哉？顯獨隱忍不發者，是蓋念大將軍夙息之故，觀其詔曰：「迺者雲等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誅，冀其自新。今禹等云云，朕甚悼之。茲正見宣帝之本心，使顯等稍自改削。霍氏富貴將來，未艾，奈何！悖逆之節，愈益彰露，而不容掩，匿苟不明，正典刑天下。其誦帝何其勢不得不誅耳。是則帝誅。」

霍氏大出於不得已，豈故設筭以陷之哉？斯言過矣。

佛入中國

傳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此蓋論其顯然者，僕謂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



穿昆明池底得黑友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止於武帝

周侍郎詞意

蒼谿漁隱謂周侍郎詞浮萍破處蓼花簾影顛倒蓼花二字用杜少陵燈前細雨蓼花落全與出處意不相合又趙次公注杜少陵詩引劉翬蓼花初照日之語僕謂二說皆考究未至少陵蓼花落三字元有所自丘遲詩曰共取落蓼花何遜詩曰燕子戲還飛蓼

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語爾趙次公但是劉翬有此二字引以證杜詩漁隱但見杜詩有此二字引以證周詞不知劉翬之先已有蓼花落三字矣李白詩蓼花落酒中李暉亦有蓼花照月當對樓之語不但老杜也詳味扇用蓼花二字於理無礙漁隱謂與少陵出處不合殆膠於所見乎大抵詞人用事圓轉不在淡脫出處其紐合之工出於一時自然之趣又如周詞午妝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問知社日停鍼線探新燕寶釵落枕春夢遠簾影參差滿院非工於詞詎至是或謂眉間爲窗眼謂以粉指印着心耳此說



非無據然直作宮牆之眼亦似意遠蓋婦人妝麗以  
餘粉指印於宮牆之眼自有閒雅之態僕嘗至一卷  
合是宮壁間粉指無限詰其所以乃其主人嘗攜諸  
嬪抵此因思周詞意恐或然社日停鍼線張文昌句

生子錫賚

世說載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  
普天同慶臣無動焉僕家頗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  
卿有勳邪後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未  
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此正用世說事而李後主亦  
曰此事如何著卿有功故東坡洗兒詞謂深愧無功  
此事如何著得僕又用南唐史中語僕又觀北史有  
一事亦相類秦孝王妃生男隋文帝大喜頒賜羣官  
有差李文博曰今王妃生男於羣臣何事乃妄受賞  
此事亦然但其言差懸耳

晉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園子  
祭酒李涪所撰刊該云短啓出於晉宋兵革之際時  
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首  
云處罪是違令也僕觀書牘首云處罪自漢魏以來  
已多如此不但晉義之也恐非冒禁之故孔融繁欽



陳琳諸人書牋皆先言私罪然後云云晉宋以來如  
阮嗣宗謝玄暉任秀昇之徒亦然僕又觀墨客揮犀  
謂法帖中多弔喪問疾者蓋唐帝好晉人墨蹟弔喪  
問疾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陵無有存者惟弔喪  
問疾者以不祥故多在人間二說不同

漢碑引經語

漢人專門之學各習其師所傳經書不無異同然當  
時亦有假借用字所以與今文不同因觀漢碑中引  
經書語疏大略於此靈臺碑曰德被四表張公碑曰  
元亨利正蔣君碑曰遵五屏四劉修碑曰動乎儉中

鬼神富謙鄉黨遜避如也祝勝碑曰鄉黨遠避朝廷  
便使孔扈碑曰無偏無黨適王之素費氏碑曰導齊  
以禮有恥且格王君廟碑曰庶績咸喜張表碑曰時  
桓利貞范式碑曰徽柔懿恭明允篤恕薛君碑曰永  
矢不愆嚴發碑曰錫堅仰高此類甚多費鳳碑有曰  
泥而不滓洪氏謂此泥而不淄非假借別傳異也僕  
觀史記屈原傳有曰瞻然泥而不滓劉勰辨騷則曰  
瞻然涅而不緇知此語尚矣洪氏不引此夫豈未之  
考乎東漢如熊君碑隗囂傳亦皆有是語不特費鳳  
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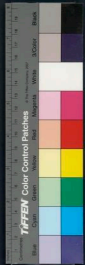
堂堂桑梓

今人稱母爲北堂堂蓋祖毛詩伯兮詩焉得諶草言  
樹之背接注諶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  
爲王前驅過時不及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諶草種於  
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堂初未嘗  
言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爲母事借謂北堂居幽陰  
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傳注之  
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與以鄉里爲桑  
梓之謬同詩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殘毀禹恭  
敬之意而視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爲

鄉里也然自東漢以來乃以桑梓爲鄉里用矣

韓信之幸

韓信始伐魏既整師而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  
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益爲疑兵陳  
船於臨晉而伏兵於夏陽以木罌渡軍而襲安邑虜  
魏王豹則周叔者信之素畏者也其才必在信上使  
魏用之爲將則信將望風而服尚安能行木罌渡軍  
之計乎惟魏不用周叔爲將故韓信得以僥倖以遂  
破魏之功也信繼伐趙廣武君者請奇兵以間道絕  
糧道勸成安君深溝高壘勿與韓信張耳戰且謂不



出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其料敵如是之審決非  
爲嘗試之謀也使成安君聽其計則信耳之頭特未  
可保當是之時信益發發乎敵兵旁次覘其計之用  
與否也有報成安君不用詐謀奇計而廣武君之說  
不行信於是欣然大喜方欲引兵而下委蛇曲折得  
使輕騎入趙壁立漢機以亂其軍斬成安君於泚水  
上是信破趙之功又僥倖於再勝矣信始歸漢平此  
二國最爲功大而皆幸人之不然豈非天邪其後以  
之取燕以之拔齊勢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資  
於降虜廣武君之策觀信解廣武君縛束向坐而師

事之悉心歸計以進取之間則知廣武君料敵制勝  
之謀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則周叔之  
不用於魏廣武君之策不行於趙而反行於信此信  
之所以戰勝攻取爲漢家之人傑也與

名字相訟

前輩有云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名字相訟不知何  
義僕謂此必慕其爲人如司馬相如慕蔣相如之爲  
人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公也前有  
司馬食其見戰國策後有趙食其見西漢想酈生輩  
慕司馬食其爲人故名食其其後趙食其亦必如此

人知食其之名自鄒審始不知鄒審前已有此名若  
又如前漢有金日磾後漢有馬日磾而晉又有段匹  
磾魏有于栗磾者

太上皇名

懶真子云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  
母媪無姓然唐宰相表敘劉氏所出云太公端字  
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漢高帝也高帝之父漢  
史不載其名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大笑僕謂太上  
皇名已先見後漢章帝紀注中不但唐書也章紀注  
謂名端一名執嘉與唐書所說微異而不注所自僕

考之蓋出於皇甫謐帝王世紀中不特此也如惠帝  
張后文帝薄后以至薄父之徒皆有名字而史記漢  
書本傳初未嘗聞也且太上皇之名母媪之姓不見  
漢書者史氏不載耳馬永卿謂風俗質略上皇無名  
母媪無姓此說失矣

文王之圓

後漢楊賜傳樂松曰文王之圓百里人以為小齊宣  
王五里人以為大章懷太子注孟子齊宣王問曰文  
王之圓方七十里寡人之圓方四十里此云百里五  
里與孟子不同僕觀世說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



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  
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於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  
耳揚雄亦曰文王之圖百里齊宣王之圖四十里是  
亦以文王之圖為百里文王之圖豈真百里邪章懷  
太子不深考耳

晉元帝

隋筆云秦始皇乃呂氏之子楚幽王乃黃氏之子所  
謂羸羊之先當不飲非類僕考晉元帝乃牛氏子非  
司馬氏也然西晉當懷愍之際國祚絕矣得元帝興  
於江左顧以續二百來年祚司馬氏相傳才五十餘  
年耳而牛氏相傳乃至一百四十餘年雖司馬之廟  
不飲非類然賴以延其國祚此天假牛氏之胎以祐  
晉室決非偶然也所以當時有牛馬之識云

青州從事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為青州從事謂何曰湘  
江野錄云昔青州從事善造酒故云僕考世說與此  
說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  
謂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高縣言好酒下  
賸而惡酒在榻上住也從事美官而督郵賤職故取  
以為論





橋玄佚事

後漢書云玄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云云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爲齊相考藝文碑云舉孝廉除郎中雒陽左尉云云解印綬去辟司徒掾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祈事廷尉郭良私與公書公封書以聞辟大將軍梁公舉府羌戎匪茹震驚隴漢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不動于戈揮鞭而定西域又值饑荒諸郡餓餒公開倉廩以救之主者以舊典宜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疲矣廩訖奏之詔嘉有汲黯憂民之心遂齊相皆傳所不載又傳謂光和六年

卒碑謂光和七年五月薨

夜雨對牀

人多以夜雨對牀爲兄弟事用如東坡與子由詩引此蓋祖韋蘇州示元真元常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之句也然韋又有詩贈令狐士曹曰秋簷滴瀝對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則是當時對牀夜雨不特兄弟爲然於朋友亦然異時白樂天招張司業詩云能來同宿否聽雨對牀眠此善用韋意不膠於兄弟也僕又觀鄭谷訪元秀上人詩曰且共高僧對榻眠愚圖昉上人詩曰每思聞淨話夜雨對繩牀夜雨對

牀施於僧亦不爲無自然則聽雨對牀不止一事今人但知爲兄弟事而莫知其他蓋此詩因東坡拈出故爾樂天非不拈出列章之意然已灰埃矣大抵人之文章不論是否得當代名賢揆拂雖輕亦重不然雖重亦輕韋詩固佳重以東坡引以爲用此其所以顯然著在耳目爲兄弟故事

員貢二書

員半千上書曰臣家貧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間陛下封神岳舉蒙英故鬻錢走京師云云此正祖貢禹之意貢禹上書嘗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資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履襦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賣田百畝以共車馬二書之意一同是皆有是實而爲是言非矯情飾詞也後世讀之純實之風可想而今人求外補其千譽以爲異嗚呼率天下爲僞之風甚多此特其一耳

千里萼羹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萼羹木下鹽豉或者謂千里未下皆地名萼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萼羹但未下鹽豉耳觀此語似非地名東坡詩曰



每憐蓴菜下墮鼓又曰未肯將墮下蓴菜坡意正協  
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鉅  
山詩曰一出修門道重嘗求下蓴觀二公所云是又  
以千里末下爲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僕  
嘗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  
產蓴菜甚佳計末下亦必地名細素雜記漁隱叢話  
皆引世說之言以謂末下當云未下而漁隱謂千里  
者湖名且引百陽雜俎酒食而亦有千里之蓴僕謂  
末下少見出處千里蓴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  
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非關魯衛梁太子啓曰吳

明妃琵琶事

愧千里之尊蜀慙七萃之賦吳均穆曰千里尊羹萬  
丈名胎千里之尊其見稱如此

傳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  
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石崇明君詞亦  
曰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昔公主  
嫁烏孫今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  
君亦必爾也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  
彈也今人盡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  
賦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魯直竹枝詞注引



傳玄序以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為明妃  
用蓋承前人誤僕謂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

漢田畝價

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  
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畝直一金  
按漢金一斤為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  
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為良  
田大家爭售至倍其直而邇年以來有司徇於姑息  
所在習頽為風舉向來膏腴之土損半直以求售往  
往莫敢鄉邇世態為之一變甚可歎也

石凍春

東坡云唐人名酒多以春名退之詩勸買瓶青春國  
史補注榮陽土窟春富平石凍春劍南燒春子美詩  
雲安麴米春僕觀鄭谷贈富平宰詩曰易博連宵醉  
千缸石凍春知富平石凍春信矣觀白樂天詩有青  
旗沽酒聽梨花之句注梳人其俗釀酒聽梨花時熟  
號為梨花春是又有梨花春之名李白詩甕中百斛  
金陵春劉夢得詩鸚鵡杯中若下春

並食天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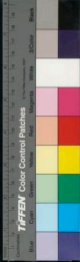
今歲首門神有書曰口食天倉觀頓長康所畫清夜



游西園圖梁朝諸王跋尾有云國上若干人並食天  
廚知此語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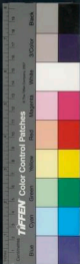
野客叢書卷第十

長沙洪碑古  
唐輔與中刻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野客叢書卷第十一

郭解劇孟

長洲

王楙

漢書郭解爲人靜悍師古注性沈靜而勇悍史記則曰爲人精悍非靜字也漢書又曰臧命作姦劉攻休乃鑄錢掘冢師古注臧命作姦劉攻者臧亡命之人劉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休乃鑄錢掘冢者不報仇劉劫則鑄錢發冢也然驗以史記之文則臧命作姦劉攻不休及鑄錢掘冢較之班史添一不字以乃字爲及字其文勢不同如此又漢書劇孟傳曰條侯爲



大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師古謂乘傳東將者  
乘傳車東出爲大將也史記則曰乘傳車將至河南  
乃知漢書誤以車字爲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  
將帥之將也

漢唐人再闢之章

唐人奏疏乞退休多數幾當退孔戣之章是其一者  
如司空圖三宜休李泌五不住之說僕嘗考之漢人  
乞退之章嘗有是體如王鳳上疏乞骸骨謂上曰除  
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  
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食之咎在於大臣非  
其人此臣三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  
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

師古注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爲階官此沿漢制  
金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拾  
芥青紫謂綬耳顏師古以青紫爲卿大夫之服漢卿  
大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僕觀揚雄解  
嘲紆青袍紫師古注曰青紫謂綬之色觀此語豈無  
見邪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  
蔡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金紫曰命服金紫綬之



飾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為謬也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元祿大夫既有金紫之號故以本光祿為銀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觀之嘗為此官而任避為光祿大夫范王晏乞一片金晏乃恭轉為金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米價貴賤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又相食令就食蜀漢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為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吳所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穀為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平倉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為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



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  
穀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城邊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  
石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  
賤而至於五錢貴而至於七八百緡無乃太懸絕乎

二公言時政

虞預陳時政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  
道路受迎者惟恐駘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恐吏卒之  
當少窮本極費謂之忠義者煩從簡呼爲薄俗范甯  
陳時政曰方鎮去官皆列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  
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糾彈其中或有清白

亦復不見穰吳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  
餽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仗良人牽引  
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祿豈  
應封外復置吏兵乎今送故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  
二公陳時政皆以送迎之費爲言想晉時之弊莫此  
爲甚觀甯所謂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  
資官廩布而力入私門有以見當時去官不卹州郡  
如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所費不啻而勢  
力之家私占軍仗不以爲非者其殆晉之流風乎

魏證廟通

初魏證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證謂曰汝何為離我兄弟衆懼證容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從證言必無今日之禍此語蓋祖崩通之故知爾初崩通教韓信云云信既伏誅上召通曰若教淮陰侯反乎通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策故自患如此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其事雖異其意則同是皆不以事敗而遂變前說要胸中有守而然異乎倉皇失措遽變前說者也是以於此反有以見知

壹關三老

廢太子適巫臺事與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壹關三老上書訟太子寃甚力謂充銜至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止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其言甚當上雖感悟而不為罷兵吏固益急太子度不得脫即自經繼而上知太子懼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寃謂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上大感悟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

其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爲丞相至壺關三老  
竟不聞尺寸之賞此甚與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謂曲  
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也壺關三老班史  
不著姓名苟悅漢紀謂令狐茂

古者金價

惠帝紀云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  
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  
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金錢也食  
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也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  
魚亦謂一金萬錢細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

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爲然自  
三代至晉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間金價一律如此今  
日之價視古又何倍蓰邪

少翁致神

抱朴子謂前漢書及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爲文成將  
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歿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僕考史  
記武帝本紀及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  
方術夜致王夫人貌又考漢書外戚傳少翁夜致李  
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  
朴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謬矣徐廣注封禪書謂外





感傳曰趙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觀爾容又以為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又曰李少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李少君

朝請

今呼朝請郎及奉朝請並作上聲僕考漢書朝請其說有二一說漢律諸侯奉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此合從去聲如實嬰不得朝請王陵竟不朝請之類是也師古注才姓反又一說奉朝請無定員本不為官位東京應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云是也

字人之官

古者字人之官甚重漢郎官出宰百里必其綿歷稍深望實稍重然後畀以是任非如今日限以改秩之制其權既輕其責甚重往往人以爲難且以後漢杜詩觀之詩始任郡功曹有公平稱辟大司馬府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還以狀聞世祖賜以棨戟復使河東竊賊賊徒拜成阜令且詩自功曹起三遷爲侍御史又兩持使節方爲縣令則其令不亦重哉



惟其望重所以人服權重不敢動搖是以一邑之治無難能者觀漢碑嚴訢凡七爲縣不以爲煩蓋以此也今人爲邑得一滿秩如釋重負雖有過人之材孰肯希於再試乎

正五九到官

隨筆云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祀之不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曉其義僕觀前漢張敞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是則知前漢之俗未

嘗忌五月也然張敞在山陽監護驕質其責甚難卒以無事其後徵爲膠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銜令五月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孤及集有爲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不忘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不避正五九處亦多

漢諸君末年

前漢諸君末年甚有異者文帝十六年改爲後元年其說出於新垣平之詐候日再中以爲吉祥故改元



以求延年之祚繼而詐覺而被誅矣景帝猶且因之  
景帝卽位元年至七年稱中元年又六年稱後元年  
至三年而終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  
爲後元而以二年終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  
謂之後則疑若有書乃不詳何邪自是之後不復建  
後元之號矣然宣元哀三帝末年抑有甚異者宣帝  
末年號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  
二月帝崩元帝末年號竟寧元年正月單于又來朝  
五月帝崩哀帝末年號元壽二年正月單于來朝六  
月帝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謂匈奴從上游來厭

借書一鷄

之故中國輒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曉也  
李正文資暇集曰借書集俗謂借一癡與二癡索三  
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  
借書一啖還書一噬後人生其詞至三四譌爲癡或  
曰癡甚無謂當作執僕觀廣韻注張孟押韻所載執  
字皆曰借書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選鄭侍郎通鑑  
詩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執然又觀魯直詩曰願  
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鷄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  
貧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鷄又曰去止書三篋歸

止酒一鴆曰慙無安世書三篋盡得揚雄酒一鴆乃  
作鴆夾之鴆近見漁隱後集亦引黃詩爲證與僕暗  
合

丁晉公治第

丁晉公治第楊景宗爲督役丁後籍沒而景宗貴顯  
乃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製美造妝奩  
器皿既而美拜官思公以爲妹婿向者器皿乃歸美  
家二事甚異僕謂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來無定  
安可強執在己者以爲我有哉豈獨物然雖天下亦  
莫不然曹氏爲漢平董卓董卓既平而受漢室者曹

氏也司馬氏爲魏抗吳蜀吳蜀既抗而受魏室者司  
馬氏也劉裕爲晉北伐然北方既定而受晉室者劉  
氏也天下事率多如此區區之勢豈足待哉觀楊襲  
二事甚與衛青娶平陽公主事同

班范議論

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設節守節必義至說公孫弘  
等如發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  
爭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何至是哉二公議  
論懸絕雖毀人亦然壞前漢之風俗者莫過乎孔光  
張禹晉人謂光禹之罪深於莽卓使范曄作光禹傳



則必直書其罪而誅之也固則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醜藉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其優游不迫如此以此見古人忠厚氣象

汲冢書

史記燕世家所載或曰為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史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天下謂為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此說甚背經旨前輩往往致疑戰國策亦有是語司馬貞注曰經傳無聞未知所由僕嘗考之其說出

於汲冢書汲冢書凡七十五篇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言大率與今經史相反如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國卜筮師春是造書之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筮妖怪相書也織書二篇論弋射法此類不一今崇文總目有汲冢周書十卷

蔡邕女賢

羊祜父衛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



生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承竟病歿其賢如此視古烈女何愧後漢蔡邕傳無聞列女傳但載邕女爲董祀妻者名瑛宇文姬喪亂中爲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無嗣遣使以金璧贖之瑛不能受節更爲生子謂之烈女可乎史失去取甚矣

古者糧給之數

古者糧給之數嘗考其大略周禮康人中歲人食月三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爲米一斛九斗二升三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

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是一人食米五升也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馬日麥二斗七升也匈奴傳曰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是一人日糒六升也後漢南蠻傳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晉顧瑛曰北方夷狄對岸外禦爲急兵食七升兩漢上下糧給之數所得大略如此僕又考之古斛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八升者當今二升一合六分所謂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升六合所謂人食米五升者當今一升三合有半



重三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僕謂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日重三此可據也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

喉唇喉吻

或者謂文選沈約碑獻替惟秦實掌喉唇尚書為喉舌而以為喉唇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不但約也如宋趙伯表曰無宜復司喉唇宋文帝自送王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唇宋孝武曲水

聯句臣偃曰喉唇唇職方思讓卷子野曰張吏部有喉唇之任宋志平南荆曲曰多選忠義士為喉唇喉唇事如此之多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志亦曰乃作喉唇當飲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僕又觀崔駰尚書箴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實司喉吻不但喉唇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愈啓曰崇禁臺喉吻之司首巖脚股肱之寄

王建襲杜意

王建詩曰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菜馬有粟此正杜子美肯訪沈花老翁無與奴白飯為青芻之意僕



考杜意又出於傅休奕盤中詩曰惜馬蹄歸不數羊  
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野客叢書卷第十二

鄉生事不同

長洲王楙

史記鄉生正傳與朱建傳尾所述鄉見高祖事不同  
太史公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豈非  
以此兩存之乎正傳所述與今班史一同曰鄉生聞  
沛公略地陳留其麾下騎士適里中子謂曰吾聞沛  
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  
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鄉生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  
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





考杜意又出於傅休奕盤中詩曰惜馬蹄歸不數羊  
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野客叢書卷第十二

鄉生事不同

長洲王楙

史記鄉生正傳與朱建傳尾所述鄉見高祖事不同  
太史公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豈非  
以此兩存之乎正傳所述與今班史一同曰鄉生聞  
沛公略地陳留其麾下騎士適里中子謂曰吾聞沛  
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  
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鄉生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  
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



儒冠來者輒溺之與人言當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  
鄆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為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  
召鄆生入謁見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長揖不拜  
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  
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相率攻秦何謂助秦  
攻諸侯乎鄆生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  
長者於是沛公輒洗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生因云云  
沛公喜賜食問計安出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不滿  
萬人欲徑入彊秦所謂探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  
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

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鄆生行沛公引兵隨之  
遂下陳留其正傳所言如此朱建傳尾則曰沛公引  
兵過陳留鄆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鄆食其竊  
聞沛公暴露將兵誅不義願得口書使事使者入通  
沛公方洗問何如入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  
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  
儒人鄆生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復  
入報曰客天下壯士自言高陽酒徒沛公蓬雪足延  
入見之生揖沛公曰足下曩衣露冠將兵討不義而  
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夫足下欲就天下

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度足下智勇  
不如吾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  
曰鄉者聞先生之密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  
間所以取天下者鄒生曰足下欲就大功不如止陳  
留陳留天下之衝兵之會地積粟數千萬石守壘甚  
堅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足下殺  
之而下陳留沛公從之於是鄒生夜見陳留令說之  
陳留令云云鄒生夜半斬陳留令報沛公遂下陳留  
其說又如此由前所說則沛公偁洗見鄒生由後所  
說則方洗見使者由前所說則謂陳留令不聽足下

舉兵攻之由後所說則謂臣為足下殺之其他語意  
詳略多不同故備錄之以資閱史者

史記簡略

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寬  
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後史之北  
地視畜數年遷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掾史  
莫知所為寬為言意掾史因使為奏奏成讀之皆服  
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  
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  
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

是鄉學以寬為恭識操以古法義欲疑獄甚重之漢書載寬事如此之詳史記但曰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恭識操以古法議欲疑大獄而受幸湯湯以為長者數舉之才此數句而已不見所謂在廷尉不署曹之說不見北地視畜數年之說不見還至府為湯作疑奏之說不見上疑奏即時賜可之說兒寬平生善處有此數事似此曲折皆不一見以至上問尚書問六輔無據封禪事漢書歷載而史記皆不書何其太略也以史記而考兒寬行事不幾泯沒乎大抵遷史失之略如丙魏琴傳皆然

漢獄吏不恤

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撫數事周勃下廷尉史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韓安國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奴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王嘉下獄獄吏稍侵辱之嘉謂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肯歟有餘責歟血而奴蕭望之不肯入獄仰天歎曰吾備位宰相老入獄牢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藥而奴夫以宰相大臣獄吏尚且不恤況其他乎是以路溫舒上書有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之吏



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之斂，是以斂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使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斂，捶楚之下，何求不獲？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秦異，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秦富之。成雖答錄聽之，猶以爲斂，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始爲一切。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慈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

敗法亂正，離觀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此，使人讀之不覺毛竦。想秦弊之存於當時者，莫此爲酷。觀勃等所云，益可驗矣。鍛鍊，周內文致其罪在漢，已然。况今日乎。

經怪二字

叢書平江鄉試有詞科入爲考官出策題用經怪二字，莫知所自。僕讀後漢蔡邕傳，晉程康書皆用此二字。又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經常也。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難以爲經。

披露暗天

今用披露暗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思逢樂廣能令雲霧塞駱賓王詩情披樂廣天是也往往謂此語初見於晉不知此語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曰文王政於渭水過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之識也灼然若舉雲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青天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曹植謝入觀表曰若披浮雲而曬白日

痛消二義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瘍疾春時有疔首疾鄭注疔酸痛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酒中之疾也疔首消中

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為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為證是以消中疔首為一義以至玉篇廣韻之類皆以疔為消病惟禮部韻疔字下注酸痛頭痛是為得之張孟押韻注酸痛頭痛又傷病雖明知二疾為不同是認二字為一體矣

公門有公

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曹植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處甚多李彪



曰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獨引  
一句者如梁武帝曰噫可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  
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是皆祖田文之語爾而續  
釋常談獨惟王訓王鎮惡二事以證將門有將相門  
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蔓植之所說也晉王沉  
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王延扣水

晉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掩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  
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踊出水上取  
以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鱉窮席而驅者雖黃

香蓋宗哲為倫輩僕謂不若易孟宗為王祥尤為切  
當為母而致冰鮮王氏有二人前有祥後有延

江淹儼古

遊齊聞覽云文選有江淹儼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  
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  
誤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  
盡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  
暮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  
深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  
孟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

祐贈高閑上人詩曰道心黃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  
詩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曰湯惠休詞豈易闢暮風吹  
斷碧落雲此等語皆以爲湯詩用惟韋蘇州贈皎上  
人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夫本意吳曾  
漫錄但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爲證豈止此邪

王介詩

王介出守湖州嘗有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  
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叔時猶合替閻羅俊兩  
句事見北史韓擒虎傳擒虎曰生爲上柱國叔爲閻  
羅王亦足矣夫子稱祝鮀之佞蓋美其有材耳謂衛

靈公不止者以有祝鮀等之故左氏傳亦謂祝鮀排  
難解紛賢者也介以諂媚者爲祝鮀是狂於流俗之  
見觀晉王沉爲豫州刺史下教曰達幽顯之賢去祝  
鮀之佞北史曰羣犬吠新客佞僮排疎賔望衛鮀祝  
鮀躬楚悼靈均知此說久矣不知佞有二義有才佞  
之佞有諂佞之佞

藥欄

李濟翁資暇集曰園庭中藥欄欄卽藥籬卽欄猶言  
圍援非花藥之欄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  
民漢書闡入宮禁率多作草下闡則藥欄尤分明也





有誤者以藤架蔬園作對僕謂此說固是然考漢宣帝紀弛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非藥字又觀古人詩如梁庚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塔轉藥欄唐李商隱曰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髮我王維曰藥欄花徑衙門裏又曰新作藥欄成杜子美曰乘興還來看藥欄許渾曰竹院晝看荀藥欄春賣花又曰欄圍紅藥盛張籍曰借宅常欣事藥欄多作花藥之欄用也近見若谿漁隱亦引藥爲證

如律令

資暇集曰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為如

飲酒之律令連去不得邊也一說謂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令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讀如柔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故曰如律令僕謂雷邊捷鬼之說出於近世雜書西漢未之聞也漢人謂如律令者戒其如律令之施行速耳宜知所謂捷鬼邪此語近於巫史不經之甚宋時有文書如千里驛行之語正漢人如律令之意也

開八表

以十年爲一奏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云年開第七



六經通義卷之三  
大  
秦屈指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  
八秦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開為第八  
秦蓋以十年為一秦爾近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  
廟堂有辭免恩例荀子曰昌運協千齡之會東朝開  
八秦之期又曰慶開開八秦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  
查改開為登字

古人引用經子語

古人有引用經子語不統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間  
亦有寄理處如范曄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學

約之弗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於禮讓為國於從政  
乎何有閻鑽曰孟軻云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  
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孟軻云衆人皆曰殺之未可  
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容  
之乃真於法此等語雖不無損益然不甚礙理如劉  
向曰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傲衆著曰舜禹相戒母  
若丹朱按今尚書此語乃禹戒舜非舜戒禹謂之相  
戒亦非如此等語似於當來之意未安也或者謂范  
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中脫一道  
字僕考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而禮記坊記則曰貧

而好樂富而好禮

誅全甲

漢書載霍去病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程兵蹙皋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史記載此大略相同但於短兵下無蹙皋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徐廣注誅全甲一作誅全甲此三字較之漢書所言甚失文理疑史記之文傳流之誤後人不考因其誤而為之注耳

稱翁姑為官家

吳人稱翁為官稱姑為家錢氏納土蓋嘗奏過謂其土俗方言觀范曄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為百歲阿家其母云云妻曰阿家莫憶袁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臥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為不誣也

男人傳粉

世說載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傳粉以湯餅試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傳粉也僕考魏略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則知晏嘗傳粉矣前漢佞幸傳籍孺閻孺傳脂粉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



在殯路人掩涕因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繫旋偃仰  
從容冶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  
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

二公待宦官

後漢中常侍張滂權傾天下避父歿歸葬潁川一郡  
舉至名士無往者避甚恥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後  
誅黨人避寔寔故多所全宥泰少游論謂當時士風  
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為貴也晉書斯言僕觀本  
朝張茂則雖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嘗請諸名公暇  
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某素不識

畫亦不喜茶伊川所謂正與太丘反經而合道者非  
有卓然之識烏能及此

臥雪二安

錄異傳載漢大雪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  
已歿令人除雪入戶見之僵臥於牀又先賢行狀載  
胡定寧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掃雪問定已絕  
殺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臥皆縣令來撫  
問元安袁安名字又相協安得不認為一事邪因思  
天下有一事關兩處者何可勝數如沈痾事前有約  
後有昭略望塵之滯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

余或山文集甲為  
潯陽公權對後文  
有此一語此意應  
作代王茂元權乃  
不誤

有皮後有谷致水鮮之王前有祥後有廷

灰釘事

劉鑑注李商隱樊南集有伐王元茂檄云喪貝躋陵  
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灰  
釘事前輩謂杜篤賊播康居灰琺奇椎鳴鑼釘鹿蠶  
商隱影象如此僕謂此二字出於南史陳高祖紀九  
錫策曰玉斧將揮金鉞且戒妖會震懼遮請灰釘商  
隱用此耳後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僕暗合

聯合古人句

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為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百鳥

之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為工近觀漫錄  
謂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為岸  
字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錄不言所以不知上句  
乃韓退之詩下句乃劉夢得詩韓曰翦翎送籠中使  
看百鳥翔劉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野客叢書卷第十三

解經惡字鑿

長洲王楙

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何敢歎歎本先字僕觀北史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爲歎矣曰子在回何敢歎乃知歎字劉原父謂尚書愚而恭恭疑奉字蓋愚而加恭則愈拘而不和矣豈濟其不及哉僕觀南史顧愿字子恭虞愿字士恭則知恭字蓋古也郭次象謂孟子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少當讀如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



野客叢書卷第十三

解經惡字鑿

長洲王楙

韓退之謂論語子在回何敢歎歎本先字僕觀北史李虎拜迎魏帝帝曰朕以卿爲歎矣曰子在回何敢歎乃知歎字劉原父謂尚書愚而恭恭疑奉字蓋愚而加恭則愈拘而不和矣豈濟其不及哉僕觀南史顧愿字子恭虞愿字士恭則知恭字蓋古也郭次象謂孟子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少當讀如多少之少謂人既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少艾艾言息



也如考艾之艾此說亦佳然觀雜錄疎長劄兮論幼  
艾戰國策不以予工乃與幼艾注引孟子慕少艾之  
語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幼艾美女也又知  
以少艾為幼美自古已然矣後世解經有極佳處然  
觀史傳所引又往往不然似此甚多不可殫舉僕舊  
從老先生授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  
如丘之好學也已謂孔子每事謙遜不應自謂人不  
如我好學只移焉字下一點於焉字上以焉字作啞  
字讀文意更別然觀北史引此語則曰如丘者焉因  
知後學之解聖經正不必用意過當為穿鑿之說無

特於聖人經旨斯可矣

晉王氏數派

晉王氏最盛然數派非一族也僕不暇盡數姑擇其  
顯然者疏之渾濟坦之濛脩之屬皆太原之裔後漢  
隱士霸之後也祥覽敦導義獻之流皆瑯琊之裔前  
漢御史大夫吉之後也渾戎衍澄亦瑯琊裔祥覽別  
派也蕭恂度愷蘭陵人後漢良之後也儀陽城人魏  
脩之後也潘彝矩暢弘農人晉王氏無慮十餘派惟  
瑯琊之派最盛王導之孫珣珣謚穆十三子仕宋大  
顯而慶流著衍至隋及唐有琳者仕則天時有驥有





博者亦相繼為時顯人皆導之適派也見於史傳者  
班班可考善平李翰作鳳閣王侍郎傳論贊序曰太  
子晉之後有錯為魏將翦為秦將自秦至漢有吉有  
駁自漢至晉有祥有覽其正緒也則悅洽珣珉其旁  
支也則渾戎衍經此說正得其源流樸矣緒出自太  
原自晉避地徙於閩中按家譜十世祖諱榮仕唐為  
水部郎中見閩川名士傳七世祖諱仁價閩王審知  
辟為大理評事不就避於剝頭鄉里服其節義至今  
稱剝頭王家焉

二書一意

韓退之上于襄陽書曰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  
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士之能垂休  
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  
之後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  
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遇焉豈  
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與何其相須之殷而  
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蹈其上上  
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才多戚戚之窮盛位  
無赫赫之光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  
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

此言久矣未嘗敢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云云皇甫湜上江西李大夫書曰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身苦心死死皇皇出其家耐其親甘窮餓而樂離別者豈有欲事歲篤守道而求知也有位之人所以休聲茂功鏘光保大不絕勳而窮名者亦無異術焉樂育材而得人也人無所知雖賢如仲尼窮矣而道屯況其下者乎未得其人雖聖如唐堯水不抑而凶未去況其下者乎故上之於人下之求知相須若此之急而相得若此之難者何也蓋以在位者居高而聽深在下者行卑而跡賤其事勢不同出處相懸

故也況乎上之人負其位不肯求下之人負其才不肯屈此其所以相須若此之急相得若此之難也慢自學聖人之道誦之於口銘之於心徒恨今之人待士之分以虛華而今之士望人之分以豪末上下相敲波流相翻是以役役栖栖猶鬱鬱而無語竊以閣下以周召之才云云二書皆用此意

陳遵投轄

大抵觀史當逆其意不可泥其文如陳遵傳云遵每大飲酒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如傳所云則遵閉門投轄率以為常何其



不近人情如此每閉門不放客出可也何至每以其  
輅投井中邪蓋投輅事一時偶然耳非謂其常如是  
也遵問嘗因醉中留客不佳遂取客車輅投於井中  
史家紀此一事以見遵平時好留客如此後人不考  
其意遂謂常取人車輅投井中如李方叔詩可笑陳  
孟公好客常投輅何不曉事如此

阿買

晉宋人多稱阿如云阿戎河連之類或者謂此語起  
於曹操稱阿瞞僕謂不然觀漢武帝呼陳后爲阿嬌  
知此語尚矣設謂此婦人之稱則間以男子者如漢

敬疏碑陰有阿奉阿買阿興等名韓退之詩阿買不  
識字知阿買之語有自

士君子立論之難

甚哉士君子立論之難也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  
以仁義者周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以秦之  
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僕謂漢取  
天下雖不無詐力何嘗不以仁義漢守天下雖不無  
仁義何嘗不以詐力宣帝嘗曰我家自有制度本以  
霸王道雜之此語甚當似不若曰雜秦周之所以取  
者取之雜秦周之所以守者守之者漢也溫公曰才

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僕謂聖人道化之妙應變無方者也豈可以才德論邪才德兼全固雖天然資稟甚高者能之然在聖人似不當以是論何者要有所苟也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斯可謂善論聖人矣僕晚進寡陋不足以窺前輩藩籬之萬一鄙見如此未知是否

美事不兩全

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

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為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白樂天棄冠冕而歸鍛煉丹竈未成除書已到世事相妨每每如此蒼造化之工不容兼取既欲為官又欲為仙安有是理邪

夷亭之識

僕自幼嘗聞鄉中長老言潮至夷亭出狀元不曉所謂已亥庚子連歲大旱鹹鹵之水果至崑山境上所謂夷亭末地是時黃由魁天下次舉鄉中又籍籍言潮水至夷亭未以為信也甲辰歲衙涇又魁天下蘇



之爲州自本朝開國以來未有占大魁者而連舉預  
焉甚爲鄉中偉觀僕嘗作荅賀衛魁一聯有曰謂夷  
亭兩見潮水君其應吉讖而登大魁而始蘇連出異  
人我欲作雅歌而紀盛事茲實錄也

書詞輕重

無垢先生爲郎曹日唯室先生通書則曰子部郎中  
老兄及入西清書詞之禮頓加稱官而不稱字門人  
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爲天子從臣不比向來當還  
其禮豈以故舊之私廢之時人以爲識體僕伯祖公  
達與許右丞少伊有筆研之舊泊許入政府伯祖猶

爲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俱以字稱或謂伯祖許公隆  
貴毋稱其字伯祖曰不然故舊之義安可以窮達異  
之哉然伯祖字之而許亦不以爲嫌人嘉伯祖之不  
屈服許公之有量

新莽威斗

避著錄載韓王汝家有王莽銅料狀如勺以今尺度  
之長一尺三寸其柄有銘曰大官乘輿十練銅料重  
三斤九兩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  
史臣閻掾臣岑掌旁參臣弘令臣朔弟二十六料食  
器其文如此又觀隸釋載新莽候鈕銘候鈕重五十



來斤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古工二晦造耆夫放  
守史凡掾太守左丞守令嘉掌共上大夫謂二省其  
文意亦如此二銘甚相類侯考新莽傳建國八年改  
天鳳天鳳六年改地皇莽自以土行故以戊子代甲  
子爲六旬之首冠用戊子爲元日是以每年有上戊  
之文又案天鳳四年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  
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  
兵既畢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其用如此  
後勅孔仁亦曰右扶威節左及威斗王汝家所藏銅  
料正此物也觀制度亦相似第尺寸差殊耳前後所

製固自不同又觀南史有人開玄武湖於古冢上得  
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  
莽三公亡者賜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時三公居江  
左者惟強邯必邪之墓俄啓冢又得一斗復有石銘  
大司徒覽邯之墓人皆服其博識又知當時威斗有  
以賜大臣者如此侯鑑無所考據然不觀侯鑑銘無  
以驗銅料爲真新始物也侯鑑銘云重五十來斤末  
字上加一點是泰字古人七字有如此借用者因知  
北齊文宣以七爲泰而誅弟上黨王渙其指亦有自

漢人居喪

漢人居喪率多以日易月罕有終三年之制者其制  
自文帝始文帝遺詔令臣子勿久喪已葬則除自後  
因而弗改習以成俗故程方進為相後母終既葬三  
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  
制然當時亦知終三年喪為盡禮如原涉行父喪三  
年顯名天下河間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  
宗室儀表薛宣後母死其弟脩去官持三年喪而宣  
不然遂以不孝免又漢碑中有居喪二交非五五者  
則以為美談如李翊曹鳳之徒以為至孝銘為考憂  
澤錦公義卓休其見推往往如此則知當時丁父母

憂持三年喪者鮮矣不特不能持三年喪且居憂而  
還除者有之如魯峻居母憂自乞拜議郎是也漢人  
居喪大率可見奪情廢禮往往行之而安其薄甚矣  
然又有過於厚者如高陽令楊著遭從兄憂而去官  
度尚遭從父憂而解秩又有為其師服斬喪三年而  
不釋者禮之過不及如此

漢人下語

鄒陽曰高皇帝收斂民之倦谷永曰陛下當盛壯之  
隆太史公年表楊惲皆曰當盛漢之隆班固曰高帝  
行寬仁之厚杜延年曰晉獻被納謗之譴申生蒙無



罪之辜杖乘曰馬方駮鼓而驚東方朔曰賜清燕之  
閒漢人文章有如此下語者似覺意疊要不害於理  
近時有直學士院制誥中用龍光之寵之語而上不  
喜以謂意重惜當時無以此言奏之客有言上語者  
躊躇久之謂寵字難改僕謂求便於時作龍光之暹  
爲穩帖也僕又考之龍光二字六經中別無出處惟  
詩有之據詩爲龍乃寵字借寵爲龍耳然漢人碑刻  
以龍光對言鶴鳴是又以爲龍鳳之龍矣

弟姪獻言

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人視姪以父道曰叔父曰大人

而事叔亦以子禮叔姪之分與父子同是以後世贈  
言不敢施於叔父者正懼其僭也僕謂古人叔姪之  
分雖有閒而事有可告則不可得而隱古人叔姪之  
閒自有相與之至情初不以尊卑爲閒者僕觀爰盎  
爲吳相臨行辭其兄子種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  
多姦今君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劍刺君矣南  
方卑溼君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如此則幸得  
脫觀此數語斷斷乎治吳之藥石也種爲此言不以  
爲嫌盎受其說不以爲罪盎用種計迄善於吳此正  
姪規叔之一例也唐人如沈亞之歐陽詹權德輿之





徒皆有送叔序豈非祖此意乎為城府君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此又弟獻言之一例也如柳子厚等亦有送兄序

游士持書干謁

今游士持朝士書走江淮謁州郡往往視書之輕重而次第之此風其來尚矣僕觀沈亞之集有與路郵州一書其間言其自某方來以其執事書視書為之輕重書多者館舍字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辨智過人猶以為狂即與偶然之輩微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且是謁閣

下者不獨盡窮餓求粟帛者亦有抱其才智求職否於閣下今一貫以禮而以書不書為輕重竊恐天下之士其來閣下門者皆爭齎書為禮受閣下之惠而皆曰某官之書而禮我何有愧於閣下不惟不愧且將憤怨閣下勞費以無益觀亞之所言可以見當時游謁之士

王勃等語

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為工僕親驗賀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庭將玉露俱清柳絮與荷細漸歌曰



縑衣將素履同歸廡廡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  
當時文人皆爲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  
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註  
落歐公集古錄載德州長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  
等語不一僕因觀文選及晉宋間集如劉孝標王仲  
寶陸士衡任彦升沈休文江文通之流往往多有此  
語信知唐人句格皆有自也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  
環流紅日共長安俱遠陳子昂曰殘霞將落日交暉  
遠樹與孤煙共色曰新文與舊讀俱惟林壑共煙霞  
對賞

二史下卽字

班馬二史下卽字曰所治卽上意所欲舉子監吏深  
刻者卽上意所欲釋子監吏輕平者卽豪必舞文巧  
詆卽下戶羸弱雖文致法往往釋之曰其在朝君語  
及之卽危言不及之卽危行曰國有道卽順命無道  
卽衝命曰今單于卽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卽不能龜  
南面而臣於漢曰言無男卽喜言漢廷治有男卽怒  
曰溫舒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視之如奴曰今能入關  
破秦甚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曰卽有緩急真  
可將兵曰卽無事當窮究曰漢卽來我卽殺曰卽上

云云大王卽有周召之名似此言甚多卽之爲言就  
也亦當時史文之語助耳

大人

今人呼大人爲泰山或者謂泰山有大人峯故云據  
雜俎載唐明皇東封以張說爲封禪使及已三公以  
下皆轉一品說以堦鄭鑑宮九品因說遷五品玄宗  
怪而問之鎰不能對貴希綽對曰泰山之力也與前  
說不同後山遂外員詩丈人東南英注謂丈人字俗  
以爲婦翁之稱然字則遠矣其言雖如此而不考所  
自僕觀三國志張松之注獻帝舅車騎將軍董句下

謂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按張松之宋元嘉時人  
呼婦翁爲丈人已見此時

晉官品占田

晉平吳之後制官品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  
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  
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  
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降其親  
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國朝近制官品限田多寡  
之格其與晉同而較之舊制已減半矣

野客叢書卷第十四

王珪母妻識見

長洲王楙

新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聞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珪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顏矜寂家人散後入怪蒼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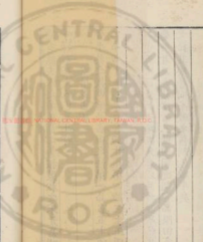


野客叢書卷第十四

王珪母妻識見

長洲王楙

新唐書載王珪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聞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杜子美送重表姪王珪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其帶俄頰羞顏矜寂家人散後入怪蒼髮



空吁嗟爲之久自陳剪髮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  
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  
年劉翬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  
合龍虎一於乳願使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  
坐真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殿台斗夫人常肩  
輿上殿稱禹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  
叔威事傳不朽杜詩所載如是之詳觀詩言房杜來  
沽酒留飲之意似與傳文同然此是珪妻杜氏非關  
母李氏事前輩往往疑之終莫能辨或以爲傳誤僕  
謂觀者正不必深泥要當兼考於理爲得傳言母李

而詩言妻杜有以知婦姑皆賢其高譏遠見甚非常  
人所能及者母見房杜則謂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妻見太宗則謂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其事甚異  
詩傳互相發明皆可爲據也趙次公曰劉翬十八九  
謂太宗又曰有劉翬公傳僕謂引劉翬公傳誤矣此  
非太宗乃李靖所過之人張三郎者所謂劉翬公者  
亦偉人見隋室不靖亦欲規圖基業太宗旣出見其  
英武爲不可及於是過海自立爲扶餘國王其事甚  
明見太平廣記此事甚與陳希夷返華陰山意同

賈島事衆說不同



新唐書載賈島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  
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難愈憐之因教其為  
文遂去浮屠舉進士嘗其苦吟雖值公卿貴人皆不  
之覺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詰之久乃得釋累舉  
不中第文宗時坐科訪貶長江簿唐遺史載賈島初  
赴舉在京一日在驢上得句云云引手作推敲之勢  
時韓退之為京兆尹車騎方出島不覺行至第三節  
左右撥至尹前島具道所得詩句退之遂詰歸為  
布衣交後累舉不第乃為僧號無本居法乾寺一日  
宣宗微行至寺聞鐘樓上有吟聲遂登樓於島案上

取詩兼覽之島據臂奉之曰郎君何會此邪宣宗既  
去島知魚謝罪乃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晉州司倉卒  
故程錡以詩悼之有騎驢衝大尹奪卷許宣宗之句  
撫言又載賈島太和中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  
風正厲黃葉可埒島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  
得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栢楚節被繫一夕  
釋之又嘗遇武宗於定水精舍島尤肆慢武宗訝之  
初曰今與一官校長江簿至晉州司倉卒三者所載  
異同如此新書謂先為浮屠後舉進士遺史謂後因  
不第乃為僧得僧殿月下門之句衝京尹韓退之節

據言謂聯落葉滿長安之句銜京尹劉栢楚節新書  
謂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簿遺史謂奉詩卷忤宣宗  
除長江簿據言又謂肆慢武宗云云其紛紛之論不  
同如是不可曉僕觀集中載大中八年賜島爲長江  
簿墨制九十四字若是則島出任於宣宗之時似合  
遺史之說矣考繇錄所撰墓志則曰羅燕謗責授長  
江簿三年秩滿遷晉州司倉會昌癸亥歲終於郡官  
舍歿未浹旬又轉當州司戶於我何有此正與傳文  
所載同要當以此爲正島必於武宗之世不應至宣  
宗之時方任墨制疑後人所健以附會遺史之說不

然則太和誤爲大中亦未可知

文帝輕信

文帝雖天資仁厚然失於輕信賞罰之命往往出於  
一時而不加審細所以當時之人卒能救止不至麗  
於有過之地季布爲河東守人或言其賢則召以爲  
御史大夫又或言其使酒則罷歸故鄣賈誼通諸家  
之書廷尉言其能則召以爲博士絳灌言其擅權則  
棄之長沙周勃以大臣之重或者言其反則下廷尉  
太后言其不反則赦出之太倉今或者言其過遽下  
腐刑縱繫言妾父廉平則怒之孟舒魏尚守雲中皆





有能稱稍有所聞則下吏削爵一閑田叔馮唐之言  
遂復其故職至於以口鈍而貴上林尉以辯給而遷  
奮夫以犯彈而欲致其死以盜環而欲致之族是皆  
出於一時之喜怒而賴張廷尉之救止也文帝輕於  
實刑往往如此正自其輕信之過向非有以救之能  
無損於文帝之仁乎

漢人多引逸經

漢人多引逸經之詞漢武元朔詔曰允變復貫知言  
之選元鼎詔曰詩云四牡翼翼臣征不服楊終曰詩  
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張衡曰立功立事武昭德音  
注逸詩曰祈招之惜惜武昭德音引逸詩者如此最  
錯贊書曰毋為權首將受其咎王商傳周書曰以左  
道事君者誅師古注逸書之詞蕭何傳周書曰天子  
不取反受其咎律歷志書曰先其算命蕭望之傳書  
曰或狄荒服陳湯傳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主  
父偃傳周書曰安危在出今存止在所用師古注此  
周書者本尚書之餘引逸書者如此

取亭館名

東坡見人讀晉書問其間得幾亭名范石湖亦嘗與  
立之伯父言凡亭館名須於前代文籍中取本朝文



籍要未爲古似不宜取僕謂借如本朝歐公荆公蘇  
黃諸公以其名重就其詩句取之猶未爲過近時稍  
有詩聲遂採以爲高勝甚無謂也大抵名不可過實  
與其浮誇不若少貶以溫公學術而固曰獨樂堂曰  
讀書初未嘗誇耀今人率求美名以飾其處不顧已  
之所安如懸車扁曰見一是也時人好誇不止一端  
如名寵婢如書挑符皆然挑符書惟天佑于一德八  
荒聞奇域此等語不知常人何以當之僕叔祖嘗以  
桃符丐唯室先生書先生書曰但願兒孫勤筆墨不  
妨老子自婆娑此語甚得體

金條脫事

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  
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宣宗令以甲科處之  
爲今狐狗所阻除方域尉詢嘗問其事於飛卿曰出  
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  
甚怒後飛卿詩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  
謂南華真經無玉條脫事不知當時何所據也僕謂  
真語玉條脫事正在第一篇中謂華陽第一篇可也  
豈南華第二篇邪然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  
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



南華第二篇之句得非別詩乎此事數處所載率有異同盧氏新記又曰唐文宗一日問宰相古詩輕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相未對上曰卽今之脫朝安妃有金條脫是臂飾也北夢瑣言又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溫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實爲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泄而遽告於人由是疎之溫亦有言中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宣宗微行遇於逆旅溫不識帝詰之曰公非長史乎曰非也譚爲方城尉流落至茲撫言又謂庭筠與執政有惡奏其攪擾場屋

豈爲方城尉說者不一如此

杜荀鶴隱隱詩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隱爲多杜荀鶴詩如曰愁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口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灰前開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行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隱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



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  
迷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  
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  
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令人多引  
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古文尚書

遷齊開覺曰春秋襄公六年楚殺令尹子辛君子謂  
楚其王於是乎不剛因舉虞書成允成功爲證又哀  
公十八年巴人伐莒傳引官古惟先蔽志昆命于元  
龜此皆大禹謨之文杜預注曰逸書也是未嘗讀古

文尚書耳僕謂當是之時古文尚書未出而預之所  
引非今之本是以不同如國語引秦誓曰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韋昭注皆  
曰今書無此文其散亡乎又引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民可近不可下如  
此等語甚多韋昭皆注以爲逸書按今尚書數處本  
文具存初未嘗散失也非特國語爲然又如禮記引  
君陳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秦誓予克受惟朕文考  
無罪鄭氏注亦以爲無此文不知此文元在杜預之  
見正與韋昭鄭玄同皆以本文爲逸詞非不讀古文



尚書蓋古文尚書未行於時故爾且預所見不獨是也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慎始敬終終以不困卑陶邁種德念茲在茲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如此等語預皆注為違書又如穆叔舉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預注謂今尚書無此文諸儒疑之按諸語具存今尚書中聖有謨訓作聖有謨勳注謂聖哲有謀功者此一字與今不同

金巨羅

覆鉢曰東坡詩歸來筍簾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巨羅  
蘇址史祖瑛盜神武金巨羅蓋酒器也韓子春詩亦

曰勸我春風金巨羅僕謂金巨羅入詩中用已見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巨羅為酒器然觀祖瑛盜金巨羅置罍上罍上豈可以置酒器乎黃朝英亦有是疑

奚斯頌魯

顏師古作正俗引魯頌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廟而王延壽靈光殿賦不當云奚斯頌僖此說是矣不知其夫不自延壽始自班固始也觀兩都賦序曰臯陶歌虞奚斯頌魯知此語舊矣案魯頌子夏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



史克作頌閔宮辛章曰新廟奕奕矣斯所作毛萇注曰大夫公子矣斯者是廟也鄭箋曰矣斯者教護屬功深章程也知史克作頌矣斯作廟矣班固乃以魯頌為矣斯所作豈非誤邪賈氏羣經音辨謂班氏將見前世傳詩學者或有異說與僕觀李善文選注曰韓詩魯頌新廟奕奕矣斯所作薛君曰矣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矣斯所作乃知此語有自宋鮑昭河清頌亦曰藻被歌頌則矣斯之徒

衆口鑠金

屈原九章曰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補引鄒陽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之語在後豈應引證不知在楚人之前嘗有此語矣觀鄧析子曰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鄧析春秋魯定公時人鄧謂古人有言則此語又見於鄧之先矣補引漢人語是未見鄧析子書耳且在鄒陽之前張儀亦嘗有此語其後李善注文選鄒陽語引國語伶州鳩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要未為廣論衡曰衆口鑠金者在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

櫻桃無香

漁隱曰退之櫻桃詩曰香隨翠麓擎初重色映銀盤  
滿未停櫻桃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僕謂凡麗於  
土而被雨露之發育者皆有香香者氣也謂草無香  
則曰風吹花草香謂竹無香則曰風吹細細香豈可  
謂櫻桃無香哉漁隱不參物理但謂芬馥者為香而  
不知物之觸於鼻者非香而何

天開圖畫記

朝應期作興州天開圖畫樓記曰公試為我燭首而  
望江都宅其東牙橋錦繡還有隋煬帝之遺蹟可鑿  
乎瓜步控其西余戈鐵馬還有魏太武遺師之故道

韻字德綱之族  
德字世姓此字為族

可鑿乎南則建業孫仲謀拔刀斫嘗之志今尚可激  
乎北則臨淮南齊雲抽矢射浮屠之恨今尚可憤乎  
此意出於汪秀章京口月觀記米南宮壯觀亭記月  
觀記曰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鷓夷子皮  
之所從進也其西曰瓜步魏太武之所嘗至也若其  
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  
豫州之所擊節而誓也壯觀亭記曰嘗試與客指天  
末之疊嶽望林表之平陸曰此吳蜀之所爭也此六  
朝之所都也此曹孟德劉玄德之所推敗奔北而陸  
遜周瑜之所得志而長驅也此梁武之所不能有而



侯景之所陸梁而唯時也此孫皓陳叔寶窮侈極麗  
惟日不足而今日之荒墟也漁隱謂東坡超然臺記  
其略云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  
隱君子乎其東則廬山泰入盧敖之所從遊也西望  
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遺烈猶有存者  
其俯難永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此語  
本祖習鑿齒書意其後月觀記等從而效之習書曰  
吾來襄陽從北門入西望陸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  
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城存鄧老之高南春城邑懷  
羊公之風

端午

容齋隨筆曰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張說上  
大行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唐類  
表有宋璟請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  
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僕觀續世  
說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為銀餅高  
八尺以獻是亦有端午之說

承雅字

今史文用承雅字合考準說者謂國寇公當國人避  
其諱遂去十字只書雅侯考魏晉石本史文多書此



承唯字又觀秦漢間書與夫隸刻平準多作唯知此體古矣千祿書廣韻注謂唯俗準字既古有是體不可謂俗書要皆通用石林燕語言京師舊有平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爲相以其父名準改爲平貨務僕謂平準字自古以來更筆不一觀宋書平準令避順帝諱改曰準署其他言準字處所避可知

徐祈詩

西清詩話徐祈作詩有唐人風氣有詩曰劔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闌千年來是事消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僕記得一雜說謂一婦人能詩舉其一絕

徐末聯云年來萬事入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語工於



野客叢書卷第十五

富公奉使語

長洲王楸

漫錄曰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北虜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說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予按唐鄭元璵謂諷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皆入將士在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資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諷利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野客叢書卷第十五

富公奉使語

長洲王楸

漫錄曰東坡撰富鄭公神道碑載公奉使語曰北虜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說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予按唐鄭元璵謂諷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皆入將士在可汗一無所得不如和好國家必有重資幣帛皆入可汗坐受利益諷利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納其言乃知鄭公之言出於元璿僕謂東坡固嘗言  
之矣鄭公此言正祖嚴安論狗西南夷之議漫錄未  
之聞邪自嚴安爲是說後三國志陸抗亦嘗用此意  
諫吳主矣時師旅仍動百姓疲敝抗疏曰諸將狗名  
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我已大病  
矣今爭帝王之資昧千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  
家之良策也元璿又祖其意晉顧雍所言亦是此意  
非特抗也

道遠谿愚谿

王建道遠谿亭詩曰道遠公在此徘徊帝改谿名起

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賢歸來稀疎野樹  
人移折零落蕉花雨打開無主青山何所直責供官  
稅不如交劉禹錫傷愚谿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  
僧來告曰愚谿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爲七言以  
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  
門通德勝殘陽寂寞出樵車僕觀二詩深有感焉當  
道遠公隆盛之日太官載酒奉常抱樂鑾與翟禕增  
賁來谷見誇於諸公者不一韋公去此才數世耳向  
者道遠之地至於賁供官稅不如交當子厚無恙之  
日所游愚谿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



陽寂寞出樵車是何墮廢一至於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爲計有不可得李衡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爲洛陽大族有力者取去嗚呼茲豈告戒所及哉

握髮等事

今言吐哺握髮必歸之周公如李瀚棠求所戒是也不知先此大禹蒼宮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握髮矣事見淮南子今言持竿前經不知兩之流麥必得高鳳不知先此朱買臣蓋嘗孜孜修學不覺雨之漂菜矣事見鄒子前漢書戴韓信微時從漂母乞食不知先此伍子胥微時蓋嘗從擊綿女子乞食矣事見吳越春秋此三事皆在前世字傳焉

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道稱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只曰孟子未詳其所得僕謂孟子之字見於孔叢子夫豈未之見邪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何可勝數往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姑表一二出



之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  
並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充字  
公信夷齊乃謚也見論語註韋陶字廷堅見左傳孔  
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端字執嘉  
見皇清謚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漢  
中公名培見史記逢蒙之弟名鴻起揚朱之弟名布  
見列子鄭子真名橫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  
名譽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  
字字字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  
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譜箕

子名餘晉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牙見孔穎達  
左氏疏伏生名勝字子陵叔敖名饒字叔敖並見碑  
彭祖姓錢名經見姓苑錢音剪見論語竊比老彭疏  
胡如村乃作賡字用千姓編亦然非也

行狀不宣等語

漫錄謂文選楊脩答臨淄侯牋末曰造次不能宣備  
書尾用不宣語起此僕觀漢高祖初定天下諸侯王  
上疏云云末云大王功德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  
此正不宣語之所從出也又謂自唐以來爲墓志必  
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行狀如梁江淹之作是



也僕觀吳志周條等跋列行狀上疏云云此行狀之名所由始也

設法

今用女倡賞酒名曰設法或者謂漢晉未聞僕謂此卽卓文君當爐之意晉人阮氏醉臥酒壚婦人側司馬道子於園內爲酒壚列肆使姬人酤鬻酒肴是矣

賤庶出之子

自古賤庶出之子王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孝武曰崔道固如此豈可以偏庶侮之顏氏家訓曰江左不許庶孽河北鄙於偏出江左喪室之後多以妾媵主

家事河北必須重娶至於三四母至唐而此風猶存觀褚遂良請千牛不薦嫡庶表曰永嘉以來王塗不覈在於河北風俗乖亂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禁庶子不得近侍聖朝深革前弊人以才進不論嫡庶於今二紀今日薦千牛舍人仍此爲制禮所未安觀此可以見漢晉以來重嫡而輕庶矣竊又考之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至母卽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對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於是母卽爲世子知此意自古而然



秦夫人

漢碑有書秦夫人爲秦夫人或者以爲非僕謂漢人多書大爲秦如前漢書秦平秦一秦甚之類是也范曄家諱故後漢書皆書秦爲太如郭秦郭秦爲郭太鄭太是也漢碑所以書秦夫人近有好用古字者書是非爲氏飛而或者笑之僕謂此固好奇不可謂無所本古人書字率多借用蓋嘗考之漢書以頒示字書視看字如視其節儉是也苟予以視看字書是看字如其度可持瓦是也漢志以是看字書氏族字如至玄孫氏爲莊王是也書非字爲飛者如漢碑

所謂飛陶唐其若是乎此氏飛字之所據也

螟蛉

今呼非所生之子爲螟蛉觀南史宋明帝有螟之慶言廢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螟蛉又觀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引詩螟蛉有子蝶蠃負之之義知此說尚矣

禁中起居注

葛洪引漢禁中起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知漢起居注在宮爲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人所錄不復女職矣今考隋書經籍志





自漢獻帝以來至隋開皇間所謂起居注凡有四十部隋志謂晉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逸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又謂禁中起居注零落不可復知觀葛洪所引則知尚存於晉至隋始亡

唐時揚州通州

唐時揚州爲盛通州爲惡當時有揚一益二之語十里珠簾二十四橋風月其氣象可知張祜詩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有仙人人生只合揚州歟禪

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曰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容紛紛如今不是承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揚州其盛如此通州不然白樂天詩曰通州海內恓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元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通州又曰黃泉便是通州郡其不美如此一謂神仙一謂黃泉相去霄壤矣

千秋一日九遷

文選任彦昇表曰雖千秋一日九遷苟爽十旬遠至李善注曰東觀漢記謂車丞相自高寢郎一月九遷



引東觀記之謬耳

蕭何留守

漫錄曰留守字案漢外戚傳戚夫人從上之關東呂  
后常留守高承事物紀原乃言留守始唐非也僕謂  
漢高祖出征留蕭何守關中此正留守本意後之所  
謂留守者正祖此爾呂后婦人宜所當據其後如鼂  
錯請居守光武以寇恂守河內晉惠帝幸長安荀藩  
在洛陽留臺承制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葵東都留  
守似此不一高承事物紀原謂留守起於唐何其太  
鹵莽邪推而上之則又出於石祁子守之意後觀史

為丞相日當為月字之誤也僕謂李善注此未為盡  
善考漢書高寢郎田千秋訟太子寃武帝立拜為大  
鴻臚師古注立拜者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謂  
千秋因此一言頃刻之間自高寢郎超遷九級至大  
鴻臚非謂一日之間九次遷除也謂之一日正不為  
失李善誤認此意乃以一月九遷為丞相又案漢書  
千秋為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漢  
史謂千秋特以一言竊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  
有益以此也則知千秋為相封侯乃在鴻臚數月之  
後所謂旬月者十月也宜一月九遷為丞相哉善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記越世家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惟太子留守知此  
意又遠矣

歸去來辭語

漫錄曰淵明歸去來辭云臨清流而賦詩蓋用嵇康  
琴賦中語僕謂淵明胸次度越一世其文章率意而  
成不應規做前人之語其間意到處不無與古人暗  
合非有意用其語也僕如漫錄所言則風飄飄而吹  
衣出於曹孟德泉涓涓而始流出於潘安仁此類不  
一何獨用嵇康之語哉

人生何須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  
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  
才也不如一經粟昭明歷郡清勤不事儲畜常謂人  
曰一身之外復何須乎子孫不才我粟彼散若能自  
立不如一經二說出於齊免

衙牙二字

漫錄曰孔氏雜說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遺法  
也後遂以牙為衙或以舍廨為衙唐韻曰衙府也是  
亦譌耳案語林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字本作牙譌  
為衙大司馬掌武備猛獸以牙為衙故軍前大旗謂



之牙旗南史侯景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  
牙門始見於此續釋常談又引北史宋世良在郡牙  
門虛寂為牙門所自僕謂皆未也牙門已見後漢觀  
鄒義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因魏文帝置牙門將  
晉陸機襲父爵為牙門將案後漢汪真入水鏡經凡  
軍出立牙必令堅完若折將軍不利是以古兵法擇  
吉日祭牙後漢滕輔晉袁宏備愷之宋王誕皆有祭  
牙文吳胡綜有大牙賦皆謂武備之意而牙衛之說  
信矣謂為牙為衛恐未必然疑牙衛二字古者通用  
不然宋世良牙門虛寂北齊書何以書衛

奏記禮重

兩漢博文謂前書鄭勿奏記於蕭望之奏記自勿始  
也僕觀釋奏漢以來有此奏記僕不暇遠考在前  
漢時丙吉奏記霍光李尋奏記翟方進非特鄭勿而  
已考丙吉在鄭勿之前不可謂自勿始也奏記之體  
在東漢之時其禮甚重觀孔子廟碑魯相奏記司徒  
司空府首具年月日魯相某等叩頭死罪敢言云云  
中又云叩頭死罪謹案某人云末云某皇恐叩頭死  
罪上司空府凡一記三用叩頭死罪而其間連言叩  
頭連言死罪宛類表章之體第不稱臣耳有以見當



時上下官守甚嚴

致仕官祿

石林謂東漢鄧均致仕章帝賜尚書祿終身時號白衣尚書則知漢致仕無祿也唐制亦然時亦有特給者僕謂漢唐致仕者亦皆有祿據通典謂漢制凡吏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不可謂漢致仕無祿也又觀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又致仕官建中五年敕所請半祿料從敕出日於本貫及寄居處州府支給

雌霓

沈約製郊居賦其間曰駕雌霓之連蜺泛大江之悠水出示王筠筠讀雌霓爲雌鴉約喜謂曰霓字惟恐人讀作平聲司馬溫公謂非霓字不可讀爲平聲也葢約賦協側聲故爾僕考之雌霓二字東方朔七諫中已嘗用之矣張衡七辯亦曰建雌霓以爲旗

曾子之言

曩時國學出高明光大在加意論而一時士子說光大之意此董仲舒引曾子之語不知曾子之書乃高明廣大非光大也加之至而已非加之意也此雖據



仲舒之所舉要以曾子之書爲正仲舒又謂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則曰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曾子又曰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拘曰巧言令色雖少行而篤難於仁矣此語與今論語微異又如所謂登生廟中不扶自直所謂良賈深藏者虛所謂與君子游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開則與之化矣皆見曾子之書諸書所引蓋本於此

臺笠編撮

毛詩臺笠編撮傳謂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編撮細布冠也鄭箋謂臺夫須也以臺及爲笠編布爲冠故譜玄暉詩曰臺笠聚東畜注臺禦日笠禦雨是以爲二事蓋本毛之說麴信陵詩曰臺笠冒山雨渚田耕行花以臺笠對渚田是以爲一事蓋祖鄭之說二詩皆有據依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爲笠則一也傳分之者笠本禦暑而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禦雨故傳

不可爲已甚

君子之治小人不可爲已甚擊之不已其報必酷僕



因觀北史神龜之間張仲瑀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  
使預清品一時武人攘袂扼腕至無所泄其憤於是  
羽林武賁幾千人至高書省詬罵直遣仲瑀之第屠  
滅其家羣小悉投火中及得尸體不復辨識惟以髻  
中小釵爲驗其受禍如此之毒事勢相激乃至於此  
爲可傷也莊子謂刻核太過則不肖之心應之令人  
徒知銳於攻擊逞一時之快而識者固深懼之

酒分聖賢

聖甫高作醉鄉日月有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甜者  
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醜者  
爲愚以家醪醱醺醉人者爲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  
者爲中庸以菘醪麥觴醉人者爲小人其說雖不同  
然以酒分聖賢者其意祖魏人庾語所謂清者爲聖  
濁者爲賢之說然又考之魏人之說又有所自鄒陽  
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醜清者聖明濁者頑駭僕嘗  
評之酒之清者爲聖可也若與濁者爲賢何哉當爲  
頑愚魏人庾語與夫醉鄉日月其說有疵不若鄒陽  
之語爲善也魏略以白酒爲賢

野客叢書卷第十五

長洲吳郡志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野叟叢書卷第十六

亭長

長洲王楙

懶真子曰唐祕書省吏凡六十七人典書四人亭長六人世但知鄉村之長謂之亭長不知唐諸司皆有之尚書省唐志曰以亭長啓閉傳禁約則知三省亦有也僕謂諸司之置亭長自古已然不特唐也如晉時特進光祿大夫亦有門亭長門下書佐一人

上已被除

上已被除事說者多稱沈約宋志謂舊記有郭虞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三女於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於東流水  
上祈禳被潔舉虞引續齊諧記則曰徐肇有三女云  
云非郭虞也蔡邕章句引暮春洛水沂或者引韓詩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之上祓除不祥東晉引  
周公卜邑於洛此禮已行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則知  
上巳祓除其來久矣又觀漢書八月祓於灊上故劉  
楨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園子水嬉是又  
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漢人祓除亦有在秋間者不必  
春暮自漢以前上巳不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  
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

女子長跪

古詞長跪問故夫前輩引此以證古者女子未始不  
跪拜僕謂古者女子之跪不特此可驗也如呂后跪  
謝周昌蘇秦嫂四拜自跪亦可證也或謂長跪二字  
如秦王長跪請教桓範謂我寧見三公長跪之類是  
也僕謂此言男子長跪非女子也觀吳越春秋女子  
知子胥非常人長跪以餐與之此正女子長跪事

漢唐俸祿

貢禹上書曰臣為諫大夫俸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  
官及為光祿大夫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

富蓋寬餼爲司隸俸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爲耳目  
言事者或者往往疑以謂俸入不及今之薄尉而能  
固雖難得不應僅得數千或謂家以日富蓋俸錢之  
外又有祿米及其他頒賚之屬據史漢百官職及春  
有賜漢之諫大夫秩比八百石月得八九十斛光祿  
大夫秩比二千石月得百斛司隸二千石月得百二  
十斛二公俸錢之外每月所得祿米如是又能儉以  
用度所以爲有餘也漢人誠實可喜如此非如後人  
以有爲無以多爲寡務以欺人因而考之漢制三公

號爲萬石謂一歲共食萬斛然考漢志三公俸月三  
百五十斛以歲計之四千餘斛耳成帝時益大司馬  
大司空俸注丞相大司馬俸錢月六萬御史大夫俸  
錢月四萬延年間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  
十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六十五斛比二千石  
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其視前漢米減三之二錢減太  
半當時士夫亦罕以俸薄爲言者唐初祿制正一品  
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正  
三品米四百石錢七千大率如此自艱難以來增置  
使額大曆中樞臣月俸有至九千貫刺史無大小皆



千貫其視兩漢不啻數倍而兩漢職田無間唐一品  
十二項二品十項以下皆有差唐之俸祿多於兩漢  
如此當時詞人見於歌詩如元微之在政府與妻詩  
曰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朝暮復營齋通州司馬詩  
曰月儲三萬養教闈白樂天詩曰典校在秘書一馬  
兩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孟郊詩曰韓人年  
六十每月請三千見於詩者往往如此僕謂唐人俸  
祿守佐以上有不待言薄尉下寮未免為薄觀孟郊  
所謂每月請三千之說可以類推矣然考唐九品月  
得五十七石使果得此亦足用度而郊以吟詩廢務

上官差官以攝其職分其半祿酸寒之狀可想而知  
觀此語亦可以發一笑也而下寮俸祿所得雖不等  
要無鮮薄之歎夫國家設祿本以養廉而所得不足  
以育妻孥且動運數年之次責其廉隅得乎故漢人  
增俸多增於下寮如宣帝益吏俸百石以下俸十五  
光武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矣百石  
以下加於舊秩蓋知此也

致敬宰相母

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  
卿必參問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



觀宰相率百官拜恩於庭卽回班假夫人起居縉紳  
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滂當國遂踵其禮李宗諤謂唐  
人之禮如此僕謂此禮自晉宋以來有之如沈約爲  
右僕射封建昌國侯拜其母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  
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敬朝野以爲榮  
晉虞暉亦然

黃鳥嚶嚶

東皇雜錄曰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  
喬木鄭箋云嚶嚶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  
樂天作六帖始類管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其後多祖  
述之也洪駒父謂禽經稱鶯鳴嚶嚶是後人附合  
僕觀張平子東京賦雖鳴鶯黃關關嚶嚶然則以嚶  
嚶爲黃麗用白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

螿蟬捕蟬

劉向說苑吳王伐荆有諫者奴舍人少孺子懷彈後  
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子來何沾衣如此對曰  
園有榆上有蟬蟬高若惡鳴飲露不知螿蟬之在後  
螿蟬之知捕蟬不知黃雀之在後臣觀彈丸欲求黃  
雀不覺沾衣韓詩外傳曰楚王伐晉敢諫者奴孫叔  
敖諫王曰臣園中有榆榆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

欽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也一謂吳王伐荆一謂楚王伐晉二說小異

廣陵

西漢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歷陽後治壽春後又徙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耳今之廣陵自後漢至晉皆屬徐州至宋晉僑置青兗二州故廣陵以青兗徐爲一鎮至宋乃爲南充州齊爲東廣州後周爲吳州隋唐始爲揚州耳然則今廣陵之爲揚州亦未甚久也古今地理更革不一而文人議論多失於不契勘往往便謂今之廣陵爲古揚州之地如韓昇謂諸

葛誕等爲揚州都督舉兵討晉事敗故名廣陵散不知廣陵是時未爲揚州也今廣陵境上有黃相公冢大觀圖經謂黃霸冢蓋霸嘗爲揚州刺史也不知是時揚州刺史未治廣陵周日用住博物志謂淮南王安得道輕舉今維揚馬跡尚存不知漢之淮南王正非今之維揚似此甚多事有可笑者廣陵之名其來舊矣至隋煬帝悅其地之繁盛置離宮別館而行幸焉當時改言江都而不言廣陵者正避煬帝諱也然煬帝總江都之盛而不歸竟歿於廣陵得非廣陵之名爲煬帝先識乎



旄頭單網

沈約曰案周禮辨藏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單網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僕觀張華相風賦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準極乃知本周禮保章之意所謂單網旄頭其說不一備見宋志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徐廣注雲罕疑是單罕詩序曰齊侯田獵單弋晉武帝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前潰惟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此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舉虞決疑無所是

非惟徐爰曰案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昂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隋志亦有是說然則薛綜東京賦潘岳藉田賦所謂雲罕者卽單網也齊陳梁書載儀衛處亦曰旄頭雲罕彭推所說見列異傳

香橙

南史宋蔡搏奏王筠爲殿中郎武帝推白牒於香橙地上又梁蕭猷爲州頗借濫客筵內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爲愆所謂香橙者疑凡橙之類而無據觀通典當時大駕及皇后鹵簿中皆有香橙內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給使四人并知鹵簿中亦有是物然字則異又觀姚  
思廉陳書謂檢晉宋成服儀稱靈輿梓官容佚御及  
香橙本此橙字

板輿

世率以板輿為奉母親事用如樂天詩朱藩四從板  
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  
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傅祗者是則板  
輿事不可專為奉母也梁韋家以板輿自載督厲衆  
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以珠為名

海錄碎事曰越俗以珠為寶生女名珠娘生男名珠  
兒綠珠之意用此僕謂不然以女名珠者珍愛之意  
也如彭寵之女名女珠奇章公牛僧孺愛姬名真珠  
皆珍愛之謂且彭寵南陽人初非越俗也

相如大人賦

小宋狀元謂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游中語僕觀  
相如美人賦又出於宋玉好色賦自宋玉好色賦相  
如擬之為美人賦蔡邕又擬之為協和賦曹植為靜  
思賦陳琳為止欲賦王粲為閑邪賦應瑒為正情賦  
張華為永懷賦江淹為麗色賦沈約為麗人賦轉轉



規倣以至於今

大節七日假

國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節爲七日假所謂前三後四之說僕考之其來尚矣觀通典論冬夏至日寢鼓兵一條瓚曰按漢制有冬至絕事不聽政之條而無夏至也以此推之夏至不應寢鼓事鄭瑒曰奪冬至寢鼓之義雖無正文恐有由耳天德貴生惡殺多至少陽初發萌芽之漸欲省方本順動之象以應至道是以不省方事安能鳴鼓夏至少陰肇起殺氣自興宜有鳴鼓以遏小人方長之害二至之義否

泰道異宜其不同若以夏至俗人所重則文武官可息一日不宜前三後四等於冬至也鄭瑒之言如此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又觀薛宣傳日至休吏賊曹張扶坐曹治事宣出教曰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注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僕謂據于禮所引則漢制無夏至休吏之說

撥刺乖刺

杜子美詩跳魚撥刺鳴不曉者讀爲撥次案張衡思玄賦曰寧戚孤之撥刺往刺力達反太白詩曰雙鯉呀呷鱗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李以撥爲政所謂撥



判者割烈震激之聲箭鳴亦然又勢有不便順謂之乖刺乖刺者乖戾也如東方朔謂吾逞乖刺而無當杜欽謂陛下無乖刺之心是也今人言作事不順猶有此語刺呼為賴聲之轉也

男子稱寡

王制曰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鰥寡老年不復嫁娶之名孝經注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知此為限者以內則妻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婦人五十不復御明不復嫁矣正義謂知稱寡以此為斷然婦人無稱鰥之文男子亦稱寡左傳曰崔杼生成及禮而寡爾雅曰無夫無婦並謂之寡則知男子亦稱寡也

馭筵承明

馭筵殿筵字諸處音素可反惟揚雄賦先河反承明盧承明本平聲而張曲江李李文饒作側聲用寒山詩八風吹不動而樂天詩汝風吹不動汝音闕羹臙之羹與夫地名不羹本音耕而魯頌楚辭急就章皆讀為郎今俗謂相欺曰挨正書此字而樂天詩坐依桃葉妓日醉依香枕坐依音烏皆反正挨字今言不正者為天邪天讀為么而樂天詩曰莫言寡小小人道



最天邪天伊邪及非么字東坡梅詩粗此用天邪語  
今人多讀爲么邪而不知爲非也似此甚多又如船  
人使氣曰帆風帆字作去聲呼案唐韻去聲有此一  
音是以張說之律詩曰夏雲隨北帆同日過江來

隨筆識論

後人議論往往多與前人暗合近時容齋隨筆出入  
書史考據甚新然觀以前雜說不約而同者十居二  
三如謂真宗摘益蜀王箴中語爾俾爾祿數言爲戒  
石銘此說已見野人閒話謂廣韻柅字註柅木汗可  
饋鴨子謂之鹹柅此說已見唐書音訓謂山谷詩月

出處變藩出於老杜伐木詩序此說已見藝苑珠黃  
謂詩願言則實人說我則實此說見觀風編此類甚  
多如論牡丹玉蕊之屬亦皆前人論過容齋其未知  
邪前二事亦見續釋常談鹹柅事見王篇齊民要術

七發客難

隨筆謂枚乘作七發東方朔作客難其後紛然規倣  
擬七發者有七激七辯七依七廣之作擬客難者有  
解嘲達旨賓戲之作了無新意僕謂古人制作動有  
所祖不止一端如李尤爲德陽殿賦其後王延壽效  
之爲靈光殿賦何晏韋誕夏侯玄爲景福殿賦宋武



帝劉義恭何尚之為消暑殿賊又如揚雄為蜀都賊其後班固儼之為西都賊張衡為南都賊徐幹為齊都賊劉楨為魯都賊劉邠為趙都賊度闡為揚都賊以至本朝周美成為汴都賊轉轉規倣以至於今曹植潘岳庾闡皆有閒居賦其後沈約賦郊居謝靈運賦山居以居止為賦自曹植始今人但知潘岳有閒居賦而不知潘岳之先已嘗有此作

古之媵者

說者謂古之媵猶今之從嫁者也媵送也妾送嫡而行故謂妾為媵如女英隨娥皇事舜是也僕案公羊

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也又考毛詩正義凡送女適人者男女皆謂之媵僖五年左傳晉人襲虞執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史傳稱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是送女者雖男亦名媵也毛詩求爾新特由不以禮嫁故父母之家男子婦女皆無肯媵之獨自而來故謂之新特

退之毛穎傳

小宋狀元謂退之毛穎傳古人意思未到所以名家洪慶善謂毛穎傳柳子厚以為怪子以為為有子虛





之此容齋隨筆謂毛穎傳人多以為怪子厚獨愛之  
諸公往往皆以此文初見處之前此未有其體僕恐  
不然選之此作疑有所本人自不知耳觀隋志謂古  
佛譜文三卷袁淑佛譜文十卷續佛譜集十卷袁淑  
佛譜文如沈約彈芭蕉文亦載其間烏知自古以來  
無毛穎傳之比者選之淹該今古而又賞以城南郭  
侯三萬軸之書筆端運用動有源流非如後人初意  
製作抑又觀蜀志先主朝張裕曰昔吾居涿縣特多  
毛姓東西南北皆謂毛也涿人之稱曰諸毛云云毛  
穎傳之作萌芽此意然其間如曰自結繩以及秦陰

相承疊用數語

詩人相承疊用數語如于鵠蓬頭十二三則韓退之  
年至十二三劉禹錫花面丫頭十三四則梁簡文可  
憐年幾十三四杜子美往昔十四五則阮籍昔年十  
四五權德輿年至十五六則紀少瑜女兒年幾十五  
六杜子美郎今年十六七則司馬宣王年幾十六



七杜子美刺髻十八九則焦仲卿年始十八九或謂十八九字見兩吉傳不知入詩中用自焦仲卿始也史傳間有折計數目之語如七八五十六見馬融三七二十一見蘇秦九九八十一見顏華五七三十五見道典六六三十六見魚經三九二十七七七九六十三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見齊書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一見考異新又考之三三九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三十六三九二十七二九一十八並見年夏之語似此甚多又如一年三百六十日見施肩吾詩十年

三千六百日見北齊書言百年三萬六千日見李白詩有吾語又出東漢周澤傳注



野客叢書卷第十七

賀知章上昇

長洲王楙

賀知章傳云天寶初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賦詩皇太子百官餞送僕尋考會稽集得明皇所為送賀老歸越之序與詩及朝士自李適以下三十七人餞別之作是時正天寶三載正月五日也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無以加此觀者如堵甚以為寵傳又謂卒年八十六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訥者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



野客叢書卷第十七

賀知章上昇

長洲王楙

賀知章傳云天寶初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賦詩皇太子百官餞送僕尋考會稽集得明皇所為送賀老歸越之序與詩及朝士自李適以下三十七人餞別之作是時正天寶三載正月五日也青門祖帳冠蓋如雲雖漢二疏無以加此觀者如堵甚以為寵傳又謂卒年八十六僕觀徐鉉序中謂有彭訥者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



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  
攝生之妙不似夙笈賣藥如韓康伯近於台州上界  
偏於人聽元和己亥先生遇之云云此碑正元和間  
所作相去未遠也不知何以言此然觀李白憶賀監  
詩有云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又云人亡餘故宅  
空有荷花生如白所云則是知章實歿矣唐人好奇  
華山女子事諸公誇溯不一使知章有上昇之事亦  
侈大而言之不應隱沒而不傳也歟徐鉉所序之妄  
此事正如江南野錄載陳陶不歿而曹松方干之徒  
皆有哭陶詩之類也虛實不可深信如此

藥名詩

西清詩話云藥名詩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雜合  
體至唐始著藥名之盛如張籍答鄧陽客詩云江皋  
蕨幕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  
中萬事豈君知是也僕謂此說亦未深考不知此體  
已著於六朝非起於唐也當時如王融梁簡文元帝  
庾肩吾沈約竟陵王皆有至唐而是體盛行如盧僊  
采權張皮陸之徒多有之吳曾漫錄謂藥名詩庾肩  
吾沈約亦各有一者非始於唐所見亦未廣也本朝  
如錢穆父黃山谷之輩亦多此作

鳥名詩

葉天經謂選之喚起當全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  
二鳥名鳥名詩起此僕考之其體亦自六朝觀梁元  
帝嘗有是作退之非祖此乎當時爲雜體詩至不一  
也梁元帝所作爲多不但鳥名也如獸名歌曲名龜  
兆名鍼穴名將軍名宮殿名屋名車名船名樹名草  
名率皆有作鳥名詩如云晨冕移去軻飛燕動歸橈  
獸名詩如云水涉黃牛浦山過白馬津歌曲名詩如  
云嗙鳥怒別鶴曙鳥憶還家龜兆詩如云主膏春氣  
生侶女協春情此類甚多

昏字

世謂昏字合從民今有從氏者避太宗諱故爾僕觀  
唐三藏聖教序正太宗所作稽遂良書其間重昏之  
夜則從民初未嘗改民以從氏也謂避諱之說謬矣  
蓋俗書則然又觀溫彥博墓志正觀間歐陽詢書其  
後言民部尚書唐儉云云當太宗時正字且不諱而  
況所謂偏旁乎又有以見太宗不諱之德

善學柳下惠

姚合詩曰相府旌旗天下算汴水如今不復渾孟郊  
詩曰自公領姓部山水無滓泥又曰君生雲水清君

沒雪水潭此等語皆祖老杜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  
經之意樂天詩曰安得萬里裘盡裹周四垠又曰我  
有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此又祖老杜安得  
廣厦千萬間大庇寒士俱歡顏之意樂天可謂善學  
柳下惠者

後世珠少

說者謂古者金多後世金少疑復歸山澤耳僕謂不  
然寶物之豐耗係時之氣數此殆造化之妙有不容  
深致詰者後世之少者非特金也如珠亦然古者動  
以斗斛計項羽遺張良二斗孫權遺宗預一斛今人  
相遺有二斗一斛者乎盧琳曰王啓事曰張方劫帝  
西遷輦真珠百餘斛今內府之儲又不知有百斛否  
金猶有鎔鑄銷折之患珠則無所蠹耗雖南渡以前  
亦不聞甚多不知安往此固難以理詰之者也以三  
分之吳猶以一斛與人則當時珠多不言可知

過與不及

前輩有論虛懷謹身為宰相而妻子常至饑寒恐無  
是理僕謂懷謹賢相固未可知然世間不可謂無此  
等人僕因觀北史庾伏連為開府儀同三司其家富  
厚妻病嘗以百錢買藥每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

食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至奴惟著蔽禪而別藏積絹至二萬匹而不動觀此一事因知世人往往有過不及鮮有得中道者既有伏連之徒富厚而不忍一錢用者又有割穀之徒家無儋石而一擲輸百萬者為大官而妻子常饑寒前此如王晏裴子野祖鴻皆然

用管蘇事

范鎮碑云韜律大理韓皋陶首侯之風又云庸安管蘇靖共衛上洪氏謂蓋法家者流也范史云律謝皋蘇注以蘇念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念生也此說似是矣僕又觀州輔碑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見疎劉梁傳曰管蘇以憎憎取進此亦用管蘇事考新序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云云用此事亦未可知不然何以有靖共衛上之語

漢碑疑字

孫叔敖碑云視事一紀趙氏謂漢時令有在官一紀不遷者洪氏謂前碑言臨縣一載此云一紀蓋以一紀為一年耳僕觀漢人文字罕有以一紀為一年用者疑此祀字耳借紀為祀祀與紀字亦相似也毛詩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注紀音祀可證也又楊司隸碑





云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于午出散入秦建定厥位以漢詆焉歐公謂詆字未詳洪氏謂詆音抵不釋其義僕疑此借用氏字耳非抵字也蓋詆字言從氏非從氐然漢碑多以氐爲詆既加以女安知其不加以言邪漢書妖字寫作詆以言易女可據也謂漢氏猶言成氏夏氏耳又成陽臺碑云五運精還漢受滿期歐公謂莫曉漢受滿期之義僕謂滿猶言延也言漢家受基業延長爾史晨饗孔廟碑亦云大漢延期彌歷萬億是亦此意前輩學問甚非後世小生所敢望其萬分一然亦間有一時見不到處茲三者管見

如此又未知是否姑著於茲以俟博聞君子

潘安仁言遁逃字

前漢書賈生傳云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師古注遁逃謂疑出而卻退也遁音千旬反流俗書本逃字誤作逃讀者因爲遁逃之義潘安仁西征賦曰遁逃以奔竄誤矣僕謂師古是未深考耳史記之文曰九國之師遠遁逃而不敢進又曰月氏遁逃而常恣匈奴曰豫讓遁逃山中遁逃二字馬遷屢用之矣前漢匈奴傳戎狄遁逃竄伏陳湯傳單于遁逃遠舍其義正與史記一同遁逃字又見於班固之筆矣不可

謂安仁之誤也推而上之如荀卿管仲推而下之如張說王維之徒皆有是語又不特見於班馬之書而已杜子美詩曰近聞犬戎遠遁逃曰漢陰槎頭遠遁逃而注詩者謂遁逃之語出於蕭望之傳又誤矣

崖蜜

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冷齋夜話謂事見鬼谷子崖蜜櫻桃也漫史漁隱諸公引本草石崖間蜜爲證僕謂坡詩爲橄欖而作疑以櫻桃對言世謂棗與橄欖爭曰待你回味我已甜了正用此意蜜則非其類也固自有言蜜蜜處

如張衡七辯云沙錫石蜜乃其等類閩王遺高祖石蜜十斛此亦一石蜜也僕嘗考之石蜜有數種本草謂崖石間蜜爲石蜜又有所謂乳錫爲石蜜者廣志謂蔗汁爲石蜜其不一如此崖石一義又安知古人不以櫻桃爲石蜜乎觀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園蒲萄石蜜以龍眼荔枝相對而言此正櫻桃耳豈錫蜜之謂邪坡詩所言當以此爲證

原道中語

韓退之原道有曰道與德爲虛位或者往往病之謂退之此語似入於佛老僕謂不然退之之意蓋有所



自其殆祖後漢徐幹中論手幹有虛道一篇亦曰人之爲德其猶虛器與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而受之退之所謂虛位即幹所謂虛器也言雖異而意則一

一 杯土事

駱賓王代李敬業檄斥武后云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一杯字正用前漢書張釋之所謂盜長陵一杯土事據注步侯切乃哀字今人不曉者讀爲杯蓋之杯僕觀歐陽行周集有或掘一杯土焉或翦一枝材焉劉禹錫詩血污城西一杯土歐陽詢藝文類

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杯土事是知明以杯字爲杯蓋字用矣僕又考之古詞中有以酒杯字作杯土字押者如隴西行是也因知古人嘗以此二字通用

羅珣事

胡氏雜記云紹興間淮人有得唐碑一段乃羅珣爲壽州日所立者考新唐書羅珣傳但嘗爲廬州刺史不聞爲壽州疑列一人僕得權文公所著羅珣墓志考之珣嘗刺廬壽二州自壽以治行第一就加御史中丞入爲司農卿京兆尹今唐書但言自廬州再遷京尹亦不聞中丞司農之除其疎尚如此珣表表循

史所紀尚且如此況其他乎故僕每觀人文集與夫碑刻所以深致意於稽考者正以此也又如碑言珣為廬日強家占田而窶人無告鄉校廢落而冗吏猥多病者舍醫事注祀公皆去其焚而傳但言珣為廬日民間病者舍醫禱注祀下令止之可謂舍其大而言其細者又考合肥志亦曰珣為廬江七年遷壽陽

非固懷古詩

李德裕非固懷古詩曰自有此山川於今幾太守近世二千石畢公宣化舉丞相量納川平陽氣衝斗三賢若時雨所至躋仁壽注畢構政事為開元第一丞相陸象先平陽齊澣三賢皆為此郡僕考之傳獨象先不聞為潤州此恐史之佚耳畢構中宗景龍初為潤州政有惠愛景龍末召為御史大夫謂政事為景龍間第一可也

木易非姓楊字

今人稱姓楊人為木易案楊氏姓文左從木右從易非從易周易之易乃從日月此易亦陽字耳今人書鄱陽有省文為番易者蓋知此意僕觀真誥其間有為姓楊人作雜合書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其意謂周書為易木加易即楊字也乃知以木易為楊姓其



誤久矣不知左右之宇文皆非

東脩

吳曾漫錄曰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前輩多以束脩爲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注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以束脩爲束脯者非是僕謂後漢傳注出於唐人之說未可以爲據觀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此正明驗漢人之語以束脩爲束帶脩飾矣且在馬援諸人之先可無疑者然又觀北史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又可以驗程門諸先生之說要之二說皆通不

可謂束脩爲束脯非也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者束脩之禮通典州學生束脩之禮注束帛一篋一匹脯一案五脰學生皆服青衿

語益精明

韋蘇州詩曰西施且一笑衆女安得妍而白樂天詩曰迴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杜子美詩曰須臾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而東坡頌曰奮鬣長鳴萬馬皆瘖等一意耳其後用之益精明僕嘗用是語爲一聯云六宮無色迴眸笑萬馬皆瘖奮鬣鳴吳曾漫錄謂樂天迴眸一笑百媚生蓋祖李白清

平詞一笑皆生百媚之語僕謂李白之語又有所自  
觀江總迴身轉似百媚生插花照鏡千嬌出意又出  
此

二李詩

雪浪齋日記謂六一居士詩晚煙寒橘柚秋色老梧  
桐豈不似少陵僕觀是聯乃李太白登宣城北樓詩  
非六一也石林詩話謂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與  
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有此兩聯羅小說實佳句僕  
謂上聯在李君虞集中此卽古詞風吹窗簾動疑是  
所歡來之意梁費昶亦曰簾動意君來柳惲曰颯颯

秋桂響非君起夜來麗情集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  
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齊謝眺懷故人詩離  
居方歲月故人不在此清風動簾夜明月照窗時皆  
一意也又花月徘徊之語亦出於古詞意

福不盈眦

隱居詩話曰詩戒蹈襲古人意亦有襲而愈工魏人  
章奏曰福不盈眦禍將溢世韓退之則曰歡華不滿  
眼咎責塞兩儀僕謂福不盈眦禍溢於世乃班固答  
賓戲見西漢敘傳袁術議稱尊號嘗引以爲言此語  
非出於魏人之口鮑昭河清頌曰物不盈眦美溢金



石

古人名詩

石林詩話曰荆公詩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以古  
人姓名藏句中或謂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余讀權德  
輿集見其一篇知德輿有此體僕謂此體其源流亦  
出於六朝至唐而著不但德輿也如皮日休陸龜蒙  
等皆有此作

一句中對偶

容齋續筆曰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  
當句對蓋起於楚詞蕙蒸蘭藉桂酒椒漿桂櫂蘭櫂  
散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  
僕謂此體亦出於三百篇之詩不但楚詞也如玄奘  
赤舄鈎膺錫朱英綠膝二矛重弓之類是焉

作文受謝

續筆曰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崑  
尤長碑碣天下多贖金帛求其文僕謂此亦宋之考  
耳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乞未受金爲人作傳不足  
道也觀陳皇后夫寵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閭司馬  
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  
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孫登相



如賦曰長門得賜金

周孔醒醉

後漢周澤爲太常清修時人爲之語曰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南史孔觀明曉政事判決無壅衆爲之說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二十九日醒一則一年一日醉一醉如此不曉事一則一月一日醒一醒如此辦事二事正相反人性不同如此僕嘗效程子山作酒勝其間一聯云一月二十有九日笑人世之太狂百年三萬六千場容我生之長醉

銀甕酒庫

都下有銀甕酒庫或問何謂僕考瑞應國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呈祥蓋取此意真州郡齋舊有酒名謂之花露人亦莫曉僕讀姚合詩味輕花上露色似洞中泉得非取此乎又太真妃宿酒初消吸花露以潤肺見開元遺事



野客叢書卷第十八

漢人釋經

長洲王楙

易曰鳥焚其巢棘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漢成  
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皇后引此且釋之曰王者處  
民上如鳥之處巢不顧卽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  
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悅笑其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  
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與今王弼等所注  
不同易之說固非一端然謂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  
毛與喪牛于易之意似不相干涉師古注此謂解在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野客叢書卷第十八

漢人釋經

長洲王楙

易曰鳥焚其巢棘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漢成  
帝采劉向谷永之言報皇后引此且釋之曰王者處  
民上如鳥之處巢不顧卽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  
之自焚也雖先快意悅笑其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  
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與今王弼等所注  
不同易之說固非一端然謂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  
毛與喪牛于易之意似不相干涉師古注此謂解在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谷永傳今谷永傳無此語

何武言誤

前漢書淮南王曰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軍衛青而說  
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汲黯傳又言淮南王謀反憚  
黯守節奴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李尋傳曰淮  
南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  
足道也則知淮南不敢肆其姦謀者正畏汲黯之故  
宜畏衛青哉而何武封事則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  
寐衛青在位淮南寤謀此說失之永嘉曰昔楚有子  
玉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李尋

亦曰淮南作謀其所難者獨有汲黯此說爲得

漢臣僕衣皁白

漢官吏著皁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權之皁衣  
之吏張敞曰敝備皁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  
至朝皆著皁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  
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  
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殿園策左師公謂臣  
有賤息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著皁舊  
矣

大人尊稱

東軒筆錄謂范滂白母大人云云大人之名蓋父母  
通稱不獨父也僕謂大人云者極尊稱耳不特父母  
也如疏受曰從大人議是稱叔也孟子曰說大人則  
藐之是稱顯達者也今稱王公大人執事大人是皆  
施於尊敬者豈獨父母耶

萬機

尚書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而前漢王嘉奏一日萬  
機乃以幾微字為禋機字李正文謂自嘉謬從木旁  
始誤後學僕謂古文尚書至唐始易以今字又西漢  
字文率多借用如言共行天罰為龔行懲遷有無為

林遷方命圮族為放命此類甚多後人不悟漢人借  
用字之意遂直謂然非當時用字之失也觀魏相傳  
宣帝始親萬機蕭望之傳明主躬萬機漢書皆用此  
機字豈獨王嘉也漢碑書萬機處不一

魏表非誤

退朝錄曰宗道以世傳魏鍾繇表云鴉憤怒之衆鴉  
非可通勉厲之 歟誤僕謂此正借用非誤也漢碑  
書屬為燕之處甚多宗道未之見耳如衡方碑曰砥  
仁為義帝堯碑曰頌我以仁是也

漢人用事

漢人簡質用事率無拘敬侯因觀漢碑著大略於此  
武都太守碑曰赫赫明后克長克君衡方碑曰剖符  
守藩克長克君濟陰太守碑曰呂君宰政垂拱無爲  
如治而允堂邑令碑曰垂拱不言而民帥伏臺長碑  
曰無爲而治蕩蕩有功非陶唐孰能乎鄭產密豹殆  
不及矣成陽令碑曰吏民慕德輪不得行君臣流涕  
道路琅玕鄭固碑曰爲郡功曹忠以衛上允顏譽誇  
邊勝偉辭張素碑曰入爲主簿襄襄匪躬魏元丕碑  
曰其仕州縣躬素忠奉犯而勿欺至以一令比陶唐  
蕩蕩之功他可知也賈誼賦曰農夫垂拱無事此語

尚矣

儼婦人不以其儼

漢人儼人不以其儼不特男子於婦人亦然僕觀霍  
光妻霍顯比祁太伯母祁夫人張繡傳謂羣臣阿竇  
憲至此鄧夫人於文母郭輔碑曰篤生七子鍾天之  
社堂堂四俊碩大婉敏娥娥三妃行追太姒李淑夫  
人碑曰夫人德配古之聖母劉夫人碑曰德配古列  
任奴王榮恩親詩穆穆顯妣志伴姜奴動以古聖母  
爲比豈其類乎

東漢注

唐太子賢引事注史漢書極有不可曉者如匈奴傳論曰竇憲益恩兩漢以私已福棄茂天公注謂天公天子也前書云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秃翁卽天公也夫秃翁何與乎天公而此云爾甚不可解

楊牧二子

范史載楊牧富波相孫奇云云而不及其子僕考漢碑得其二子焉一曰統金城太守二曰少子繁陽令者統在金城威德並行功效顯著而繁陽令以叔父受去官吏民攀轅臥轍不得去既去歷年上書乞留至二千餘人輸穀萬斛助官振貧乞還楊君可見其

政得民之深雖使召杜又安有此二子事蹟見於碑刻者炳然而史氏不一著其名可恨也因表出以補史文之佚云

漢人作字

華山廟碑以中宗爲仲宗郭寬碑以仲尼爲仲泥民皆非之謂帝者廟號而假借以他字不恭孰甚焉以夫子爲仲泥則狎侮之罪大於子雲之準易僕謂不然漢人作字不一有省筆者有增筆者省筆如寫爵作爵寫鶴作雀之類是也增筆如寫春作春寫秋作龜之類是也又有假借字體如以仲爲中以泥爲尼

之類是也此皆當時之習所尚自後世觀之則怪也  
且莫尊於天地而漢人書天地字爲禿墜莫蒼爲浩  
倉宜如此書便不敬天地邪後世以省文作字爲簡  
薄而今碑乃以增筆作字爲不度亦過矣

張說誤引宋璟世系

張說撰宋璟遺愛頌有曰尚書東漢之雅堂黃門北  
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濟其美蓋指宋均與宋欽道  
也據考之欽道固環之派而均乃姓宗非宋也按宋  
均宗均碑與傳所著甚明可證也此史文差誤耳又  
如後漢循吏傳不其令之童恢今人皆以爲姓童考

碑乃姓黃耳非童也有士大夫爲童氏作墓志遠引  
恢爲言此謬正與宗均同史傳人名率多差誤所可  
推考者特其姓耳而姓或至於舛謬向使此二名小  
有不同遂指一人爲二人矣抑又考唐世系璟正前  
漢中尉昌之後昌自代邱迎立文帝甚有功說碑自  
宜引此

碑陰

今碑陰列人姓名著出錢下項蓋漢碑之體漢人碑  
刻率多門生故吏所出錢建立故悉著其人名韓敕  
碑陰條六十二人曲成侯王嵩二百不爲多矣表而

出之可見漢世錢重如此又今州郡間有祥瑞之證  
用其物而刻之石者亦漢碑之體

唐書敘事諫論

唐書敘事諫論其多如李絳救鄭絳一段唐書載絳  
曰細任宰相識名節不啻如犬豕裴復與姦臣外通  
恐言甫勞輒內忌造為醜辭者絳論事集則曰身居  
宰參洩陛下密謀於姦臣雖行同犬彘性如象貌亦  
不至此況細顏讎名節莫是同列不使造為此謀且  
言甫與絳同事不應對君直言言甫內忌之醜亦須  
婉為之辭觀集然後知史文之失又如論孫擇良家

子事傳曰絳上疏云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命  
訪閭里以贊致之彼不論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  
取其述憲宗改過不吝如是而已而論事集則曰明  
日廷英對見上舉手謂絳曰昨日見卿狀所論事非  
盡忠何以及此朕深居宮中難知外事已後朕有處  
分不合事宜須依此論諫不得遂成朕錯朕或未從  
直須兩度三度艱論以至於五六以開悟為限觀此  
又有以見憲宗有導人使諫之誠心而史汙而不載  
可恨也已按論事集係當時蔣偕作序知集中之語  
所載為甚的



陳驚坐

前漢書陳遵傳云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自其人爲陳驚坐王僧虔名畫錄說陳驚坐異是曰陳遵杜陵人善篆書每坐一坐皆驚時人謂爲陳驚坐

晉有二阿大

世稱王徽之爲王大胡有王大訪戴之語此雖戲謔僕聞考之義之有七子徽之乃第三子也不應第一大一玄之二嶷之三徽之六操之七獻之皆見本傳四肅之傳不載見王氏譜僕又考之晉有兩王大或稱

之曰阿大一小名一第行知謂王大固自濯濯阿大羅羅清疎王大勸恭欲恭不欲此指王悅耳悅小字佛大故云如謂一門叔父有阿大中郎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僧彌王大還草此指王悅耳悅字長子字嘗曰勿使大郎知故知其爲第行也悅坦之幼子乃太原之裔譜牒亦自不同人見悅悅二字相似又且同時俱稱王大阿大往往疑似而莫之辨故著明之

王胡之字

世說云謝太傅語真長阿齡於此事故欲太厲注阿齡王胡之小字僕謂胡之本字脩齡呼阿齡者卽其



殷源似為作殷  
淵

字耳非小字也猶桓公呼殷海為阿源王處仲呼王  
平子為阿平之類也阿之一字顧所施用有綴以姓  
者有綴以名者有綴以字者有綴以第行者綴以姓  
如阿阮綴以名如阿戎綴以字如阿平綴以第行如  
阿大詎可因其稱阿遂以為小字乎注又謂王愷娶  
桓溫第二女不知乃其弟愉非愷也

薛戎事

唐書薛戎傳云柳甯為福建使辟戎為佐寃病免復  
為藩府交奏稍遷河南令累遷浙東觀察使載戎履  
歷僅此而已以元稹研考之轉侍御史給事中拜刑

部員外郎改河南令遷衢州刺史不周月而政就移  
刺湖州濬獲船百餘里改刺常州不累月刺越州仍  
以御史中丞觀察浙東而卒其更迭內外如許之多  
凡典四州竝不一見傳文球略如此之甚不獨一薛  
戎傳如此他傳往往而然大抵碑之述事不無浮誇  
然載履歷則甚詳且確也故僕於碑率以此補史文  
之闕又考越州題名云戎以元和十二年正月自常  
州刺史授浙東觀察使長慶元年九月隨表入覲而  
卒碑與傳皆言費於越州此為不同

逸文載唐南嶽僧有人綠毛覆體來僧前云是晉姚  
泓當時我國爲劉裕所滅求我不得遂假一人貌類  
我者斬之以立威我實泓也因陳晉宋歷代事如指  
諸掌有文氏閩而不書者又言淮南王安其實昇仙  
而還固狀以叛逆伏誅此說不經難以爲信往往見  
於雜說史傳無聞好事者附會亦未可知又如徐敬  
業事唐書則曰敬業亡命不知所之而起聞所載甚  
詳謂敬業擒所養似已者斬之而敬業逃入山爲僧  
天寶初有老僧年九十餘名住括者正敬業也而本  
事詩亦言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捕之不獲敬業

爲衡山僧賓王亦落髮徧游名山至靈隱周歲卒獲  
說所載有可以裨史傳之闕者而荒誕者在所不取  
龍城錄亦載其事

孔門十哲

四科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  
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  
四科之人目爲十哲而學宮之中環坐於夫子殿上  
其餘弟子則繪立於兩廡之下雖曾參之賢亦不預  
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之數也至於州縣每歲春秋  
釋奠亦以此爲升降之等夫夫子之意甚矣考其制



自唐已然永襲至今而莫之革也僕又推而上之觀東漢末徐幹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於孝莫顯於情曾參之孝原憲之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說自漢已然不止於唐也

與兩祈祈

顏之推家訓引班固霍臺詩祈甘雨之句以謂詩之有濟婁婁與雲祈祈當是與雨俗寫誤耳趙明誠又據漢無極山碑與雲祈祈之語以謂毛詩本作雲字後來皆作雨字因顏而改耳洪氏又引左雄傳與兩祈祈以證此語非起於顏氏僕謂古人引經書語

取其大意不泥其字文雲雨皆一意安用區別且與兩祈祈在維之先已自有引之者矣觀鹽鐵論亦有是語豈止雄邪然前漢食貨志乃作與雲祈祈要之曰雨曰雲二說初無定論且班固一人其說亦自不同况各人乎是不可泥其一也孔穎達正義謂定本作與雨或作與雲誤也

子美樓拂詩

漁隱云杜子美樓拂子詩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山谷謂事見新唐書道從何處來者也僕按此元稹事在子美後山谷引之誤矣僕謂扇驅蒼蠅宋史

嘗有是說然杜詩此辭初非用故事蓋樓拂者唐人用以驅蠅杜詩之意謂此雖不足以代白羽亦可以擊蒼蠅非謂代白羽以除蒼蠅也杜詩二意而山谷以一意認之故有此誤韋應物亦有樓欄蠅拂歌曰樓欄為拂登君席青蠅擦亂飛四壁舉此可驗杜詩之意

李白事說者不一

李白事所說不一魏顛作文集序曰上皇豫游召李白時為貴朋游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就詩中書舍人以張洎護逐游遊岱間年五十餘尚無

祿位樂史作別集序則又曰上與太真在沉香亭賞木芍藥命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詞白宿醒未解接筆賦之會高力士挾脫鞞之恨謂白於妃由是上三欲官白輒為妃沮劉全白作碣記又曰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繪畫之任委之為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遂浪跡天下范傳正新基碑曰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論當世務草答蕃書玄宗嘉之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他日汎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被酒於翰苑中命高

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玄宗  
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  
損後慈愷而遂之其說紛紜不同如此惟樂史所說  
頗與傳文合傳曰白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  
坐沉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  
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才  
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恥之適其詩以激  
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  
求歸山帝賜金放還所載亦如此僕謂李白不容於  
朝固雖因高力士之譖然其爲人疎曠不密觀傳正

所謂乘醉出入者中不能不言溫室樹又觀李陽冰  
草堂集序謂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語人無  
知者醜正同列害能就謗疑其於醉中曾洩漏禁中  
事機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疎之

五更轉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有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遶連  
城遙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愁未火高城寒夜  
長試開弓弦月聊持劍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  
春強聽落梅花誤憶柳圍人似此五轉令教坊以五  
更演爲五曲爲街市唱乃知有自半夜角詞吹落梅



花此意亦久

野客叢書卷第十九

詩識

長洲王楙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爲詩識漁隱以爲不然謂人之得失生喪自有定數烏有所謂詩識云者其不達理如此僕謂此說亦失之偏詩識之說不可謂無之但不可謂詩詩皆有識也其應也往往出於一時之作事之與言適然相會豈可以爲常哉漁隱舉東坡詩之不應者爲證可笑其愚大抵吉凶禍福之來必有先兆固有託於夢寐影響之間而



花此意亦久

野客叢書卷第十九

詩識

長洲王楙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爲詩識漁隱以爲不然謂人之得失生喪自有定數烏有所謂詩識云者其不達理如此僕謂此說亦失之偏詩識之說不可謂無之但不可謂詩詩皆有識也其應也往往出於一時之作事之與言適然相會豈可以爲常哉漁隱舉東坡詩之不應者爲證可笑其愚大抵吉凶禍福之來必有先兆固有託於夢寐影響之間而





詩者吾之心聲也事物變態皆能寫就而況昧昧休咎之微安知其不形見於此哉但泥於詩識則不可

詩句相近

唐人詩句不一固有採取前人之意亦有偶然暗合者如李白詩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為人武元衡詩河陽縣裏玉人閒姚合詩文字當酒格買鳥詩燈下南華卷法慈當酒格許渾詩百年便作千年計李後主詩人生不滿百剛作千年畫柳子厚詩欸乃一聲山水綠張文昌詩雜琴一聲罷山水有餘輝姚合詩買石得花饒王建詩買石得雲饒王維詩項筆趨丹陛

儲光羲詩瑯華趨文陸杜牧之詩乞酒緩愁腸武元衡詩歌酒換離愁劉琰詩侍兒能勸酒貴客解彈琴王無功詩老妻能勸酒少子解彈琴杜子美詩試吟青玉案莫弄紫羅囊劉夢得詩學堂青玉案絲服紫羅裳孟東野詩種稻耕白水看新斫青山許渾詩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此類甚多

白蛾蔽日

漢紀白蛾蔽日師古注蛾蠶蛾音五何反僕謂蛾古蛾字經史間多讀蛾為蟻如禮記蛾子時術之是也蕭何傳發縱指示注子用及發縱謂解縱而放之僕



謂縱卽縱字漢碑率以縱爲縱如郭魯二碑曰有山甫之縱比縱約產是也李德裕亦曰鄭侯指縱對諾葛心化以內屢指縱對外苑武力益可驗矣

賤子具陳

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大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云云此詩正用鮑昭東武吟意昭曰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云云前此應休連詩嘗曰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而與杜同時如王維亦曰賤子跪自陳可爲帳下不古詩嘗曰四坐且莫喧願聽歌一言

杜詩合古意

阮籍詩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杜詩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鮑昭詩昔如韞上鷹今如檻中猿杜詩昔如水上鱗今如置中兔庾信詩細管纏絡圓花釘鼓牀杜詩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銀履鮑昭詩北風驅鴈天兩霜杜詩驅馬天雨雪沈約詩山櫻花欲燃杜詩山青花欲燃杜詩合古人之意往往若此注所不聞又如子美鷹詩側目似愁胡王原叔但引隋魏彥深賦爲言不知狀似愁胡乃晉孫楚鷹賦中語耳杜詩連令相就飲一斗人多引鮑昭且願得志數相

就以證相就二字有所自不知相就飲三字見庾信詩野人相就飲至如杜詩巡簷但索梅花笑梅花笑三字見隋煬帝詩市橋官柳細官柳二字見晉陶侃傳前輩謂老杜詩無兩字無來歷山谷亦云老杜詩退之文無一字無來處信哉

司字作去聲

睿齋隨筆云白樂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字綠軍司馬男兒官職未曉說一爲軍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

讀如云在那六十日入山十二回綠漲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毘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強不似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僕謂二詩司字非入聲乃去聲耳觀白詩無注廣韻入聲不收集韻去聲何字韻收曰司主也僕觀西漢敘傳與夫文選司字作伺字協疑此詩亦以司爲伺如琵琶字相字洪謂作入聲此說是已白詩多犯鄙俗語又如枇杷之批蒲萄之蒲亦協入聲如請召之請協平聲諒闇之闇協去聲似此之類甚多其詩句有曰況對東谿野枇杷燭燄粘盤

系蒲萄燕姬酌蒲萄是協入聲者也又曰當時綺季不請錢高宗諒閣中是協平聲去聲者也僕又考之不特白詩爲然唐人之詩多有如是者如張祐曰生擒批把敵曰宮樓一曲琵琶聲姚合曰每月請錢共客分張文昌曰錦江樓下三江流是皆隨其律而用之

白用杜句

杜詩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詩靖節先生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白詩眼前無俗物身外卽僧居杜詩酒債

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白詩舊語相傳聊自慙世間七十古來稀

征有二義

征有二義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東征西征爲名者不可不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傳毅北征頌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謂也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張纘南征賦班彪北征賦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一契勘總以爲一義失矣

古樂府名

唐子西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人用樂府爲題者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詞太白輩或失之僕謂後人之作失古詞之意甚多不止此也如漢鏡歌十八曲中有朱鸞艾如張巫山高等詞後之作者往往失其本意朱鸞者據樂志建鼓鼓所作棲鸞於其上取其聲揚或曰鸞鼓精也或曰詩曰振振鸞鸞子飛鼓咽咽古之君子悲周之衰頌盛息節故以存鸞雖所說不一然鸞則鸞寫之鸞至宋何承天作朱路曲乃謂路車之路失其意矣又如巫山高詞解題曰古詞言江淮水深無梁可度臨

水遠望思歸而已至齊王融之徒巫山高詞乃雜以陽臺神女之事無復故意艾如張艾與刈同如詞而古詞之意謂刈而張羅至陳蘇子卿詞則曰張機蓬艾側是以艾爲蓬艾之艾矣此類不一

李杜詩意

杜子美詩子規夜啼山竹裂武元衡詩子規夜啼江樹白李賀詩雄雞一聲天下白溫飛卿詩碧樹一聲天下曉按古詩雞鳴歌汝南晨雞登壇喚月沒星稀天下旦子美詩孔丘盜跖俱塵埃杜牧詩堯舜周孔皆爲灰南北史和士開云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

築紂竟復何異

靈運得句

石林詩話云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此語之工正在於無心猝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緘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僕謂靈運製此池樓詩而於西堂致思竟日不就忽臺惠運得此句遂足其詩是非登樓時倉卒對景而就者謂粹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殆恐未無蓋古人之詩非如今人牽強聯合要得之自然如思不到則不肯成章故此語因夢得之自然所以為貴

顏延年五君詠

潘子真詩話曰顏延年阮始平詩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謂山濤三薦咸為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勗一麾之則左遷始平太守僕謂延年賦此蓋有為也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為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為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復為劉湛出為永嘉太守怨憤之甚故有是作向注但云延年疎曠劉湛出為永嘉太守而不及其他是未深知其意耳又如作阮步兵詩則延年正以領步兵好酒見黜於時與阮同也其詠五君意

皆有在

夔江亭語

西清詩話曰許昌西湖夔江亭就宋元憲留題有鑿  
開魚鳥忘情地辰盡江湖極目天之句皆曠古未有  
然本於五代馬殷據潭州時建明月園徐仲雅詩鑿  
開青帝春風園移下姬娥夜月樓僕謂又不止此觀  
唐沈彬望廬山詩壓低吳楚散涵水約破雲霞獨倚  
天前此蓋有是意皮日休滑谿詞詩亦曰敲碎一輪  
月鎔銷半段天

著鞭聒耳

前輩馬詩用著鞭二字多引劉琨傳祖生先吾者鞭  
事如山谷詩眼明見此五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而  
任調所注是也僕謂此大綱言著鞭耳非爲馬設前  
此二字蓋嘗有爲馬而言者按三國志蜀何祗謂楊  
洪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世人局於所  
見推究不廣類如此又如前輩畫詩用聒耳鳴事人  
多引梁武陵王坐池亭蕭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  
聽或者又引齊孔珪事以爲在梁之前僕謂皆未也  
按周禮蠅氏掌去蟲龜注爲聒人耳其事祖此談數  
以孔珪事爲陸維圭續釋常談引此以證聒人耳之



所自非也

李習之為鄭州

貢父詩話曰唐文人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刺史李翱詩云云此別一李翱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為鄭州王深甫謂習之集乃收此詩為不可曉漁隱亦謂習之未嘗為鄭州刺史僕謂諸公不深考耳為鄭州者即習之也習之為鄭州事史略而不載其履歷之詳具見僧錄中曰翱正元十四年登第校書郎三遷至京兆府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權職方員外郎授考功員外郎兼史職出為朗州刺史

太和初入為諫議大夫尋以本官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以謬舉栢耆左遷少府少監俄出為鄭州刺史五年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桂管防禦使七年授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八年徵為刑部侍郎九年轉戶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兼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中卒其評如此傳但云始調校書郎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除朗州刺史召為禮部郎中出為廬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坐栢耆事左遷少府少監後遷桂管湖南觀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卒以傳視僧錄疎略





甚多其間亦有不同處習之爲鄭州日正在爲桂州  
前而史不載黃父遂以爲別一人因知傳文之誤人  
多矣

此陛下家事

唐高宗欲廢王后立武昭儀當時大臣褚遂良長孫  
無忌之屬皆以故爭帝問李勣勣獨曰此陛下家事  
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其後明皇因武惠妃之譖  
欲廢太子瑛等當時如張九齡之屬固爭以爲不可  
獨李林甫謂此陛下家事一語而決遂其廢室之禍  
人謂林甫此語絕似李勣是皆以陛下家事爲辭不

肯力爭遂成禍基僕因考之李勣此語又有所自觀  
後周宇文護欲廢周帝以問羣臣有曰此公之家事  
敢不唯命遂廢閔立明帝李勣之言非出於此乎又  
推而上之魏文帝遣使賜魏后璽書以問周宣周宣  
答曰此自陛下家事後周之語又出於曹魏

化鶴二事

化鶴二事相類續搜神記云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  
一白鶴飛集言曰有烏有烏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  
歸城郭皆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家藥壘又神仙傳云  
蘇仙公桂陽人昇雲而去後有白鶴來止郡城樓上



人或彈之鶴以木書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  
來歸吾是蘇君彈我何爲洞仙傳謂仙公卽蘇耽也  
是以魯直次韻蘇翰林公出遊詩曰人間化鶴三千  
歲海上看羊十九年正均用蘇家故事也

顛倒用事

李漫撰東林寺舍利塔碑曰龐統以才高位下遂滯  
題與陳蕃以德峻名沉初膺策駟校履驥是龐統事  
題與是陳蕃事而倒用如此得非誤乎其碑蓋開元  
十八年建也

韓退之文章

唐之文章至韓退之而大備無可疵者後之學者於  
是取則其體固不一也一篇之中有始結言兩事而  
終只以一事結者有以一意起而終以兩意者如爲  
人求薦書曰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匠石過之而不眴  
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  
也以某在公宇下非一日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  
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也是以木馬兩事並起也  
然終之曰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  
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相類故  
終始言之耳是棄木而說馬也又如送孟東野序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又言其在唐虞咎陶禹善鳴者而假之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周棄孔子之徒鳴之屈原鳴楚李斯鳴秦又曰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是則鳴者豈有出於自然者矣豈可謂卑不得其平邪是又以一意起而兩意終者如此

拗句格

禁齋云魯直有換字對句法如曰只今滿坐且尊酒後夜此堂空月明曰田中雖問不納履坐下適來何處蠅前此未有人作此體自魯直變之君路儻隱曰

此體出老杜如寵光蕙葉與多碧點綴桃花舒小紅者是也今俗語謂之拗句格僕謂此體非出於老杜與杜同時如王摩詰亦多是句如云雨中草色綠堪染水上桃花紅欲燃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疑亦久矣張說詩曰山接夏空險臺留春日邊此亦拗句格也

避高祖諱

或者讀晉潘尼舉孔子言一言而喪國者僕避高祖諱至此猶存僕謂承襲如此非避諱也且左傳引周書之文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引周詩曰克長



克君王此大國當是之時高祖之諱未行也而易邦以國者是出於偶然非有深意然固有避諱處如漢書引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曰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王嘉曰無教逸欲有國蔡邕石經凡邦字易國字如此之處可以言避諱矣何則彼皆漢人也非漢人則不可謂避諱矣

以鳥對僧

賈島詩曰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或者謂句則佳也以鳥對僧無乃甚乎侯觀鳥詩又曰聲齊羅鳥語盡卷老僧真曰寄宿山中鳥相尋悔昨僧詳能詩曰

槎松配石山僧坐茶杏含春各鳥啼杜荀鶴詩曰沙鳥多翹足巖僧半露肩姚合詩曰露寒僧出梵林靜鳥巢枝曰幽巖禪僧護高窠宿鳥窺曰夜鐘催鳥絕積雪阻僧期陸龜蒙詩曰煙徑水涯多好鳥竹牀蒲倚但高僧司空曙詩曰講席舊逢山鳥至梵經初向竺僧求唐人以鳥對僧多如此豈特鳥然僕又考之不但對鳥也又有對以蟲對以禽對以猿對以鶴對以鹿對以犬者得非嘲戲之手又有時間啄木鳥疑是扣門僧出東坡佛印語錄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

規放古詩意

長洲王楙

石林詩話云江淹儼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  
未來古今以為佳句然謝靈運園景早已滿佳人猶  
未通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卽是此意僕  
觀古樂府曰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游子  
月明何未歸此正江淹之意淹兩句此四句以碧雲  
為黃雲耳僕嘗謂晉宋間人詩雖規模不同然大意  
不外乎先王三百篇之中要非自有新意如江海等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

規放古詩意

長洲王楙

石林詩話云江淹儼湯惠休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  
未來古今以為佳句然謝靈運園景早已滿佳人猶  
未通謝玄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卽是此意僕  
觀古樂府曰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游子  
月明何未歸此正江淹之意淹兩句此四句以碧雲  
為黃雲耳僕嘗謂晉宋間人詩雖規模不同然大意  
不外乎先王三百篇之中要非自有新意如江海等



詩卽毛詩君子于役之意也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  
至哉雖棲于埭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  
何勿思非出於此意乎又如張孟陽四愁詩佳人遺  
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佳人遺我錦繡段何以  
報之青玉案卽毛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投我  
以木李報之以瓊玖之意也

魯直茶糜詩

吟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  
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塵俗哉山谷作茶  
糜詩曰露溼何郎傳湯餅日烘荀令柱爐香乃用美  
大夫比之特出類也僕謂山谷此穠蓋出於李商隱  
之意而翻秦尤工耳商隱詩曰謝郎未袖初翻雪荀  
令熏爐更換香以此聯較之真不侔矣

杏花雨

前輩謂深院無人杏花雨之句極佳此非四雨之數  
當作去聲呼僕觀此句正祖南唐潘佑之意佑有詩  
曰誰家舊宅春無主深院簾垂杏花雨佑兩句意此  
作一句言耳然佑句作上聲非去聲也其下曰香飛  
綠項人未歸巢燕承塵燕無語豈語字亦當作去聲  
邪唐花間集亦曰紅窗寂寂無人語黯淡梨花雨

詒厥父子等語

洪駒父云世謂兄弟為父子謂子孫為詒厥歆後語也子美詩曰山鳥幽花皆父子退之詩曰誰謂詒厥無基址雖韓杜未能免俗吳曾漫錄乃引南史劉湛等父子之語以證子美所用為有自僕謂漫錄所引未也僕考諸史自東漢以來多有此語曰居詒厥之始曰父子之情愈厚西漢未之間也知文氣自東漢以來深變不特是也如言色斯赫斯則哲之類甚多此語至入於詩中用可見後世文氣日不遠古如此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

者訓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曰卽膺爰立之除式副具瞻之望除卽立瞻卽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考之曹氏命司馬氏文曰達兆庶具瞻之望桓裕疏曰願陛下速收謬眷則具瞻華望魏晉人已有此謬

河間傳意

客或譏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教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



為盜賊所污遂行淫泆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  
此矣僕謂此柳子厚河間傳之意也史記呂不韋傳  
述太后云云河間傳又用其語古人作文要必有祖  
雖穢雜之語不可無所自也

少游斜陽暮

詩眼截前輩有病少游杜鵑聲裏斜陽暮之句謂斜  
陽暮似覺意重僕謂不然此句讀之於理無礙謝莊  
詩曰夕天際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之中三見晚意  
尤為重疊梁元帝詩斜景落高春既言斜景復言高  
春豈不為贊古人為詩正不如是之混視當時米元

章所書此詞乃是杜鵑聲裏斜陽暮非暮字也得非  
避廟諱而改為暮乎

珊瑚春黃糜

隱居詩話曰杜牧之詩有趁韻而撰造非事實者如  
珊瑚破高齊作婢春黃糜是也李詢得珊瑚其母令  
衣青衣而春無糜字僕謂既言衣青衣而春添一字  
何害但糜自是粥作米粟字用恐有所未安耳春黃  
糜之語牧蓋祖後漢志慷慨春黃粟之意不知糜豈  
可以言粟邪

胡廣子孫

後漢胡廣傳與碑並不言其後觀蔡邕集有陳留太守胡公碑云君諱碩字季容太傅蔡邕侯少子也又觀幼童胡根碑云故陳留太守胡君子也曰根字仲原於是知碩爲廣之子根爲碩之子皆先廣而祖碑謂碩孝於二親雖曾閱類萊無以尚正佳弟子根才七歲而其家生相與立碑此正與逢童相似得非爲乃祖之故事

殍餽二字

沈存中筆談曰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減裂如樂天題坐隅詩俱化爲餽殍作夫字押杜牧之杜秋娘詩厭飫不能餽餽乃餽非飲食也僕觀晉王蒼以私粟作餽餽餽者都聚甚窮鄉人共餽之餽字豈不作飲食用然考晉音乃音嗣非貽字也僕謂牧之用作貽字必別有所據又觀後漢許楊傳舉謠歌曰餽我大豆享芋魁餽字無音乃知牧之用字有所祖也餽殍之殍作夫字用按唐韻數字韻收撫俱切又平表切皆言餽奴也是則殍字有二音樂天所押蓋從唐韻之平聲者二字皆有所據存中自不深考安可以讀書減裂非之揚雄箴曰野有餽殍

杜牧之登北固山詩曰謝朓詩中佳麗地或者謂眺  
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金陵乃今建康非潤州  
也僕謂當時京口亦金陵之地不特牧之爲然唐人  
江寧詩往往多言京口事可驗也又如張氏行役記  
言甘露寺在金陵山上趙彞因話錄言李勉至金陵  
屢讚招隱寺標致蓋時人稱京口亦曰金陵牧之又  
有詩曰甘羅昔作秦丞相或者又謂史記甘羅年十  
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  
上卿未嘗爲秦相也僕考北史彭城王浹傳曰昔甘  
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儀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未必

人物名字不同

要至五十則知此謬已久牧之蓋循襲用之耳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世紀  
曰伏羲嘗和百藥淮南子曰炎帝主於火奴而爲竈  
神事始曰竈黃帝所置古史考亦曰黃帝始造釜甑  
火食之道就矣漢臨江王傳注謂黃帝子累好遠游  
奴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漢馬氏傳注則曰共工氏  
子修好遠游故祀以爲祖神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  
子夫人姓馮名夷聖賢家墓記亦曰馮夷者弘農華  
陰隄首人服八石得爲水仙爲河伯婦一說又謂河



伯乘兩龍一曰冰夷二曰馮夷史記相如傳注則又  
曰馮夷河伯字也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  
二神一曰神荼二曰鬱壘風俗通亦曰黃帝時有神  
荼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故東京賦曰守以鬱壘  
神荼副焉括地圖曰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二神一名  
鬱一名樞高誘注厥國策則又曰一曰余與一曰鬱  
雷其紛紜如此殆不可曉書籍間人物名字不同似  
此之類甚多

參軍簿尉

杜詩脫身簿尉中始免捶楚辭鮑注曰非謂簿尉受

杖杖有罪者謂之謂樞樞法曹掾敲榜發姦偷此  
豈受杖者邪僕謂不然于美之意正謂屬吏受官長  
之杖非謂杖有罪者官屬受杖其來久矣且前漢王  
嘉為宰相祿躬受笞其他可知司馬遷謂陵夷至於  
捶楚之間觀此則知古人當官有過亦必受杖此猶  
有說謂臣下有過受人君之杖耳非上官之杖也僕  
觀後漢戴宏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  
云云三國志黃蓋為守長暑兩椽教曰若有姦欺終  
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此正明驗古人吏屬受杖之  
說也自晉至唐此類尤多注詩者自不深考耳姑摭



數端世說載太守劉淮杖主簿向雄後同在政府不  
交言武帝敕雄復修君臣之好北史庫狄連為鄭州  
刺史開府參軍皆加捶撻魏收為中外府主簿頻被  
笞楚唐書邕州經略使陳墨怒判官劉纘杖之二十  
五而卒浙西觀察使韓皋封杖決安吉令孫解臂杖  
十下而歎劉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苾而奏杜牧  
之謂尹坐堂上階下拜兩赤髻令屬官將百人悉可  
笞辱其詩又曰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助勳一語不中  
治笞笞身滿瘡韓退之詩曰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  
捶楚塵埃間舉此以驗杜詩之意可見矣豈謂杖有

罪者邪古之官屬動必加杖加杖猶可或致之奴如  
張敞棄絮據市之類是也上官之權甚重而屬吏益  
卑凜然度日不啻君臣之相臨唐猶庶幾漢時尤甚  
自入國朝官守上下之分雖嚴然此例削矣上自宰  
相下至監當均謂比肩事主非惟無笞言之辱且省  
廷拜之禮正所以示一統尊王之意云

郎官令史

漢明帝謂郎官上應列宿不可輕畀乃以杖撞郎藥  
宓自褻慢如此僕嘗考之當時郎史雖謂清選其實  
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

人漢士往往恥為此職至於用杖其輕可知此風至齊猶在齊明帝時尚書郎坐杖罰者皆科行蕭琛謂郎有杖自後漢始至魏晉以來其職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違昔科罰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無人不慙可特輸贖帝納之僕又觀世說桓溫在荊州恥用刑罰令史受杖從朱衣上過或者以上指雲根下拂地足之語譏之夫服朱衣而使受杖亦可謂甚矣此正明驗郎官令史之秩卑如此

詩中重押韻

蔡氏曰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船眠天宇柱再押前字凡三押前古未見其體實質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何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也聞見錄亦引此詩及李太白韓退之詩為疑松江詩話引杜子美一詩押兩字東坡一詩押兩耳字謂字同而意異不妨重疊又謂子美八仙歌押兩船字在歌行則可他不可為法僕謂諸公各肆臆說於古人之詩是未深考詩中重押字自古有之豈但李杜韓蘇四公而已姑引數章於此蘇子卿詩曰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又曰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又詩

曰歡娛在今夕，燃燭及良時。又曰努力愛春花，莫忘  
歡樂時。沈休文詩曰：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又曰  
所願從子游，寸心於此足。阮嗣宗詩曰：如何當路子，  
答折忘所歸。又曰：惜無懷鄉志，辛苦誰為歸。張景陽  
一詩押兩生字，任彦升一詩兩押生字，三押情字。古  
詩重疊押韻如此之多，豈可謂古未見此體亦不可。  
謂古人分章之意，與夫雅歌行之體，有此以是知李  
杜詩皆有所祖。沈雲卿一詩凡四疊韻。

餘體樓畝

晉左思賦：餘糧樓畝，而不收。後晉于寶、宋劉裕皆有  
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處餘糧樓  
畝。省題詩而不及左思，是失所先後矣。僕又考此語  
非始於思，在思之前蓋嘗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  
公碑云：餘糧樓於畝，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

魯直玉花聽詩

烏戍張仲思家多前人墨蹟，有魯直親索題李伯時  
畫欲驟玉花驄後一詩，其間云：此篇晁无咎祭天啓  
諸人皆和，多有好句。昨見尤蹈齋官書工，有士人寫  
繁城隸筆法秀整，試為問姓名，當求寫此詩。本著馬  
後魯直此紙筆力勁甚，非尋常石刻者比。其詩三句



一換三疊而止禁響謂之促句換韻僕又觀當時名公如鮑夷白亦多此作漁隱第言魯直有此一篇而不知其他或者又謂唐人亦有此體以僕考之非止唐人其苗裔益出於三百篇之中如素冠之詩是也

杜撰

包彈對杜撰為甚的包拯為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須彈擊故言事無瑕疵者曰沒包彈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世言杜撰包彈本此然僕又觀俗有杜田杜園之說杜之云者猶言假耳如言自釀薄酒則曰杜酒子美詩有杜酒偏勞

勸之句子美之意蓋指杜康意與事適相符合有如此者此正與杜撰之說同湘山野錄載盛文肅公撰文節神道碑石參政中立急問曰誰撰盛卒曰度撰滿堂大笑文肅在杜默之前又知杜撰之說其來久矣

謝玄暉詩

謝玄暉詩曰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李周翰注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言病上曰淮陽吾股肱郡卿為我臥理之按漢書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而武帝謂汲黯則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





君矣初無淮陽吾股肱郡之說翰益誤引季布事言之耳又按以黠傳言淮陽臥治初無高臥之說異時劉禹錫詩亦有肯放淮陽高臥人蓋祖玄暉詩也

詞句祖古人意

後山詩語載王平甫子旂謂秦少游愁如海之句出於江南李後主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意僕謂李後主之意又有所自樂天詩曰欲識愁多少高於灤灤堆劉禹錫詩曰蜀江春水拍山流水流無限似儂愁得非祖此乎則知好處前人皆已道過後人但翻而用之耳又少游詞有天還知道

和天也瘦之語伊川先生間之以爲嫌蹟上天是則然矣不知此語蓋祖李賀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爾類而推之如晏叔原今宵剩把銀缸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蓋出於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戴叔倫還作江南夢翻疑夢裏逢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之意謝無逸詞我共扁舟江上兩萍葉出於樂天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之意魯直詩趁此花開須一醉明朝化作玉塵飛出於潘佑勸君此醉直須歡明朝又是花狼籍之意此類極多

鷹鶴文傳不聞

一雜說謂鷹鷂之鷂史傳不載其名起於近世僕讀  
唐張子奇集鷹鷂圖贊序正有是論曰鷹也名揚於  
高父義見於詩鷂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宜昔之  
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  
與所記不同者邪僕謂子奇亦未深考張衡東京賦  
鷂鷂春鳴北史文宣謂思好曰爾擊賊如鷂入鷂羣  
左傳鷂鳩氏司事也枚乘賦揚輝方言爾雅說文俱  
有此字豈可謂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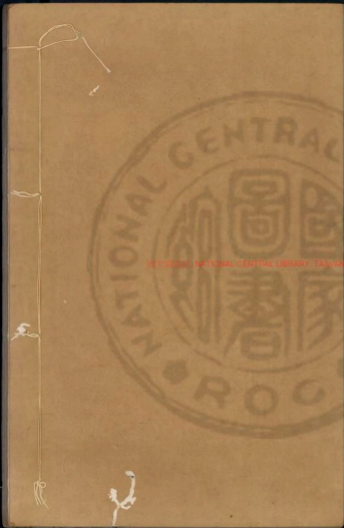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

長洲孫君書  
唐雋中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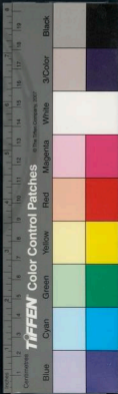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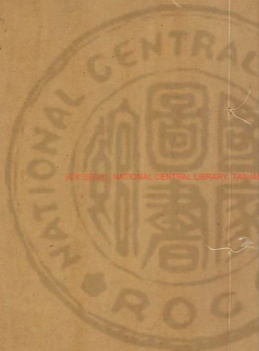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obalt Black





20250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2013.01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1.0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1021247-1





野容叢書卷第二十一

方言序

長洲王

祿

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容有薦雄文似相知者上方  
郊祠甘泉君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泰甘泉賦僕考  
方言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作縣郵銘王何頌  
階閭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揚莊者為郎誦之  
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遂以此得外見乃知  
容者揚莊薦雄文者縣郵銘等以為似相如者帝驚  
之語非容所薦之詞又方言序云雄為郎一歲作繡



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  
語紀十五卷積二十七年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  
從取方言僕以故雄二書與傳考之取方言乃衣帝  
非帝驚也不然歎書何以稱帝驚蓋何以言先君云  
云雄書何以及太玄經邪

一丁字

今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祖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  
一丁字出處僕考之乃个字非丁字按續世說書此  
个字蓋不與丁相似傳寫誤焉後又觀張翠微考異  
亦謂个字乃知世說之言爲信僕又觀蜀志南史皆

有所識不過十字之語史通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  
恐是十字亦未可知十字與丁字又相似其文益有據  
也此與淮南子言宋景公癸惑使三舍之謬同史記  
謂三度

詩家用明光事

杜子美詩曰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洙注曰明光  
殿覆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注曰漢殿名元后傳成都  
侯借以避暑是已東坡詩曰何人先入明光宮又曰  
老奴不入明光宮趙注皆曰武帝太初四年所起乃  
成都侯商所借以避暑者也僕嘗考之漢有兩明光





宮一明光殿按三輔黃圖一明光宮屬北宮一明光  
宮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侯商避暑之所屬甘  
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謂明光殿自在桂  
宮三者元不相干今觀諸家之注往往認爲一處顛  
倒錯亂莫知其非甚而至有以避暑事爲去病用事  
甚疎鹵極可笑僕又考漢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  
古注曰成都侯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師古之注已  
有此謬

車作居音

佩觿曰牛車之車尺遮反本無居音喪予之子戈汝

反本無余音其變古如此韋昭亦曰車字從漢始有  
居音僕觀經書中凡言子處皆音上聲知佩觿之說  
爲當則是漢已前文字凡言車者盡合作尺遮反凡  
言子者盡合作戈汝反可也然觀戰國策馮驩歌曰  
長欲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說苑載淳于髡禳田之  
詞曰蟹螯者宜禾滂邪者滿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  
觀此語似與居音相協又觀毛詩其殺維何魚鼈鮮  
魚其贈維何采芻路車周易見豕負塗戴鬼一車先  
張之弧後說之弧則知車作居音其來已古非始於  
漢也

字文增減

古之陰影字用景字如周禮以上圭測景之類是也  
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多為陰影字古之戰陣字用陳  
字如靈公問陳之類是也至王羲之小學章獨自旁  
作車為戰陣字而今魏漢間書或書影字陣字後人  
改之耳非當時之本文也春秋漢東之國隨為大其  
後揚堅建國見周齊不連筆其故去足文只作隋今  
歐陽詢九成宮碑書作隨者推本當時之意爾古之  
疊字用三日合作疊新齊以三日太盛改從三田今  
東漢碑疊字仍舊有三日者古之對字華下從口據

說文謂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然觀大夫始鼎  
銘則知對字從土者舊矣古之羅字自下從辛泰始  
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岡從非古之劬字從刀南  
朝宋太子名劬而惡字文為召刀遂改刀為力漢人  
浴字書雜蓋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用佳至魏以土  
行土水之母故去佳仍用水希字或書作紙蓋古者  
以練帛而書故從糸後蔡倫創故布摺作紙故其字  
從巾

蘭茶二種

世言春蘭秋蘭各有異芬不知秋蘭之香尤甚於春

蘭也蘭有二種邵伯溫曰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  
秋花花多離騷初秋蘭以爲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  
葉兮紫莖今沅澧間所生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  
黃不若秋紫之芬郁也世謂古之茶卽今之茶不知  
茶有數種非一端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  
苦菜之茶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茶毛詩有女如荼  
者乃茗茶之茶也正菴葦之屬惟茶檟之茶乃今之  
茶也世但知蘭茶而莫辨故辨之

魯直漁父詞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曰青蘓笠綠蓑衣斜風細

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  
潮平故魯直取張顧二詞合爲浣谿沙曰新婦磯邊  
斜黛愁女兒浦口眠波秋驚兒錯認月沉鉤青蘓笠  
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陽細雨轉船頭東坡  
曰魯直此詞清新說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贊  
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  
浦此漁父無乃太闊浪乎僕觀權德輿詩亦曰新婦  
磯頭雲半斂女兒灘畔月初明新婦磯對女兒浦唐  
人不止顧況

望雲懷鄉

仗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  
下瞻悵久之此正與北文元樹之意同元樹奔南每  
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頓歎歎又梁璠不歸弟兄每見  
東南白雲立望悵然久之杜子美詩曰每望東南雲  
用此意也

鸞栖枳棘

今有人作縣尉啓誤用鸞栖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  
聞之慙無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僕謂尉用簿事固  
非是然古者亦有如是用者未可深非之彼以簿尉  
一事自解則失之矣苟如是何取乎用事僕觀劉長  
卿送任少府任淮南詩曰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栖鳳  
是分明以簿事爲尉用也不但尉也張說送廣武令  
岑義序曰河洛東門俯栖鸞於製邑又以鸞爲事爲  
縣令事用也出於一時之率然未可知豈可以爲證  
邪

批繆皮傳

今考校格式有文理批繆不考注全無義理卽爲批  
繆按此二字見禮記大傳五者一物批繆考禮部韻  
批篇夾切繆環也僕又觀後漢盧植傳曰周禮諸經  
發起批繆注批粟不成論義之乖僻也是亦一說今



人言所得膚淺爲皮膚按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故張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纂

杜詩言荔枝

杜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與玉臺雲縵布衣台背老勞生重寫翠眉頰歐本作勞人害馬或者又引西漢害馬出處以證二字所自僕謂此二字初非爲荔枝之故杜詩之意自有所據按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歎者繼路唐羌上書曰文州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

有遭虎狼之害頓仆必止不絕道路杜詩勞人害馬二述此耳其意因傷時事故引此故實爲言非虛語子美自傷以有用之才放棄立墜終老不用果物牽於愛姬之嗜欲及時政之難勞人害馬有所不卸時政如此爲可傷也杜詩之意如此題曰解悶信有以夫杜又有詩曰憶昔南州使奔騰獻荔枝百馬獻山谷到今者舊悲舉此以驗勞人害馬之說爲不誣矣或者乃曲爲之說謂勞人重寫翠眉頰作鬚眉之鬚髮甚矣僕又考之貢荔枝自趙王佗始生致荔枝其美非始和帝蓋起於武帝之時觀三輔黃圖謂漢

武帝破南粵起荔枝宮荔枝自交趾連年移植於庭  
無一生者後遂不復蔭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敝  
於道極爲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始罷其貢

蕭華傳

唐書蕭華傳曰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怒會肅宗大  
漸篤詔罷華爲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  
載助輔國貶華爲岷州司馬奉其言如此僕考劉長  
卿祭蕭華文曰龍潛少海公佐儲闈朝有巨姦動履  
危嶽十年調護不虞嫌疑國移大盜公隱虜圍忍受

拘逼管嗣恩私果翻賊黨來赴京師天地載開君臣  
相逢獨持一心明戴兩宮明略艱難丹誠猶公輔國  
佞幸敢亂朝經潛中讒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爲  
所傾倉卒之際播遷無名東出昭立南浮洞庭寄身  
滄江汎若浮萍水國生疾炎州促齡讀劉祭文則知  
華嘗佐備官調護甚至膏陷虜圍全節而歸華之去  
國史但謂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以此致怨不知  
華嘗建言於朝奪輔國兵柄謀之不密反爲所傾如  
此史又謂貶華爲岷州司馬卒而祭文謂江州刺史  
且曰水國生疾炎州促齡疑華出爲江州刺史在任



得疾繼貶南方而卒皆傳所不聞也

溫庭筠

唐書載溫庭筠才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僕觀其集有關成五年抱疾不赴鄉計書悽百韻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季二侍御蘇端公韋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遠一詩其間有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屨誣昔嘗言實志今亦畏吾徒有氣干牛斗無人辨輪樞積毀方銷骨微瑕耀掩瑜蛇矛猶藉戰魚服自囚拘欲就欺人事何能道鬼誅是時先大中末

幾二十年其不平之氣見於詩者已如此則知云云不但在大中之末又考東觀奏記有責授庭筠隨州隨縣一詞乃兼坦之作

董仲舒公孫弘

前漢董仲舒傳云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公孫弘傳曰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弘弘至太常上策武帝紀則曰建元元年詔舉丞相等舉賢良自是五年之後改元光元年復詔舉

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據傳所言則公孫弘復舉賢良在元光五年據紀所言則元光元年公孫弘董仲舒出焉二說不同如此僕嘗考之武帝卽位以來凡兩開賢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更民明當世務者不闡有賢良之舉且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卽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於排書耳考弘之出正係此時仲舒之出又在此五年之先弘傳謂武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年八十費考之帝紀費於元狩二

年自元狩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卽位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之弘於元光元年再舉賢良明甚而本傳謂五年亦誤也又況元光元年賢良制正係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爲元之說益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可無疑者史記西京雜記亦皆言元光五年弘舉賢良失矣石林燕語亦然第未深考耳

張良有後

隨筆論張良無後謂有二事其一勸沛公因解而擊秦軍既解而追項羽此事善於殺沛宜其無後僕謂





不然良既仕漢則盡忠於漢矣暇他恤哉觀其借箸  
前籌從容弭七國之事通四老人談笑定儲君之位  
其功德爲如何高帝亦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三傑而  
運籌決勝得子房之力則是基四百年之漢子房之  
功爲不薄矣豈得以無後報哉僕因考之後漢司空  
皓晉司空華唐宰相嘉貞延賞弘靖九齡皆良之後  
也著行盛大如此安得謂之無後哉後漢張皓傳曰  
六世祖良僕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  
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嵩  
嵩生睦睦生嗣嗣生皓自不疑以下數至皓恰九世

吳郡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爲蜀郡太守始居  
吳郡張氏皆其後白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  
渡江始居於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  
良之後爾陸筆之說正與劉臺得謂張曲江無後之  
意同素曲江之後初亦未嘗絕也

食酒

漢書載千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疑之固雖漢斛  
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觀筆談亦言其安正  
與鄰兒同不復辯矣所未辯者其注乎如淳曰食酒  
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盡其酒猶

云食言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僕  
觀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雖因脯而并言然  
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稽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  
謂師古又引食言之食可笑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  
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餉然後義  
安而漢書謂閔王餉荃葛且荃葛非食物豈可以言  
餉乎蓋古人通以餉為遺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  
市脯不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  
匹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  
此古人省文之體不可不知也

麻胡

今人呼麻胡來以怖小兒其說甚多朝野僉載云偽  
趙石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慕及好殺國人畏  
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又大業拾  
遺云煬帝將去江都令將軍麻枯濬改枯虐用其民  
百姓惴惴呼麻枯來以恐小兒轉枯為胡又南史載  
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面坳黑以胡為名至今畏小兒  
啼語曰劉胡來啼輒止又會稽錄載會稽有鬼號麻  
胡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四事不同未知孰是細  
素雜記止得二事

傳說刑人

西齋詩話曰孫僅傳巖詩曰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  
煌煌服古今謂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傳說在困  
約中代之以假其質是為胥靡備資也僕謂此說是  
矣然謬用者不獨一孫僅而已自荀卿以來蓋已失  
之矣荀子曰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投天下之大器是  
指傳說也賈誼鵬賦亦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斯游遂就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張晏  
注曰傳說被刑葬於傳巖武丁以為相師古注不辨  
其非但曰胥靡相隨之刑是皆以傳說為刑人矣且

傳巖之作豈特孫僅之誤前此如呂溫作傳巖銘亦  
嘗曰脫刑人之衣而被公棗之服又曰說始胥靡武  
丁卽祚登已如此言矣

誤以程公為方進

隋李元操詩曰聽琴旋琴子張羅避程公是矣唐翁  
綬詩曰君看西漢程丞相應沼朝辭稟壽羅是誤以  
程公為程方進矣人皆以門設壽羅惟程公一出處  
不知前此嘗有是語鬻子曰高一饋而七起曰吾恐  
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是以西海之士皆至鬻當朝  
廷門可設壽羅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後漢無二名

長洲王楙

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向  
奴傳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  
宜上書莽化為一名或者之說不為無據僕謂莽竊  
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竊偽之政  
一切掃除而更張之不應獨於人名尚仍莽舊然後  
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恐非為莽也兩字名不  
為無之但不至如尋常之多耳就傳考之蘇不韋字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後漢無二名

長洲王楙

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向  
奴傳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  
宜上書莽化為一名或者之說不為無據僕謂莽竊  
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竊偽之政  
一切掃除而更張之不應獨於人名尚仍莽舊然後  
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恐非為莽也兩字名不  
為無之但不至如尋常之多耳就傳考之蘇不韋字



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免卿郭延年字公濟  
此分明知其為二名者又有如薊子訓許子勳費長  
房之徒則知後漢未嘗絕然無二名者歐公集古錄  
趙氏金石錄所載東漢碑刻凡稱二字者必曰漢人  
之字僕固不敢深必以為僕人之名也然觀武梁碑  
其間言孝子仲章季章立孫子儵躬修孝道安有子  
孫於父祖墓碑中而稱字者乎歐公跋楊震碑陰曰  
此碑謂賈伯鈞劉顯祖之類凡若干人疑其所書皆  
字蓋後漢時人見於史傳者未嘗有兩字名者僕謂  
歐公不深考後漢安可謂史傳未嘗有兩字名邪

先醒

今稱先生之語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為尊者叔孫通  
與諸弟子共為朝儀曰叔孫生聖人也梅福曰叔孫  
先非不忠也師古注先猶言先生又觀張釋之葬遂  
等傳所謂王生結轂公卿數言鄧先張談先皆此意  
也費詒新書戴懷王問費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為先  
生何也賈曰此博覽也上者在主中者在卿大夫下  
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生為先醒也取其  
俱醉獨先醒之義

儒人不作釋氏語

隨筆謂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開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真僧當為予言予不當與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僕觀李翱答闕元寺僧書曰稱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予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亦是此意韓李二公蓋卓然守是見者元公所言未免拘乎彼非真能尊吾道者至當之

語僕於韓李則然

古詩香事

王直方詩話云古詩曰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又曰罷斃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按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有迷迭賦信乎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也若谿漁隱謂王直方何幽萃如此方論古詩香事初不論杜詩處有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僕謂漁隱不深察耳直方蓋謂大凡古詩中多有事蹟但人讀書不多見識不廣所以不知使不觀

廣志等書孰知都梁等香事因悟或者所謂不行一  
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杜詩之語爲信然漁隱自  
鹵莽如此反謂直方鹵莽其可笑也逖逃賦當時如  
曹植王粲應瑒陳琳之徒皆有是作不但魏文帝一  
人而已故梁元帝志蕭琛曰逖逃成章江總表曰逖  
逃之文云云

鄭氏詩箋

鄭氏詩箋極有害理處不逆其意而以文害辭如四  
月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詩  
蓋刺幽王在位貪殘怨亂竝興而作注謂我先祖非

人乎人則當知急難何爲使我當此亂世晉先祖爲  
非人豈理也哉不若曰先祖不以爲人乎何忍使我  
當此亂世

陳胡二公評詩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葦沃若他物  
不可當此林和靖梅詩珠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  
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  
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僕觀陳輔之詩話  
謂和靖詩近野蕪蕪隱叢話謂皮日休詩移作白  
牡丹尤更親切二說似不深究詩人寫物之意疎影



橫斜水清淺野鶯低安得有此蕭灑標致而牡丹開時正風和日暖又安得有月冷風清之氣象邪陳標蜀葵詩曰能共牡丹爭幾許柳渾狂丹詩曰也共戎葵較幾多輔之漁隱所見正與二公一同

楊妃轍事

李肇國史補注言楊妃奴於馬嵬祭樹下店媪得錦綉一隻過客傳玩舞出百全由此致富玄宗遺錄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賜刑遺一襪取而懷之後玄宗夢妃子云云詢力士曰妃子受禍時遺一襪汝收乎力士因進之玄宗作妃子所遺羅襪銘有曰羅襪羅襪

香塵生不絕二說雖不同皆言妃子有遺襪事僕始疑其附會因讀劉禹錫馬嵬行有曰履綦無復有文紐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襪郵童愛踪跡私手解鞵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乃知當時果有是事甚合國史補注之說

以蒲為脯

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為脯苑鹿化而為馬銑注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以鹿為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為馬不聞以蒲為脯之說此見漢



人雜說臧榮緒晉書當引以為言歐陽詢藝文類聚  
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於史記誤矣

鼻祖耳孫

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自以為的對往往不究其義  
伏觀揚雄及離騷注鼻祖始祖也惠帝紀應劭注曰  
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高曾益遠但耳聞之耳李斐  
曰耳孫曾孫也皆聽說耳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  
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音仍爾雅曾孫之  
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景孫景孫  
之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此與晉說同是則

耳當為仍非耳字也考方言魯之初生謂之鼻人之  
初生謂之首鼻益之間謂鼻為初或謂之祖然則鼻  
與祖皆始之別名以鼻祖為始祖似未為是凡人孕  
胎必先有鼻然後有耳目之屬今畫人亦然必先畫  
鼻僕嘗疑鼻祖之意如此未敢以為是近觀漫錄亦  
有是言甚與僕暗合

侯爵員半千宋璟

嘉祐雜志所載三碑僕嘗考焉一原甫得漢廷蓋金  
鄉守長侯君碑云君諱成防東人其先出自周文之  
後封於鄭共伯賜氏曰侯厥胤宣多以功佐國漢侯



孫輔  
孫輔揮鹿作會

公濟太上皇鴻濟之危謚曰安國君曾祖麟封明統  
侯先武中興玄孫霸大司徒於陵侯僕考後漢侯霸  
傳霸河南密人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辨任職元帝時  
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而不推原侯公史失  
之乎二白水縣民得員半子墓志云十八代祖疑自  
宋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  
員僕考唐書本傳其先彭城劉氏十世祖疑之事宋  
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自姓員或謂  
疑十世祖或謂十八世祖或謂自姓員或謂賜姓員  
傳文與碑不同如此三邢臺村所得顏魯公撰宋璟

神道碑云公作長松篇梅花賦蘇味道以為有王佐  
之才上嘗賜鍾乳使醫持歸鍊之或以上藥不宜委  
之公曰推信待物猶懼不信作相廷奏二張則天失  
色欲起李邕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張嘉  
正作相仰公行事每闕堂祭見公危言讜論扼腕長  
歎今本傳並不載此數事而劉禹錫書則曰宋廣平  
況下寮也蘇公味道時為繡衣直指使者廣平授以  
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則天聞之皮日休賦序曰宋  
廣平有梅花賦清新富豔得南朝徐庾之體後蘇公  
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廣平碑之數事既不

見於史矣而梅花賦一事或謂廣平投繯衣使者蘇公而見解或謂蘇公後得此賦見稱而遂振二者之言又不同

陳元方事

陳紀傳云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至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徒都長安謂紀曰今欲西都何如紀云云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卽時之郡置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所載如此邯鄲淳所著陳紀碑則曰用大將軍何進

表選名儒君爲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憂篤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稅事未募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土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幕拔棘持輶輪不得轉遂晨夜間行寓於邯鄲之野袁術恣難借號江淮國覆社稷結婚呂布送女在塗君爲國深憂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離迷姦謀使不得就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二處所載互有不同傳言紀受董卓之招碑言紀用何進之薦傳言紀阻董卓遷都之計碑言

紀敗袁呂結婚之謀兼指出以資閱史者

漢人規戒

魏相爲揚州刺史考察郡國守相多所賤退而光祿大夫丙吉予之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願少謹自重嚴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嚴翟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強京師畏之而青州刺史胡常予之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少飛威嚴二事甚相類漢人規戒率多如此又如楊惲既廢家居治產以財自娛其爰孫會宗予書戒以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

當治產通賓客會宗年老而遠爲都護其爰谷永予書戒以因循舊貫無求奇功司馬遷尊寵任職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人之義衛青旣貴而天下士夫無稱其故吏蘇建責以觀古名將之意漢人於交爰故舊動存規戒其不肯阿意順旨以陷於昧義此風凜然可喜

呼吸古人名字

前漢魏相傳相字無音人多呼爲平聲以弱翁之字觀之合作去聲唐詩曰身依魏相尊可據也郊祀志公玉帶爲公宿帶據顏師古注引呂氏春秋齊有公



王丹蓋其舊族合呼為本音而單姓王者音宿如後漢王況乃姓宿爾蓋錯傳錯字無音據班固敘傳曰故安執節貢通誅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作措字讀而潘安仁賦乃曰殞吳嗣於局下蓋復怒於一博濟七國之稱亂翻助逆而誅錯是協入聲韻也此如史記司馬錯錯七各反又七故反僕又考之文字間言為悖不定曰錯悖二字多讀為入聲而東漢錯悖不能對乃音措互知二音蓋通用四皓之園公據陳留風俗記合云園公彭祖姓錢名鋒據史記注論語注離騷注錢字音翦只此一音而前單諸公多作平聲

吁如胡嘯長短句是也蓋用唐韻音耳唐韻有平上二音

符符二姓

符堅其先本姓蒲其祖以識文改為符符融其先魯頌公孫仕秦為符璽郎以為氏故符堅之姓從州符融之姓從竹二姓固自不同而唐義陽郡王符璽碑合從竹而書作符而符堅之符又有書從竹者皆失於不契勅耳僕又考之漢碑隸書率以竹為州少有從竹者如符節之字皆然今西漢書符璽多從州魏晉以下真書碑亦有書符節為符節者蓋古者皆通

用故耳此又不可不知顏魯公千祿書曰從艸者爲  
姓從竹者爲印亦未之察也不知符融之符果非姓  
乎

鳳尾虎頭

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嵩東坡以鳳尾諾對虎  
頭州按晉帝批奏書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故謂鳳  
尾諾齊帝令江夏王學鳳尾諾一學卽工諾者猶言  
制可也諾字與詔字相似而又有鳳詔之語故觀者  
往往誤以爲鳳尾詔焉如陸龜蒙集所刊是也

蘇州

蘇州在禹貢爲揚州之域至周爲吳至秦漢爲會稽  
郡治所統甚大按圖經秦漢會稽郡舉今兩浙之地  
皆在焉武帝制詔所謂東指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  
是也是時嚴助朱買臣等皆爲是郡其任甚重至後  
漢順帝時分會稽之半爲吳郡之地尚全有浙西之  
地亦未爲狹也自孫皓分吳郡爲吳興郡但兼有杭  
秀睦之地而已唐之蘇州但兼秀州之地而已晉天  
福間錢武肅又分嘉興海鹽二縣爲秀州其隸於蘇  
者惟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五邑而已其地益削如  
此今之蘇州不得漢會稽郡十五之一而在浙右已

為巨鎮為是守顧亦偉且大矣而況嚴朱之在漢統  
全浙之地乎其勢隆重不言可知

陸士衡

陸士衡齊滌行曰東被姑尤側南界聊攝城海物錯  
萬類陸產尚千名孟諸吞雲夢百二倅秦京以為  
不若以八九吞雲夢對百二倅秦京不惟親切且混  
然也

大唐唐國二錢

今唐國通寶大唐通寶乃南唐錢或者不知求之三  
百年之唐謬也按南唐書元宗即位鑄唐國通寶大  
唐通寶通用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元宗即  
鑿也

解菜

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殺之具以相暖熱名  
曰開葷於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喪  
潘妃之女關豎共營殺羞云為天解菜正其義也

二述

傳教迪志詩曰於赫我祖顧於殷國二述阿衡克先  
其則潘岳西征詩曰赫赫大晉奄有四方二述陝西  
實惟我王藝文類聚此詩張華作



麪以斤兩爲計  
今麪以二斤某兩爲斗蓋沿唐舊觀唐會要天寶間  
麪以三斤四兩爲斗

吾丘壽王論

容齋袁舉漢世論議之臣如嚴樂龍董賈馬之徒凡  
十九人謂皆極言秦之虐如此僕謂此皆傳之所有  
人所共知有一事見於他集中傳所不載人所罕知  
姑摭出以資博聞吾丘壽王嘗著騁騎論功一論甚  
詳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  
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

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南內愁怨以喪  
其國漢興六十餘載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  
南極朱厓北建朔方拓地萬里海內晏如敢問其縱  
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功不以德以詐不以誠  
內用高鞅李斯之謀外用王翦白起之兵旣并海內  
以威力爲王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  
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諱謫之誅十餘年滂沱  
而盈盛故皇天疾威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寬厚六世  
富安何征不克云云此正漢人極言秦失者也容齋  
惟舉壽王議中數語而不知壽王又有此論故表其



略焉班固傳謂因感壽王東方之徒初遣文辭終以  
諷勸乃上兩都賦注壽王作士大夫論驛騎將軍頌  
知園之作亦祖此不但客難也魏古蘭獻賦太子報  
曰昔吾丘壽王何武以歌詩得金帛之賜今考二傳  
何武則然壽王自議挾弓得魚後不聞有他製作謂  
以歌詩得金帛之賜計亦有之史闕而不載耳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長洲吳羅書  
黃岡賢符刻

長洲王楙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三

古者拜禮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  
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  
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  
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  
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  
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  
邪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宜僕僕之謂



略焉班固傳謂因感壽王東方之徒初遣文辭終以  
諷勸乃上兩都賦注壽王作士大夫論驛騎將軍頌  
知園之作亦祖此不但客難也魏古蘭獻賦太子報  
曰昔吾丘壽王何武以歌詩得金帛之賜今考二傳  
何武則然壽王自議挾弓得魚後不聞有他製作謂  
以歌詩得金帛之賜計亦有之史闕而不載耳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長洲吳羅書  
黃岡賢符刻

長洲王楙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三

古者拜禮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  
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二頓首三  
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  
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  
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  
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  
邪乃知禹聞善言則拜如揖之類是也宜僕僕之謂



哉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屏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乎古者男女皆跪男跪尚左手女跪尚右手以此爲別自唐武后尊婦人始易今拜而不屈勝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不爲無據然又觀北史周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則知前此婦人蓋已有不跪者矣

骨利幹日出

歐公詩邈來不覺三十年歲月纔如熟羊腓於炙字韻內押用史載及通典骨利國事骨利國地近扶桑晝長夜短夜煮一羊腓纔熟而東方已明言其疾也

漁隱叢話又引資治通鑑云煮羊腓熟日已出矣所紀與史載通典小異郭次象謂羊腓至微薄不應太疾如此當以腓爲是僕考唐書骨利幹傳亦曰羊腓然又觀唐書天文志則曰羊腓此一字三說不同蓋腓腓解字文相近諸公姑存其舊不敢必以爲孰爲正也然腓者肩也髀者股也二字意雖不同爲熟之時似不相遠至腓則太速矣魯直詩亦曰數面欣羊腓論詩在雉膏羊腓字魯直亦嘗用之不但歐公也

蒼頭稱將軍

隨筆云今人呼蒼頭爲將軍其事本爲彭寵爲奴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縛謂妾曰趣為將軍治裝注呼奴為將軍欲其故已也僕謂此說固是然觀陳勝傳將軍呂臣為蒼頭軍是則語蒼頭為將軍亦已久矣又衛青為奴後為大將軍唐至德後官爵虛濫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而身執殿役者故岑參歌曰紫斂全章左右趨問蒼頭是蒼頭奴李商隱詩曰廝養為將軍則知蒼頭奴為將軍事甚多又按前漢鮑宣傳蒼頭廬兒注漢名奴為蒼頭知此名起於漢矣觀後漢注秦人呼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於良人又知蒼頭之名自秦已然又讀戰國策魏有蒼頭軍

二十萬又知蒼頭之名不但秦也他國亦然蒼頭廬兒解在鮑宣傳而顏師古注蕭望之傳謂在貢禹傳誤矣

漢人稱謂

蘧錯更令諸侯謹詳錯父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云云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如淳意其父稱子為公益以此爾不知此乃史家之言非當時之實謂也如史記陸賈傳賈謂其子曰數烹鮮無久滷公為也此亦稱子為公陸賈子何嘗為三公哉漢書作毋久滷汝為也曰公曰汝竟不知



其實謂不獨此也又如史記袁盎傳其兄之子種謂盎曰君能日飲亡苛漢書作絲籠日飲亡何二史所云不同如此是未可添詰也固雖當時風俗渾厚又不應以姪對叔輒稱其字之理

咄嗟

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辨晉書石崇豆粥咄嗟爲誤石林謂徐楚詩有咄嗟安可保之語此又宜是以嗟爲嗟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殷浩謂咄嗟逼人蓋拒物之聲嗟乃歎聲咄嗟猶呼吸疑晉人一時語耳僕觀魏陳暄賦漢帝咄嗟抱朴子不覺咄

嗟復彫枯李白詩聽岐胡咄嗟王績詩咄嗟建城市張說詩咄嗟長不見陳子昂詩咄嗟吾何歎司空圖詩笑君徒咄嗟此詩於花字韻押是亦以爲咄嗟貢父所舉乃別一詩曰咄嗟休休莫莫且陳暄葛稚川左太冲陳子昂李白之徒皆在司空圖之前其言已可驗矣况復圖有前作咄嗟字無可疑者僕又推之竊謂此語自古而然非特晉也前漢書項羽意烏咄嗟李奇注咄嗟猶咄嗟也後漢何休注公羊曰噫咄嗟也此咄嗟已明驗漢人語矣又戰國策有叱咄叱嗟等語益知此語自古而然貢父所說固已未廣

前所引諸詩有王績無在大冲詩題脫也



石林引孫楚詩且謂晉人一時之語亦未廣也咄咄  
逼人乃殷仲堪語石林謂殷浩誤也殷浩語乃咄咄  
書空

唐人用一麾事

筆談曰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  
出守事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非旌麾  
之麾也自杜牧之有假把一麾江海去始謬用一麾  
自此遂為故事此沈存中所言也僕因考唐人詩如  
杜子美柳子厚許用晦獨孤及劉夢得陸龜蒙等皆  
用一麾事獨牧之謂把一麾為露圭角似失延年之

意若如張說詩湘濱擁出麾如此而言初亦何害細  
素雜記謂牧之意則善矣言假把則謬也自謂一麾  
於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宋景文公詩曰使麾  
請得印垂腰又曰一封通秦領州麾是真得延年之  
意未嘗謬用也僕謂黃朝英妄為之說耳牧之之誤  
正坐以指麾之麾為旌麾之麾景文之誤亦然朝英  
乃取宋斥杜謂牧之不當言假把而景文自用為宜  
然則牧之假把一麾江海去豈不自用景文使麾請  
得印垂腰獨非旌麾邪朝英又謂一麾事但不可以  
贈人僕謂以景文詩使麾州麾字語人又何不可所



謂敗辭者麾去云爾既是旌麾何敗之有朝英又謂  
景文用一麾事真得延年之意則是延年以一麾為  
旌麾之麾初非指麾之麾也其言翻覆無一合理甚  
可笑也筆談謂今人守郡為建麾謂用顏詩事自牧  
之始僕謂此說亦未為是觀三國志旌麾守郡文選  
建麾作牧此語在牧之前久矣謂把一麾之誤自牧  
之始則可謂建麾之誤則不可

金釵十二

唐人詩句多用金釵十二事如樂天詩鍾乳三千兩  
金釵十二行是也南史周整龍有功上遂金釵二十

枚與其愛妾阿杜其事甚佳罕有用者今多言金釵  
十二不聞用金釵二十亦情曩而然金釵十二行或  
言六髮身齊肩比立為釵十二行白詩酬牛思黯有  
金釵十二行之句自注思黯之妓頗多故云似協或  
者之說然景武帝河中之水歌曰洛陽女兒名莫愁  
頭上金釵十二行是以一人帶十二釵此說為不同

陳簡齋詩

簡齋蠟梅詩曰黃羅為廣袂絳帳作中單既言帳又  
言中單似覺意重僕觀東坡詩曰海山仙人絳羅襦  
紅紗中單白玉膚恐簡齋用東坡意絳紗作中單而





傳寫誤以為絳帳耳

韓白詩意同

樂天詩有紀年月日考於以是當時之氣令亦足以  
裨史之闕如曰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  
夏不雨旱極有以是憲宗即位三年久旱如此又  
詩曰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陰夜  
飛雪連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又以見元和六年二  
月晦為寒食當和暖之時而霽霈大雪其氣候乖謬  
如此又詩曰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臥  
况彼無衣民又見元和八年十二月五日大雪寒凍

民不聊生如此僕按東漢書延熹間大寒洛陽竹柏  
凍臥甚楷曰聞之師曰柏傷竹槁不出三年天子當  
之樂天此語正所以紀異也又觀韓退之辛卯年雪  
詩亦曰元和六年春寒甚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  
一尺圍此說正與樂天同

東坡用如臯事

前輩謂東坡詩曰不向如臯聞射雉歸來何以得卿  
卿按左傳賈大夫娶妻美御以如臯如訓往也非地  
名曰如臯坡誤用之耳僕觀古樂府張正見毛處約  
江總等雉子班詩皆以如臯為地名用知此誤非始



於坡僕得此詩後檢諸家詩注見趙次公亦引其間  
一詩乃知暗合孫吳又觀宋書明帝射雉無所得謂  
侍臣曰吾且來如車空行可笑陳蕭有射雉詩今日  
如車路能將巧笑回

東坡用西施事

東坡詩曰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僕家舊姓西趙次  
公注按寰宇記東施家西施家施者其姓所居在西  
故曰西施今云舊姓西坡不契勅耳僕謂坡公不應  
如是之疎鹵恐言舊姓西傳寫之誤遂以佳字爲姓  
字耳既是姓西何問新舊此說甚不通應記僕家舊

住西正此一字語意益精明矣

東坡用計魁梧

東坡和劉貢父詩曰青派連淮上黃樓寇海隅此詩  
尤偉麗夫子計魁梧趙次公引前漢張良傳贊注曰  
蘇林注梧音梧師古謂魁大貌也言其可驚悟令人  
讀爲吾非也顏之說如此而先生作平聲則別從已  
見爲義乎計魁梧者計度其魁梧耳此趙次公所言  
也僕謂次公亦未深考以梧爲吾非東坡自爲己義  
而計魁梧字亦有所祖按後漢臧洪體貌魁梧注音  
吾故杜子美詩曰魁梧兼至尊杜正用後漢意又按



史記張良世家曰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後曾文清詩亦曰乃翁容貌計魁梧是又用史記意也二事皆有所祖前後人皆用過安可謂坡公自為己義而無所本乎次公但見前漢所云未睹史記後漢故爾僕又考之漢史之贊張良曰張良之智勇以為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此意正祖趙人述孟嘗君之意趙人閻孟嘗君之賢出而觀之皆曰始以薛公為魁梧然今觀之眇小丈夫耳然則魁梧二字其來又遠

集注坡詩

集注坡詩有未廣者如看潮詩曰安得夫差水犀手

三千強弩射潮低自注吳越王嘗以弓弩射潮與海神戰自爾水不近州趙次公注三千強弩字杜牧寧陵縣記中語不知此語已先見前漢張騫傳曰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矣又五代世家亦有三千強弩事何但牧言坡詩又曰桃花春浪孤舟起程注杜欽傳來年桃花水趙注三月桃花浪見前漢志不知此事已見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雨水生坡詩又曰崎嶇真可笑新添注曰李白書崎嶇歷落可笑人也按白書嶽嶽歷落非崎嶇歷落也然白云此非白自言蓋用晉書季倫嶽嶽歷落可笑人之語此類

甚多不可勝舉此猶可也至有牽合附會極可笑者  
不特坡詩如此諸家詩注亦然

韓杜詩意

予美營詩曰幸因鶻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  
時能點客衣隨風飄慢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  
飄零何處歸退之詩曰朝蟻不須驅暮蚊不須拍蠅  
蚊滿八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咋涼  
風九月到掃不見蹤跡二詩皆一意所以誠當世小  
人妄作威福者爾

松江詩話

松江詩話曰有松樹詩一聯曰採來猶帶煙霞氣月  
明滿地金釵細以爲佳句怪不見全篇僕謂月照松  
影但見參差黑影耳安知其爲金釵松葉比之金釵  
者謂祭上月照映則不可謂地上之影也不如曰  
月明滿祭金釵細此語爲得前輩謂韓退之聯句中  
竹影金瑣碎之語所謂金瑣碎者非直謂竹影也謂  
竹間之日影耳以此驗之益信僕之說爲然韓偓詩  
曰長松夜落釵千股此語無病李涉詩曰疎林透明  
月散亂金光滴此正退之竹影金瑣碎

楓橋

杜牧之詩曰長洲茂苑草蕭蕭暮煙秋雨過楓橋近  
時孫尚書仲益尤侍郎延之作楓橋修造記與夫楓  
橋植楓記皆引唐人張繼張祐詩爲證以謂楓橋之  
名著天下者由二公之詩而不及牧之按牧與祐正  
同時也又怪白樂天韋應物常與吳郡又以詩名皮  
日休陸魯望與吳中士大夫賡詠景物如韋橋烏鵲  
橋之屬亦班班見錄顧不及楓橋二字何也崔信明  
詩楓落吳江冷江淹詩吳江泛丘墟競桂復多楓又  
知吳中自來多種楓樹

詩品所載

南史與世說並曰顏延年問鮑昭已與謝靈運優劣  
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  
繡亦雕績滿眼延年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  
作委巷間歌謔耳鍾嶸詩品則曰顏延年詩尚巧似  
體裁綺密情喻澗澗動無虛散湯惠休云謝詩如芙  
蓉出水頰如錯珠鏤金頰終身病之二說不同鍾嶸  
詩品謂郭景純游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度而云  
奈何虎豹姿又云戴翼棲榛梗乃是坎壤詠懷非列  
仙之趣也考今文選景純游仙詩七章無奈何虎豹  
姿戴翼棲榛梗之句此蓋別章刪去而不載於選耳



地名語說

慶州有樂蟠縣本漢略畔道地後說爲樂蟠華州東有潼關水經謂河水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故名衝關後說爲潼關鎮戎軍有箕頭山隗囂使王元猛塞雞頭道卽此也後說爲訶屯山涼州有姑臧縣河西舊事謂舊匈奴蓋葦城也後說爲姑臧葦州長山縣本長仙縣其地赤松子採藥之所後說爲長山北京館陶縣有毛氏河漢溝洫志謂河北決於館陶分爲毛氏河後說爲毛氏河臨江新喻縣本新渝縣蓋有渝水故名而唐天寶後相承作新喻隴州石樓縣本

鶯匹蠅三亭

漢吐軍縣後魏置上京縣亦胡語之說也此類甚多

毛詩弁彼鶯斯鶯鳥名也斯者行辭如曰蟲斯鶯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鶯斯失矣曲禮庶人之鶯匹鄭箋謂說者以匹爲鶯按廣雅鶯鶯也蓋古字省文作匹鄭當直解匹爲鶯何待引說者之云東京賦淵游龜蠅郭璞謂靈蠅能鳴則此龜屬鳴者也而爾雅新舊本皆引呂先宰林大龜似謂不知似謂乃以胃二字傳寫誤加偏旁耳按周禮考工記梓人刻畫祭器狀諸蟲有以智鳴者有以胃鳴者蠅蓋胃鳴

之蟲

絕交論

劉孝標絕交論如曰寵釣董石權壓梁竇摩頂至踵  
墮膽抽腸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貧巨程璜  
山擅銅陵家藏金尤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額頤賊額  
涕唾流沫敘溫煥則寒谷成煦論嚴苦則春叢零葉  
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憂合羣離是曰窮交  
其流四也衡重錙銖績微影撤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凡斯五文義同實需云云此正韓退之送窮文銷敘  
五窮之體五窮之大意祖揚子雲運貧賦王延壽臺

賦而銷敘又用此體焉得謂無所本哉

古人博識

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君  
子曰此鴈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  
域獻黑鷹得鴈雛衆莫識惟東方朔識之二說不同  
尚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獻異鳥者時人莫識東方  
朔曰此畢鷹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記曰  
後漢時有烏頭長五尺雞首燕頰備五色而多青光  
武問百官咸以爲鳳蔡衡獨曰多青者鸞也上善其  
對晉說曰時人有得烏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



曰此海兔毛也出則天下亂外國異事曰漢宣帝時  
擊磬石於上郡陷石室中得一人裸而被髮反縛枷  
一手足以問羣臣莫能對劉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  
昔貳負殺突靈帝乃梏於疏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  
山海經上大驚於是羣臣多奇山海經光武時有得  
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  
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古  
人博識如此等衆往往得之於山海經爾雅獨蔡謨  
讀爾雅不精誤食螭蟻取後世譏為勸學者之誦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三

長洲王楙著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四

長洲王楙

歐陽公詞意

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木  
曰水晶雙枕旁有慳釵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  
歐公為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荏苒郡守得知令  
妓求歐詞以免過公遂獻此詞僕觀此詞王祖李商  
隱偶題詩云小亭閒眠微醉消石榴海柏枝相文水  
紋簾上琥珀枕旁有慳釵雙翠翅又池外輕雷亦用  
商隱芙蓉塘外有輕雷之語好風微動簾旌用唐花



曰此海兔毛也出則天下亂外國異事曰漢宣帝時  
擊磬石於上郡陷石室中得一人裸而被髮反縛枷  
一手足以問羣臣莫能對劉向獨曰此貳負之臣也  
昔貳負殺突靈帝乃梏於疏屬之山帝問所出曰見  
山海經上大驚於是羣臣多奇山海經光武時有得  
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惟竇攸曰此鼯鼠也詔問所  
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古  
人博識如此等衆往往得之於山海經爾雅獨蔡謨  
讀爾雅不精誤食螭蟻取後世譏為勸學者之誦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三

長洲王楙著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四

長洲王楙

歐陽公詞意

歐公詞曰池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云云木  
曰水晶雙枕旁有慳釵橫此詞甚膾炙人口舊說謂  
歐公為郡幕日因郡宴與一官妓荏苒郡守得知令  
妓求歐詞以免過公遂獻此詞僕觀此詞王祖李商  
隱偶題詩云小亭閒眠微醉消石榴海柏枝相文水  
紋簾上琥珀枕旁有慳釵雙翠翅又池外輕雷亦用  
商隱芙蓉塘外有輕雷之語好風微動簾旌用唐花

閨集中語歐詞又曰欄干敲過不應人分明窗下聞  
裁剪此語見韓偓香奩集

二花睡足

楊妃外傳載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時太真卯酒醉  
未醒侍兒扶而至明皇曰是豈妃子醉邪海棠睡未  
足耳故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  
照紅妝用此事也僕又觀李賀詩西施曉曉春銷帳寒  
香髮墜鬢半沉檀曉城吟啞轉鳴玉鸞起芙蓉睡新  
足以芙蓉睡足事爲西苑用亦佳唐詩亦有一枝嬌  
臥醉芙蓉之語

五言協律

杜牧之詩曰凡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一千年際會  
三萬里農桑又曰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曰二三  
里遺堵八九所高丘孟郊詩曰見說祝融峯擎天勢  
似騰藏千尋布水出十八高僧唐詩多有此體雖若  
齟齬其實協律不但七言爲然元微之詩曰庾公樓  
愜望巴子國生涯賈島詩曰一千尋樹直三十六峯  
寒

赤令與中丞分道

韓退之論京尹不臺參書曰赤令尚與中丞分道而



行何況京尹元微之論亦曰京令得與御史丞分進  
道路以其捕逐之意也或者往往疑之謂唐赤令如  
此之重僕謂此蓋沿習晉宋典故觀沈約宋書文帝  
時有司奏舊科御史中丞專道而揚州刺史丹陽尹  
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  
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亦令分道又北史元志爲洛  
陽令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  
蓋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豈有俯同  
衆官趨辟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  
鑾自今而後可分路而行及出志與彪折尺量道各

取其半唐蓋循此制耳僕因考之中丞自魏晉以來  
其權愈重與司隸分督百察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  
糾專督行馬內司隸專督行馬外至梁猶然皇太子  
在宮門行馬內違法皆得糾之後魏改爲中尉督司  
百察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  
使畏避其餘百察下馬弛車止路旁其遲緩者以棒  
棒之其隆重如此乃至備與赤令分道而行

以鄙俗語入詩中用

唐人有以俗字入詩中用者如張祐詩錄注紫衣擊  
許潭詩桶邊沽酒半壕空元微之詩櫓竄動搖妨客



夢杜子美詩庭裏歸雞下五更權德輿詩庭裏雪霜  
撩亂下杜荀鶴詩子細尋思底模樣曰帝鄉吾土一  
般般曰萬般無系耳邊風張祐詩歸來不挹一文錢  
曰酒引嬌娃活牡丹戴叔倫詩秋風裏許杏花開杏  
樹旁邊醉客來王建詩楊柳宮前忽地春曰萬事風  
吹過耳輪曰朝回不向諸餘處曰若教更解諸餘語  
曰新晴草色暖溫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此類其  
多旁邊二字見徐陵雜曲

杜詩言沈宋

學林新編曰子美懷鄭監李實客詩曰鄭李光時論

文章竝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欲聯翩蓋謂陰鏗何  
遜沈約宋玉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僕謂沈  
宋非沈約宋玉乃沈佺期宋之問也佺期之問聯名  
當時見文藝傳司空圖曰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  
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元稹論  
李杜亦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宋玉在曹劉之先若  
謂宋玉不應言下薄

間平等語

事有承襲用之不以為異者如宗室用間平二字之  
類是也河間東平漢家二王封號間平難於拆用間



猶言中耳今言間乎似無義理然用此二字其來舊矣僕觀北史論齊文襄諸子雖有謝間平徐陵啓有間平就國之語又人之雙名有不可拆言者如金日磾之類是也東漢費鳳碑有司馬墓闋相宋庾信銘有年消張辟詩有無復申包之語

借對

借對自古有之如王褒碑年逾艾服任隆台袁江總作陸尚書詠鴈行放序龍作間才沈約墓志以彼天爵鸞爲人龍之類是也對偶中有關兩字者如梁元論曰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雖接五侯不妨門垂

五柳之類是也

阿房宮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曰明星綵燵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震乍驚宮車過也輓輓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楊敬之華山賦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醴維往來周東西矣蟻蟻紛紛泰速亡矣盡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咸陽矣景雲繭梁祖龍藏矣二文同一機杼也或者讀阿房宮賦

至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袖冷殿風雨凄凄一宮之  
間而氣候不齊擊節歎賞以謂善形容廣大如此僕  
謂較之此意蓋體魏十許蘭昌宮賦曰其陰則望舒  
涼室羲和濕房陸冬御絳盛夏重裘一字之深遂致  
寒暑於陰陽非出於此乎

蝶粉蠶黃

草堂詩餘載張仲宗滿江紅詞蝶粉蠶黃都褪卻注  
蝶粉蠶黃唐人宮妝從觀李商隱詩有曰何處拂眉  
黃蠶粉幾時塗額藉蠶黃知詩餘所注爲不妥唐花  
間集却無此語或者謂蝶文則粉落蠶文則黃落

用事相等

魯直詩蠶矮全壹肯持送按莎殘蕪更傳梧注詩者  
但知按莎字見曲禮不擇手注至蠶矮則引玉篇注  
曰蠶短也矮不長也不知此二字見春官附音注下  
謂蠶矮上皮買反下苦買反方言桂林之間謂人短  
爲蠶矮正作矮字呼也前輩用事貴出處相等傳  
注中用事必以傳注中對此如荆公詩一水護田將  
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護田排闥皆西漢語也謝邁  
詩亦曰按掌蕉葉展新綠從便挑花舒小紅

以物性喻人



喻人作事有狐疑猶豫等語皆以物性言之狐多疑  
慮故曰狐疑猶恐人害已每豫上樹故曰猶豫謂人  
解事曰能無人同共曰獨能與獨亦獸也據說文能  
態之類獸中稱賢獨如虎行止無侶以至謂粗儉杖  
楮之類皆是也又造次謂之率然按雜俎常山有巨  
蛇首尾尤大或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腰  
則首尾俱至名曰率然孫子兵法所謂率然者此也  
然皆喻其一端惟狼之喻尤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  
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  
則曰狼窺言其陸梁則曰狼色言其專復則曰狼狽

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藉言其乖謬  
則曰狼狽

東坡水調

淮東將領王智夫言嘗見東坡親染所製水調詞其  
間謂羽扇輪中談笑處檣檣夾飛煙滅知後人譌為  
強虜僕考周瑜傳黃蓋燒曹公船時風狂志延燒岸  
上營落煙焰漲天知檣檣為信然

薦疏稱字與年

孔融上表薦禰衡曰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  
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應瞻上疏薦韋泓曰伏



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純心清沖才識備濟  
蕭揚州薦士表曰竊見秘書丞琅琊臣王暕年三十  
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古之薦人皆言幾歲  
及稱其字今之薦章罕有此體豈當時以其字素若  
故邪此體至唐猶在觀令狐楚薦齊孝若亦曰竊見  
前進士高陽齊孝若字考叔年二十四云云范雲讓  
封侯表曰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  
尚樓約思致恬淡此稱年而不稱字而唐韋處厚薦  
皇甫湜崔顥薦樊衡亦用此體乃知唐人撰述皆有  
所祖

無恙無他

今人言無恙無他按說文古人草居患他相問無他  
乎音徒何反徐鉉注云今俗作地食遮反如魯直詩  
於坡字韻協歲晚喜無他之句是也又風俗通曰恙  
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問必曰無恙此  
意與無他同東方朔神異經謂北方大荒中有獸食  
人咋人則病名曰蓐嘗近村落入人室皆患之黃帝  
殺之由是北方得無憂病謂之無恙神異經謂毒獸  
與前說不同

楊妃竊笛



容齋續筆曰明皇兄弟五王至天寶初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隊仗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鬪風笑之也僕考唐史申王以開元十二年薨岐王以十四年薨薛王以二十二年薨寧王邕王以二十九年薨而楊妃以二十四年入宮號太真遂專房宴是時申岐薛三王雖已歿而寧邕二王尚存是以張祐目擊其事繫之樂章有曰日歎宮城霧半闌太真歷卷段人猜黃番綽指向西樹不信寧王迴馬來又曰穢園潛行韓園隨宜春小院映花枝金輿遠幸無人見偷把邕王小管吹葢紀其

實也惟容齋認楊妃為天寶三年方入宮所以有是失不知天寶初太真進冊貴妃非入宮時也集中謂穢園竊邕王笛而百斛明珠乃謂妃子竊寧王笛此說不同

張祐經涉十一朝

百斛明珠載楊妃竊笛張祐詩云云劇談錄載唐武宗才人孟氏卒張祐詩云云一述明皇時一述武宗時事二事經涉八九十年其懸絕如此張祐唐書無傳有文集十卷不著本末其粗見於松陵集類堂序中曰過祐丹陽故居已易他主祐有四男一女男



曰椿兒桂兒椅兒杞兒三已物故惟杞爲道孕與女  
尚存故姬崔氏霜鬢黃冠杖策邊門與之語舊歷然  
可聽琴書國籍今蜀他人橫塘之西有田數百畝力  
既貧窶十年不耕歲賦萬錢求免無所陸龜蒙亦序  
曰祐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豐發及老大稍窺建  
安風格或薦之天子書奏不下受辟於諸侯府性狷  
介不容物輒自勅去居曲阿性嗜水石志力致之不  
嘗畚田刈產爲身後計叙未二十四年而故姬遺孕  
凍餒不暇觀二公所序可以見祐平生大略矣按松  
陵集時事在咸通間龜蒙所謂叙未二十年之語推

之祐歿於宣宗大中之初年是祐經涉十一朝也計  
叙時且百二十歲其壽如此之長是未可深詰也祐  
嘗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菜桂子尋花夜月中又詩  
曰一身扶杖二兒隨桂花叢談惟知祐有此二子不  
知又有所謂椅兒杞兒者併表而出之

東坡卜算子

山谷曰東坡在黃州所作卜算子云云詞意高妙非  
喫煙火食人語吳曾亦曰東坡謫居黃州作卜算子  
云云其屬意王氏女也讀者不能解張文潛繼貶黃  
州訪潘邠老得其詳嘗題詩以志其事僕謂二說如



此無可疑者然嘗見臨江人王說慶得謂此詞東坡  
在惠州白鶴觀所作非黃州也惠有溫都監女頗有  
色年十六不肯嫁人聞東坡至喜謂人曰此吾婿也  
每夜聞坡諷詠則徘徊窗外坡覺而推窗則其女吟  
論而去坡從而物色之溫具言其然坡曰吾當呼王  
郎與子爲姻未幾坡過海此議不諧其女遂卒葬於  
沙灣之側坡回惠州女已歿矣懷然爲賦此詞坡蓋  
借鶴爲喻非真言鶴也揀盡寒枝不肯棲者謂少擇  
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說之言如此其  
說得之廣人蒲仲通未知是否姑志於此以俟論訪

漁隱謂鴻鴈未嘗棲宿樹枝惟在田葦間揀盡寒枝  
不肯棲此語亦病僕謂人讀書不多不可妄議前輩  
詩句觀隋李元操鳴鴈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飛空井  
旁坡語豈無自邪

在人賢識其大

論語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又曰多見而識之識字無  
音今人多讀如正字如近時上庠出賢者識文武之  
大賦題其與選者皆作入聲押不知乃志字僕觀劉  
歆傳蔡邕石經皆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溝洫志多  
見而志之是讀識爲志也論語亡之命矣夫亡訓奴



而楚王郢曰茂之命矣夫茂訓無是以歿亡字爲有無字讀矣論語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婚非類張說之碑亦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是以相因字爲婚姻字用矣論語風乎舞雩詠而歸後漢仲長統曰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是以風字爲諷字用矣論語遠佞人李繪曰近迫飛鳥遠事佞人是以遠離字爲遠近字呼矣周易君子道長長字傳成韓退之等詩並作平聲協是以生長字作長短字呼矣毛詩唱子和女和字本去聲讀飽昭高唱好相和作平聲押

古人句法

禮記曲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其間數車以對獨轉其語曰以車數對此古人錯綜文體左傳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曰是昆吾珍之日也後故之以倒用文勢如此下語此與匈奴傳必我也爲漢患者同一句法

葦輯

左傳叔孫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世言修葺祖此語也又前漢朱雲折檻上曰因而輯之注輯與集同



補合之也僕考周禮葺屋參分注七入反劉音集知  
葺解一意

大小言作

晉梁間多戲為大小言詩賦郭茂倩雜體詩集謂此  
體祖宋玉而許彥同謂樂府記大小言作不言始於  
宋玉豈誤也僕謂此體其源流出於莊列鯢鰲螭蛟  
之說非始宋玉也禮記曰諸小天下莫能破詩大天  
下莫能加屈原遠游曰其小無內其大無限

飢食榆皮

乙卯春歎甚准人至剝榆皮以塞飢腸所至榆林彌

望皆白或者嗟嗟謂不知何以知此僕讀前漢天文  
志河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淮南萬畢術亦曰八  
月剝榆令人不飢知古者嘗以此為弭飢之具是以  
庾信謝齊米啓曰剝榆皮於秋塞捩蟹鼠於寒山搥  
鼠事見蘇武臧洪等傳

烏龍黃耳

今諺有喚狗作烏龍語按搜神記張然續仙傳韋善  
俊家有犬名烏龍呼犬有自也陸機黃耳傳書事前  
輩有謂黃耳非犬恐家僮姓名僕考本傳與夫述異  
記知其為黃犬甚明崔豹古今注曰犬一名黃耳二



者名犬舊矣

楊白花

今市井人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說其事見北史  
時有楊華者本名白花容貌瑰偉胡太后逼幸之華  
懼禍及改名華遜去胡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  
使宮人晝夜連臂踏歌之聲甚悽惻柳子厚有楊白  
花詩此正與漢宮人歌赤鳳來曲相似見趙后外傳

野容叢書卷第二十四

長洲王楸  
李詩李詩

野容叢書卷第二十五

長洲王楸

鸞鳳萬舉

漢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  
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董覺翽  
翽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僕謂鳳皇上瑞之物  
宜徒出哉必明盛之朝然後一出故秦周非其時而  
出焉孔子起何德之歎今宣帝之時鳳皇之出無慮  
十數次且每至動以萬數又何其多邪竊恐非鳳如  
皇者耳黃霸所指鴝雀之類者也此鸞鳳萬舉史家



者名犬舊矣

楊白花

今市井人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說其事見北史  
時有楊華者本名白花容貌瑰偉胡太后逼幸之華  
懼禍及改名華逃去胡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  
使宮人晝夜連臂踏歌之聲甚悽惻柳子厚有楊白  
花詩此正與漢宮人歌赤鳳來曲相似見趙后外傳

野容叢書卷第二十四

長洲王楸  
李詩李詩

野容叢書卷第二十五

長洲王楸

鸞鳳萬舉

漢宣帝紀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  
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神爵四年鸞鳳萬舉董覺翽  
翽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僕謂鳳皇上瑞之物  
宜徒出哉必明盛之朝然後一出故秦周非其時而  
出焉孔子起何德之歎今宣帝之時鳳皇之出無慮  
十數次且每至動以萬數又何其多邪竊恐非鳳如  
皇者耳黃霸所指鴝雀之類者也此鸞鳳萬舉史家



大其說耳且愚所以異者爲其罕見且難得故爾今其數出至於萬數與無雀何異安足貴邪

劉摯之

仰看飛鳥則應人必錯心在鴻揚則學奕不就此理之必然者史載劉穆之甚異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帝無壅滯實容輻轉求訴百端遠近謗譽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行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瞻舉裁有聞暇手自寫書尋覽寫章校定書籍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

無幾微錯謬之理此疑史言之過

夏商鑄錢

世言錢起於周太公九府圖法前漢志云凡貨金錢布帛爲用夏殷以來其詳靡記漢鹽鐵論亦曰夏后以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是周以前未用錢僕觀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史記曰紂厚賦斂以實鹿臺之錢又曰散鹿臺之錢以賑濟貧民高謙之亦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賈子是三代皆已鑄錢不但周也



王褒碑

仲弓謂居簡以行簡則失之太簡惟居敬以行簡則簡不為太甚此夫子所以然之而周王褒作陸氏碑乃曰處衆搗謙居簡行敬不知簡豈可以行敬乎其率意而言不審於義理所安如此

文士言數目

文士言數目處不必淡泥此如九方臯相馬指其大略豈可拘以尺寸如杜陵新松詩何嘗一百丈敬蓋擁高蒼然有百丈松豈有百丈之蒼漢通天臺可也又如古栢行優色參天二千尺二千尺二百丈也所

在亦罕有二百丈之栢此如晉人義義如千丈松之意言其極高耳若斷斷拘以尺寸則豈復有千丈松之理僕觀諸雜記淡況此等語至有以九章算法算之可笑其愚也

續釋常談

續釋常談引中朝故事以證蚊幃之說僕觀南史宋武妃裙袖蚊幃幃者疇幃帳也正蚊幃之義元稹有舊蚊幃詩蚊幃事見齊威公續釋常談引談載高祖謂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以證俗謂口臭之說僕謂前此應劭官儀載刁協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使含



之奏事此猶未也又前而西漢高帝謂柏直是口尚  
乳臭則口臭二字其末又遠不可引六朝為證也

齊已詩

今言中酒之中多以為平聲祖三國志中聖人中賢  
人之語然齊已柳詩曰穠低似中陶潛酒較極如傷  
宋玉風乃作反聲或者謂平反一意僕謂中酒之中  
從反聲自有出處按前漢樊噲傳軍士中酒注竹仲  
友齊已祖此

不用南人為相

祖宗朝不用南人為相僕嘗求之古矣亦有是說觀

南史齊高帝欲用張祚為僕射以問王儉儉曰惜少  
有佳譽誠美選矣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秀回曰儉  
少年或未諳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  
氏衰政不可為則宋武帝亦嘗謂沈文季曰南士無  
僕射多歷年所文季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

古人對偶

石林詩話云晉魏問詩尚未知聲律對偶陸雲相說  
之辭所謂日下苟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正為的對  
至於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乃知此體不待沈約  
而後能也僕謂晉魏以前對偶之語不為無之然出



於自然不期對而自對非如後人牽強紐合以爲工也孔融曰坐上客當滿尊中酒不空其氣質爲如何毛詩不必問只如虞書元首明對股肱良便已親的

詩人斷句入他意

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難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山倚江閣是也魯直水仙詩亦用此體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至陳無己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直不類矣僕謂魯直此體甚多不但水仙詩也如書爾池寺詩退食歸來北窗夢一江風月趁漁船二蟲詩二蟲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人無議詞曰獨上危樓悄悄天涯一點青山小皆此意也唐人多有此格如孟郊夷門雪詩曰夷門貧士空吟雪夷門豪士皆飲酒酒聲歡闌入雪消雪聲激烈悲枯朽悲歡不同歸去來萬里春風動江柳

晉惟尉用一印

晉世官府印章不用故者每除任則重鑄兼若今之官府專用一印也觀孔琳之於義熙末建言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請衆官印



用一印無煩改作仰禪天府非惟無益觀此知晉世  
惟尉用一印他官不然

賈趙二后

晉愍懷太子傳載賈后使人毒殺太子事首尾甚悉  
微而婢妾應答之語亦載其間此筆正放前漢趙后  
傳作趙后使人毒殺曹宮而司隸解光所奏千有餘  
言具得曲折宛然如今之獄詞事理灼然使人讀之  
百世之下猶為之憤惋況當時乎

諡文與正

本朝單諡文者惟楊大年王荆公二三人而已單諡

正者無之蓋正之一字未易當爾榘諡文正則有如  
范如王如李如司馬之流僕考唐會要單諡文者十  
九人單諡貞者四十人如關立本輩亦曰貞是何正  
人之多也乃知唐人之諡未免過許

卜式何預學校

舒元與撰國庠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濬其源天  
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為之顛覆羸室之自絕於  
天下漢初幾息干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兒寬  
卜式之徒競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墜  
僕觀卜式撲魯不學但能為天子牧羊漢家文治彼



無所預而元與倒言失矣謂仲舒可也班史謂儒雅  
公孫弘董仲舒見寬實直汲黯卜式古人自有定論  
元與何謬於去取乎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曰叢叢洗手遠金盆旋拭紅巾入殿門又  
曰縱得紅羅手帕子當心畫出一雙輝知唐禁中用  
紅手中紅帕子又曰聖人生日明朝是私地先須屬  
內監自寫金花紅帕子前頭先進鳳凰衫知聖節內  
人通寫金花帕子進鳳凰衫又曰天寶年來勤政樓  
每年三日作千秋又知當時以三日爲千秋節可見

其盛按會要千秋節咸令宴樂休假三日

利益後詞

貢禹上書曰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一凡有一子年十  
二禹年八十一而有子十二是六十九歲方有子矣  
其難得嗣息如此觀其晚年上疏論民間以產子三  
歲出口賦錢重困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出口錢其  
詞甚切恐禹難得嗣息故推是念又觀北魏永平間  
將誅元愉妻李氏羣臣無敢言者數崔光爲詔光遠  
巡不作奏曰元愉妻懷妊幾至剝胎禁紂之主乃行  
斯事陛下春秋日長未有儲體皇子襁褓尋至天失



乞舒李獄以俟育卒帝欣然納之是亦以後嗣爲念  
免至殺胎夫魏主以殘忍之性恣行誅戮宜若不可  
回然一聞是語甚爲之惻然少弛刑禁則知人誰無  
是心有能動其機挽回仁念差直易耳因觀二公之  
言其利甚博又思世有不爲利益後嗣計者顧以慘  
刻爲術求媚於時嗚呼哀哉

文帝薄葬

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示從儉也  
班固贊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  
其山不起墳劉向亦曰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

謂知帝矣觀晉索琳傳不能無疑三秦人發漢霸杜  
二陵多獲珍寶晉帝問琳曰漢陵中物何多邪琳對  
以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  
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  
茂陵不復容物木皆已拱寺翬取陵中物不能減半  
於今猶有朽帛委積金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僕  
觀此說以謂武帝固應如是多藏金錢財物已見於  
貢禹所陳矣宣帝不得而知然以貢禹杜陵宮人數  
百之言推之恐亦未免惟文帝平生節儉人無間言  
臨終遺至薄之制微至銅錫不以爲飾炳然載諸史



初未嘗發也不知前說何以紛紜如此

左右丞相

古者以右丞相爲尊左丞相次之如湯以伊尹爲右相以仲虺爲左相漢以陳平功第一爲右丞相周勃功第二爲左丞相之例是也後世以左丞相爲上右丞相次之如晉以王濬爲左丞相以王保爲右丞相北史斛律金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之例是也官以左爲上其來久矣馴至於今日僕觀國家班次與夫鄉黨燕序之類無以左爲尊至於官職名號又往往爲重者如文武之有左右選中書之有左右司記注

冊以薄送終而山陵中畜積如此之富是不可曉得非景帝違治命之意乎又考晉愍帝紀建興二年盜發霸杜陵及薄太后陵金玉絲帛不可勝計收其餘以實內庫可驗畜積之多也是文帝之陵果不免矣然而沈炯賦曰吐嗟驪山之阜惆悵霸陵之原文若儉而無隱藏發掘其何言鮑溶詩曰伶風本自張廷尉霸陵一代無毀發白樂天詩亦曰驪山脚下秦皇墓一朝盜掘墳塋破可憐寶玉歸入閉暫借象中買身禍奢者狼狽儉者存一凶一吉在眼前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霸陵原如炯白等所言則霸陵

之有左右史是皆先左而後右者初不可一繫論也  
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於左

元二之災

容齊隨筆曰鄧騭爲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民饑  
荒注卽元元也二字二點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  
云中遭元二西夷殘害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壈人民  
相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疑當時自  
有此語漢注非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今上嗣位  
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  
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則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

年二年也安帝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  
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  
元年二年也僕觀陳忠傳曰自帝卽位以後頗遭元  
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忠以爲憂上疏曰臣竊  
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云云其言如此益信所謂元  
二者乃元年二年也又按忠任於永初中則所謂元  
二之時正與鄧騭之時甚合益知隨筆所考爲有驗  
矣

漢嫁娶喪葬過制

楊王孫生厚自奉養及病且終屬其子以贏葬此正





與吾夫子以速朽之說救桓司馬石椁之意同祁侯不曉其意以書責之王孫報曰吾贏葬將以矯世也厚葬無益於人者俗人競以相高僕觀鹽鐵論乃知漢人厚葬之敝果未免如王孫所云者曰今富者繡棺題漆中者梓棺擗梓貧者畫椁衣袍棺囊經綵又曰今生不能致憂歎奴以奢侈相高雖無末感之心而厚葬重祿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况榮著於俗黎民相效至於發屋賣棄又曰然而為有貧而強誇送奴殯家遺嫁滿車富者空感貧者稱贊貢禹亦曰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可見

當時厚葬之散也夫孝無哀感之心而以厚葬為禮祥者東園祕器中人或得用之送奴至於殯家遺女至於滿車風俗之靡從可知矣不特凶禮如是吉禮亦然漢近古尚爾况寥寥於千百載下乎後漢王符亦極言嫁娶喪葬費用過制甚與鹽鐵論意同

郭璞先知

隨筆云世說郭景純過江居於暨陽墓本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本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此說蓋以郭為先知也世俗婦囊葬經為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即為元龜然能知水之

為陸獨不能卜吉以免禍乎僕謂不然一飲一啄莫非素定況生奴之大乎故衛之精者可以預知而不能預計景純對王處仲謂今日必奴亦知吾數止此無可奈何已而果然景純自度不能以人衛勝天理也如此孰謂卜吉可以免其非命乎然世有禳災延壽之理則有一說莫若修德

掖庭收養孫

隨筆云晟太子以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謀太子至於於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為丞相又作思子宮為

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繫於郾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敢者乎僕謂不然武帝既知太子無辜而為重戮其害已者大用其愛己者矣正宜雪其冤而封其後可也何至反以坐非辜之嫌而不赦其孫乎揆人情似無此理蓋武帝自太子奴後已屬意於鈞弋之子矣鈞弋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彼皇曾孫樞樞小兒因知其無足慮者然其外氏如衛如許徒黨猶熾蓋恐因此追悔



之後滿拂其孫適以起紛紛之變帝明知其無辜故特宥而不問但令掖庭收養而已一面自謀立鈞戈之子此武帝纒墨自出於胷中絲豪之機不露如此非剛決孰能爾哉

魏其侯傳

漢書載魏其侯事曰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山下史記載此則曰寶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

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此段史文不滿百字較之班史多二十七字班史三用嬰字兩用魏其字史記兩用嬰字六用魏其字班史無孝景字史記凡三用之

史文因誤

漢書實成傳曰為人上操下急如東溼師古謂東溼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東史記則曰如東溼薪李



廣傳曰諸姜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張姜謂姜猶凡也史記則曰諸部校尉田蚡傳曰實嬰爲大將軍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師古謂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史記則曰跪起如子姪觀史記之文殊不費分解雖子姓之語出於禮記子姪二字亦近人情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五

長洲吳璠書  
黃鳳鑒字刻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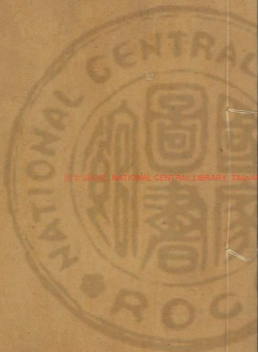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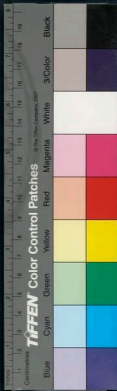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六

隸釋

長洲王翬



洪氏集漢人碑刻為隸釋甚有補於後學然亦間有意未到處如鄒閣頌行理咨嗟則釋為行李僕按左傳昭公行理之命杜預注云行理使通問者洪以行理為行李不為無據然釋以行李亦似意順蓋言行道之人皆咨嗟不止使人而已古者理里字通用又如柔遠而通而字無釋僕疑而字借用能字耳耐即古能字也蓋漢人書字有增偏旁者有損偏旁者增



偏旁者如書英為嘆損偏旁者如書繼為繼之例是也增玉為嘆損未為繼又安知此碑不以理為里而為耐乎又鄭固碑有逸逸退讓之語洪氏謂用史記引賈生逸逸退讓之語僕謂非用史記之語蓋用前漢外戚傳大伯逸循固讓之文爾逸遁即逸巡之義合讀為逸循而洪氏謂合讀如本字僕謂雖逸巡逸遁賈生有是語今單讀為逸遁於文勢顯乎接前漢敘傳曰不疑逸遁致仕外戚傳曰大伯逸循固讓平當傳贊曰平當逸遁有恥師古注讀讀與逸同此可驗也管子亦曰莫無逸遁又仲秋下旬碑曰爰茲衰

微三命縮羸背余縮僂孤嗣單贊洪氏謂爰茲衰微三命縮羸者知其嘗貢選也背余縮僂孤嗣單贊者知其有妻孥也僕謂三命者即陰陽家五星三命之說猶言壽命短促也嚴祈碑亦云經設三命君獲其央孫根碑云羸縮有命不可增損即此意也洪謂貢選之說其指似迂

二公不吾人議其文

家齊續筆曰歐公作尹師魯墓銘但稱文章簡而有法或以為未盡公怒至貽書他人責之荆公作錢公輔母墓銘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公輔不滿公曰宜



以見還二公不喜人議其文如此僕謂荆公人有片  
善稱贊不已歐公製作竄改無餘二公好善勤皆若  
此豈有吾文未盡而反譏人議之理不知前輩作文  
輕重貴於適中做借不欲太甚或者往往欲其極力  
稱借豈二公之所樂乎昔韓熙載嘗為江南一貴人  
製墓銘其間無甚可述文竟其人不滿再丐潤色韓  
書一絕卻之知此風尚矣僕謂使其議是二公政自  
心服何至不喜其不喜者以妄論故耳容齋謂二公  
皆不喜人議其文是又非淡知二公者也

十萬橫行

北齊盧詢祖表曰十萬橫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  
淡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人以爲工僕謂此八字已  
先見於梁矣王僧孺與何遜書曰腦日逐髓月支祿  
十萬以橫行捉五千而淡入又爲祖豫州墓志曰或  
欲十萬而橫行乍思五千而淡入又任孝恭表曰淡  
入五千張空拳而報主橫行十萬勒燕嶺以酬君何  
書腦日逐髓月支卽揚子雲腦墓沙髓余吾意宋武  
帝詔亦曰南腦勁越西髓剛戎

錄尚書事

漢置錄尚書蓋取舜納大麓之義此漢儒釋經之蔽



按書本意麓仰林麓非他意也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說正得經意釋者乃謂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其鑿甚矣是習聞當時之說爾領尚書事自武帝時置歷世不改如張安世霍光王鳳師丹所除是也至章帝時乃改為錄尚書事以趙喜等為之章帝蓋專其一時之權以一字易之不知權重無以復加貽患於後世其權在三公上每少帝立則置之稱古者家宰總已之義魏晉之世權臣移鼎之覺往往由此吁可歎也今州官有錄事縣吏有押錄恐承此名

烏頭白

今人喻事之難濟有老鴉頭白之說僕親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事見風俗通論衡是以曹子建詩曰子丹西質秦烏白馬角生鮑昭詩曰潔誠洗志朝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太史公但云天雨粟馬生角

漢人用積薪字

賈誼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董仲舒曰抱薪救火愈甚無益也此說出於戰國策鬼谷子戰國策曰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亦不止鬼谷子曰抱薪趨火燎者先

然鄧析子亦曰救火投之以薪費董之言祖此沒黯  
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此語出於文子黯  
蓋引而言之耳漢書二處用積薪字皆無音是以積  
字從本音也僕謂此二字宜本之周禮甸人積薪音  
于賜切漢書合從此音

長安浩穰

張敞傳曰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  
只此一音李尚隱作平聲用其爲京兆表曰曲蒙恩  
澤方尹浩穰既殊有截之惟合音無穰之祝穰字作  
平聲呼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漢書上聲用

烏鬼

老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懶真子以爲豬蔡寬  
夫以爲烏野七神冷齋夜話以爲烏蠻鬼沈存中筆  
談細素雜記漁隱叢話陸農師碑雅以爲鷓鴣四說  
不同惟冷齋之說爲有據觀唐書南蠻傳俗尚巫鬼  
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白蠻五姓  
烏蠻所謂烏蠻則婦人衣黑縵白蠻則婦人衣白縵  
又以驗冷齋之說劉禹錫南中詩亦曰淫祀多青鬼  
居人少白頭又有所謂青鬼之說蓋廣南川峽諸蠻  
之流風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杜詩以黃魚對烏

鬼知其爲烏蠻鬼也審矣然觀元微之詩曰鄉味尤  
吟吟家神惡事烏又曰病賽烏稱鬼巫占九代龜注  
兩人染病競賽烏果此說又似不同據南蠻傳烏卽  
烏黑之烏而元詩以蛤對烏則以爲烏鴉之烏

唐言金印

歐公集古錄曰崔旰神道碑李宗閔撰有云拜御史  
丞持節觀察黔中賜紫服金印者旰唐有隨身魚而  
青紫爲服色宗閔謂賜金印者護也僕謂唐人言金  
印者甚多不但宗閔而已劉禹錫集高陵令碑亦曰  
充梁瑒副使錫朱衣銀章王公碑曰攝御史中丞紫

衣金章史孝章碑曰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柳子  
厚集陽道州碑曰皇帝以銀印赤紱卽旣所起陽公  
柳公墓表曰還大理評事加朱裳錄印張燕公集郭  
知運碑曰嗣子英傑假紫服金章似此不一蓋以當  
時服色言之非眞所謂漢印綬者

唐袍服用花綾

唐人袍服用花綾僕觀白樂天謝裴常侍贈鷓鴣銜瑞  
草繡袍魚袋詩曰魚綴白金隨步躍鷓鴣銜紅綬繞腰  
飛弟兄簡賜章服詩曰紫傳錦幘花聯萼彩動綾袍  
屬越行注緋多以鷓鴣瑞莎爲之喜劉蘇州賜金紫

詩曰魚佩青鱗光照地鶴銜瑞草勢冲天方鎮詩曰  
通犀排擊騰瑞草勒袍花白詩多言此按唐會要德  
宗詔頒來賜水文線不常非制也今宜有定制節度  
使宜以鴨銜綬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宜以  
馬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威儀委瑞  
草也唐志亦詳

孟嘗非盜

史記孟嘗君傳云嬰卒盜為靖郭君大卒盜為孟嘗  
君侯謂苟如是則是田嬰田文在時末為靖郭孟嘗  
若奴後乃稱耳嬰不足考也按馮驩告魯王曰亦知

齊之廢孟嘗君乎又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  
似此稱孟嘗君者甚多考之當時孟嘗君正在安得  
謂之盜乎

野航

漁隱叢話云杜子美詩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舡  
航是大舟僕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吞舡子美詩  
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  
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航之豈大舟也秋水纒添四  
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其穩貼如此不應改也

半夜鐘

歐公云唐人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王直方詩話引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半夜鐘句以謂唐人多用此語詩眼又引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鐘丘仲孚讀書帳中宵鐘既景仲守共興禁半夜鐘為證或者以為無常鐘僕親唐詩言半夜鐘甚多不但此也如司空文明詩曰杳杳疎鐘發中宵獨聽時王建宮詞曰未臥常聞半夜鐘陳羽詩曰隔水悠揚半夜鐘許渾詩曰月照千山半夜鐘按許渾居朱方而詩為華嚴寺作正在吳中益可驗吳中半夜鐘為信然又

觀江南野錄載李昇受禪之初忽夜半一僧撞鐘滿州皆驚召將斬之曰偶得月詩云云遂釋之或者謂如野錄所載則吳中以半夜鐘為吳僕謂非也所謂半夜鐘蓋有處有之有處無之非謂吳中皆如此也今之蘇州能仁寺鐘亦鳴半夜不特楓橋前又人定鐘事見唐柳公綽傳

宣帝之致良吏

漢循吏傳序載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





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求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僕謂此知其一末知其二宣帝致此者於久任勸勵之外又有所謂保全之術仗之不能動搖故其得以肆志於職業間而無恐懼不安之態是以成久任之治效也觀王嘉嘗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良民史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奴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知宣帝致當時良吏又濟以此術不同王嘉言孰從而知之

丹陽有數處

今潤州丹楊館書從本其屬縣丹陽書從良或者疑之僕考晉地理志謂山多赤柳故名丹楊江南地志謂郡北有諸山故名丹陽二說皆有據也抑又考之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建康守爲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爲丹陽郡而以曲阿爲丹陽縣然則今潤之丹陽正非漢丹陽之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甯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秣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江縣亦曰丹陽

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  
置丹陽郡其地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爲  
楚所封誤矣

劉臺得烏衣卷詩

劉禹錫金陵五詠烏衣卷詩云舊時王謝堂前燕飛  
入尋常百姓家推遺小說載六朝事迹云金陵人王  
榭航海入烏衣園事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詩指  
此僕謂劉詩之意蓋指江左王謝二家非言王榭也  
蓋謂江左王謝二家爲當時名閥多居此巷世代更  
改舊時王謝故宅今爲丘墟非復舊觀經過是處爲

之感傷所以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之句此感傷烏衣巷之意爾若言航海王榭何必言  
尋常百姓家審此則劉詩之意明矣僕考丹陽記烏  
衣巷乃吳時烏衣營非燕子園烏衣之謂蓋王謝與  
王榭相類而又有烏衣之名或者往往誤爲烏衣張  
仲均家有陳唯室觀染此詩謝字從言蓋此也後觀  
吳曾漫錄藝苑雜錄黃所說時與僕合但謂烏衣營者  
取軍兵所衣衣服得之未知是否

釋乳母之過

史遺載韓晉公爲浙東觀察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



之顧況爲之營救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  
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臥卽要乳母今爲  
侯伯乳母焉用誠宜殺也公遽舍之僕謂顧況蓋用  
郭舍人之術漢武帝乳母家橫暴有司請徙乳母家  
於邊秦可乳母入先見郭舍人爲監下舍人曰第行  
見辭去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老女子陛下已  
壯矣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乃  
下詔無徙乳母罰謫之者此事見史記滑稽傳

五松事

細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

兩巖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唐陸贄松詩  
不羨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擊  
作五松受職皆言五松事惟荊公詩老松先得大夫  
封此爲得之僕謂黃朝英稽考未至耳非李白之徒  
謬也按應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爲五大夫  
蓋當時大夫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庚信終南  
山詩曰水真三川后山封五樹松五樹松在唐人前  
已如此言豈謂李白等謬誤朝英但見唐人有此數  
處用五松事與史記之文不合故有是說不知此事  
見於應劭所載而唐前人已用之矣

盤谷序

歐公跋盤谷序云盤谷在孟州濟源縣貞元中縣令劉石於其側令姓崔名泆今已磨滅其後書云昌黎韓愈知名士也當時退之官未顯未為當時所宗故但云知名士當時送愈者不少獨刻此序蓋其文已重僕家有魯直所校石本與今刊本差異隱者之所益無幾字有人李愿居之非爰字道古今以舉盛德非而字利澤苑千人非於字惟適所安非之字弗可幸致也處汚穢而弗羞呵禁弗祥皆非不字大丈夫之過知於主用力於當世之為也無上字與所字盤

之止可以稱非維子之稱盤之泉可濯而湘非可濯可泆又無喜有賞怒有刑六字大率如此其後有高從所跋曰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進每蹈光而自晦寄跡人世游心太清樂仁智於動靜之間信古今一人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序而送之縣大夫博陵崔君徠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於谷之西偏以殫不朽云唐貞元辛未歲建丑月渤海高從所謂磨滅之文其全如此歐公謂令姓崔名泆而此謂姓崔名徠必有一字之誤觀前漢外戚傳泆穢不修非著字

宮殿

石林燕語曰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其別名皆曰堂是也故詩曰自堂徂基禮言天子之堂初未嘗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宮甘泉殿蕭何傳言作未央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名宮疑皆起於此時僕觀黃帝有合宮堯有蕝宮湯有鉞宮周有蒿宮楚有蘭臺宮韓有鴻臺宮齊有雲宮刻子有化人宮神異經有天陰宮古之言宮者如此宋玉賦謂高殿以廣意商君謂天子之殿戰國策謂秦鷹擊於殿上說苑謂齊有飛鳥下止殿前莊子謂入殿門不趨

奉劔於殿下史記毛遂定從於殿上優孟入殿門古之言殿者又如此則知宮殿之稱其來久矣非但始於秦始皇也但殿未聞專名某殿而已此二字者上下通用不拘至尊如儒有一車之宮象往入舜宮霍光第中鴻鳴殿前黃霸居丞相府舉孝子先上殿是也藝文類聚謂蕭何曾參韓信皆有殿

報羅二說

一雜說謂進士致薦須有一人謝世名曰報羅使言報大羅天也摭言又謂羅珍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歿後有開試前卒者謂之報羅二說不

同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姓名同者

長洲王楙

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漢考或者往往疑為谷口鄭子真以僕考之鄭子真見於所載者有二一卽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真誥谷口者係哀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俱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真也想不止此僕因觀史傳聞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一一筆錄只如公孫弘有三人張



同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姓名同者

長洲王楙

漢刻中有鄭子真殘碑毀裂不容漢考或者往往疑為谷口鄭子真以僕考之鄭子真見於所載者有二一卽谷口者一鄭玄之孫見真誥谷口者係哀平之世鄭玄之孫計其時在三國而此碑乃靈帝熹平四年相去俱遠乃知又別一人是所見三鄭子真也想不止此僕因觀史傳聞集古人姓名同者至二百餘人後見益多不暇一一筆錄只如公孫弘有三人張



高有四人其他如南宮造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  
長公揚雄韓逸之徒亦不止一人後周自有兩宇文  
貴前漢自有兩貢禹唐有兩李光進俱爲將有兩裴  
異俱尚主古有兩羿俱善射類說謂凡有三王喬以  
僕觀之亦不止此然古人姓名豈能括盡不過隨所  
見言之耳崇文總目謂有同姓名錄一卷名賢姓字  
相同錄二卷關考隋志同姓名錄一卷乃梁元帝撰

東陽沈隱侯

今人言沈約則曰東陽僕考約爲東陽太守非其末  
年官位齊隆昌初約以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明帝

卽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永元初復爲司徒  
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梁武帝受禪爲  
尚書僕射遷右僕射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  
事遷尚書令改左僕射領中書令領太子少傅轉左  
光祿大夫約自東陽太守之後其履歷如是之漢亦  
旣居相位矣豈可但言東陽邪又約蓋隱侯爲其有  
懷不實故曰隱隱者貶詞非佳語也今烏戍西寺土  
地祠牌曰東陽沈隱侯祠似未爲允又詩詞有沈腰  
清瘦之語僕又考之約之言曰老病百日數旬革帶  
常移孔以手握臂計月小半分於傳文初無腰瘦之



語詞益述其意爾侯觀王約戲沈昭略曰汝是沈昭略何以瘦而狂此卻有沈疾二字

江革忠孝

家求江革忠孝王覽友弟諸家注盡引後漢江革且後漢江革是江巨孝非忠孝也僕讀南史梁時亦有一江革年十六喪母以孝聞後為魏人所執詞色莊正不少屈服而歸梁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此正兼忠孝二事

漢賜金晉賜布帛

漢賞賜多用黃金晉賞賜多用絹布往往各國其時

之所有而用之漢初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問楚其用如此所積可知梁孝王臨叔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以次賞金各有差等王國尚爾天府有不待言者治郡有聲則增秩賜金復有功臣不時之賞費用浩瀚不聞告乏數千斤之賜甚多不可勝舉如黃霸嚴詵尹翁歸等勳與百斤周勃賜五十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至王莽末省中黃金高積六十萬斤董卓郡陽亦不可勝數是知當時黃金多也晉時賞賜絹布絹百匹在所不論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崧楊珉等皆至五



千匹周復唐彬琅邪王仙等皆六千匹王潭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溫前後近三十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燬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又可驗晉布帛之多也

退之淮西碑

唐史與三說皆謂退之淮西碑多歸裴度功李愬妻唐安公主不平訴之於帝謂愈文不實遂斷其碑更命段文昌為之而丁用晦芝田錄則曰元和中老幸推倒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殺之囚至曰碑中只言

裴度功不遠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命枚累較段文昌別撰羅隱石烈士說亦曰石烈士名孝忠猛悍多力嘗為李愬前驅一旦親視裴碑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欹者再三史執之詣前孝忠云云上因得淮西平賊之本末命段學士更為之二說皆謂因老平推碑與前說不同又讀李商隱淮西碑詩曰碑高三大字如手負以靈螫戴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謾之天子言其私長籠百尺拔碑倒巖砂大石相磨治觀商隱所說又非關老平推仆碑石乃為當時之人謾言所入天子自使人拔倒別刻文昌之作諸說

不同並著於此

古人諺語

古人諺語見於書史者甚多姑著大略於此曰厭惡其網民惡其上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曰家有千金坐不垂堂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曰一朝不朝其間受刀曰當出不出聞不容髮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一人在朝百人緩帶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曰畏首畏尾身其餘義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曰白頭如新傾蓋如

故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曰千人所指無病自奴曰怒其室作色其父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曰生男如狼惟恐其尪生女如鼠惟恐其處曰穀擊射市薄命先似此類不可勝舉今人有薄命先穿之說知此語久矣

唐宰相視事

唐宰相上事日用隔品致敬坐受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廷拜之禮自陳夷行始奏罷之按文宗時王



涯爲僕射當時御史中丞宇文鼎恥爲之屈奏僕射  
視事四品以上官不宜拜涯建言與其廢禮不如避  
位以存舊典帝詔尚書省雜議李因言受冊官始上  
無不答拜而僕射亦受冊禮不得獨異雖相承爲故  
事然人情難安宜可不改帝不能決竟用舊儀武宗  
時陳夷行爲左僕射乃奏僕射視事受四品官拜無  
著令比自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爲僕射下  
拜階下謂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舉官先  
拜而後答拜以無二上故也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  
廷不容獨優左右僕射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

僕射受之非是望數有司約三公上儀著令詔可至  
是始定夫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列拜階下  
而僕射巍然坐受於堂上不幾於甚乎僕嘗考之唐  
初未嘗有是禮自明皇尊崇張說乃始習爲故事初  
非舊典說初行此時人亦驚異之或徵所從來說引  
聖曆間李日及豆盧欽望同日拜相用此儀其言如  
此初無據也

漢朝臣見三公禮

或者謂唐朝臣見三公禮則聞之矣漢世朝臣見三  
公禮班史不載是以後世無聞焉僕謂漢世朝臣見



三公禮並拜至卷郎見八坐皆持版揖事見漢儀及漢舊儀是以衛青爲大將軍咸謂汲黯大將軍軍重不可不拜黯謂大將軍有揖客及不重邪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尚蕃執版入闕至坐蕃下奉滂版滂投版振衣而起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闕宜者敬止在門漢世三公之禮與百僚絕席如此之甚至入坐之禮則殺矣此有以見其大略沈約宋書亦嘗引以爲言

唐階官之制

唐判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

方換五品服色水銀絲封贈祿子未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祭戰史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僕觀白樂天爲中書舍人知制誥元簡爲京兆尹官皆六品尚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啓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銜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八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武儒衛陞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叙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按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宜惟腰白金而已禮德與罷相爲檢

校尚書與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檢校尚書請  
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位禮部郎中呂暹代鄭  
相公謝歲十二枝表曰史考三十始秩銀青戰勳十  
二乃獲柱國

省中畫壁

魯直言唐省中皆畫壁畫雪僕因考之漢省中皆粉  
壁畫古列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沈約宋志亦曰郎  
官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畫古列賢列士唐繪苑粉  
壁畫海中西龍山憲宗臨幸中使彈而塗之是後皆  
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畫壁看飛鶴注秘閣廊壁薛稷

畫鶴見鄧谷詩淺井寒蕪入迴廊疊巘侵因看薛稷  
鶴共起五湖心畫斷云單宏大曆二年為給事中畫  
松石於左省麗壁集賢注記云集賢院南壁畫陰鏗  
詩圖北壁畫葢竹雙鶴四庫當門畫夫子坐於玄帳  
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記謂靈帝詔蔡邕畫赤  
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唐錄謂文宗自撰集尚書君臣  
事蹟命畫於太液亭省禁畫壁見於所載班班若此  
應劭謂畫堂畫九子母疑有所據

醉翁亭記

歐公作滁州醉翁亭記自首至尾多用也字人謂此



體初見歐公前此未開僕謂前輩爲文必有所祖又  
觀錢公輔作越州并儀堂記亦是此體如其末云問  
其辯之歲月則嘉祐五年二月十七日也問其作之  
主人則太守刁公景純也問其嘗所往來而共樂者  
通判沈君興宗也雖其文之晉陵錢公輔也其機杆  
甚與歐記同此體蓋出於周易雜卦一篇

嵇康幽憤詩

石林詩話曰嵇康幽憤詩昔慙柳下今愧孫登蓋志  
鍾會之事僕謂鍾會所以害康者因呂安兄詔弟之  
故觀其集有與呂長悌絕文一書甚詳其間曰阿都

開悟每喜足下有此弟足下許吾不擊都以子父六  
人爲誓吾乃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遂釋然何意足  
下包藏禍心密去擊都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  
都由足下之負吾也蓋康嘗爲安致解於其兄兄給  
其和密致其罪康悔因爲是書與其兄絕交遂牽連  
入獄幽憤之詩正志其事所以繼有內負宿心外惡  
良朋之語魏氏春秋謂呂巽誣其弟安不孝安引康  
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  
之而晉史亦曰康與呂安爰善安爲兄所枉訴以事  
繫獄詞相證引遂復收康康證言行一旦纏緹乃作

幽憤詩蓋孫登嘗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此所以有懼孫之語樂天釋感詩曰呂安兄不道都市殺嵇康

應璩百一詩

石林詩話曰梁鍾嶸論淵明出於應璩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與陶詩不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遣法應璩作詩以刺在位者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區區在位者何足以察其心哉僕讀雜體詩集應璩百一詩凡有五首不止一篇

所謂百一云者又不止文章錄一說凡有數說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應休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徧以示在位者咸皆怪憚何晏獨無怪也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璩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孫盛晉陽秋曰應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七志曰應璩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謂之百一詩樂府廣題曰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終始如一故云百一應璩為曹爽大將軍長史前後為詩百餘篇以諷爽柔以習俗之言傳會其意名曰百一爽卒不悟以及於禍百一詩序曰時謂曹爽曰公令開周





公觀鏡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文章錄曰曹爽多  
違法疎爲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爲百分有一種於時  
政唐藝文志應璩有百一詩八卷鍾嶸謂應璩詩祖  
魏文善指事得激刺之旨

白樂天詩紀歲時

白樂天詩多紀歲時每歲必紀其氣血之如何與夫  
一時之事後人能以其詩次第而考之則樂天平生  
大略可睹亦可謂詩史者焉僕不暇詳摘其語姑撫  
其略如曰未年三十生白髮不展愁眉欲三十三  
生二毛三十爲近臣又過三十二憶昔初年三十二

忽年三十四年已三紀餘我年三十六元和二年三  
十七行年三十九四十四如今欠一年四十有女名金  
鸞衰病四十身四十官七品四十已如此四十心如  
七十八年來四十一病鬢愁心四十三面瘦頭斑四  
十四髮鬢蒼蒼四十五衰頽江城四十六四十六時  
三月盡鬢髮蒼浪四十七應悟前非四十九四十九  
年身老日五十蹉跎得掌綸吾年五十加朝散五十  
江城守白髮平頭五十人長慶二年五十一五旬已  
過不爲天前歲花前五十二五十二人頭似霜明年  
半百又加三今年花前五十五猶去懸車十五載每



思兒戲五十六今年五十六蘇杭兩州五十七只欠  
三年未六旬半百年過六年時身為三品五十八我  
初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欲年六十始歸來天明  
平頭六十八六十來翁兒女悲不準俛身年六十六  
旬猶健天亦憐再冉老去過六十位踰三品過六旬  
已過潘安三十年來歲年登六十二六十二三人六  
十三翁頭雪白六十四年明日催行年六十四七十  
我今欠五歲無喜無憂六十六相看七十欠三年六  
十八來翁今日行年將七十年登七秩已開第八  
秩悠悠七十春外翁七十猶三歲七十我年幸過之

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鬚白七十一七十三人難再  
到七十三翁旦暮身七十過三更較希七十四年身  
壽及七十五考本傳白公年七十五費自三十至七  
十五柱柱必見於詩又有本時十二三之句及數行  
鄉淚一封書則題曰年十五時作王昭君詞則題曰  
年十七時作少年已多病則題曰年十八時作我年  
二十君三十又紀其少年之所作如此僕觀白公年  
十八時謂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安強壽考至  
於七十有五而後不祿既有姬侍不能無耗蝕氣血  
故壽夭雖係所稟然方寸泰然不汲汲於榮利是亦



養奇一端今士大夫精耗於內而神驚於外所以罕終天年觀白公之詩率多實適有以驗其書云

景帝殺周亞夫

容齋續筆曰景帝非殺卿大夫者獨至於周亞夫而忍為之何哉竊嘗原其說亞夫屯細柳天子勞軍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以軍禮見謂乘輿制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視帝尊故賜食不設箸有不平之氣鞅鞅非少主臣見於詞色之間以是殞命其可惜也僕謂此說不然景帝忌刻少恩穎濱先生嘗言之矣其殘忍所及非特一亞夫而

已釋之以劾奏之恨斥叔鄧通以吮癰之怨餓叔暹錯為國遠慮而誅叔此猶未也臨江王榮以母失愛使酷吏殺之吳王世子以博爭道提博局殺之梁王縱之驕復致於憂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肆其殘忍者往往而是安可謂景帝非好殺者獨忍於亞夫哉且天子勞軍細柳至不得入既入不得驅馳介冑之士不拜正亞夫好處所以見治軍嚴整如此豈易得哉是以文帝改容禮敬勞軍而太謂亞夫豈得而犯以霸上棘門為兒戲其意可見異時以緩急真可將兵為景帝文帝正以此得之景帝即位隨用以



平七國之難則亞夫軍容整肅其效立見僕嘗謂侯  
爲將者人人如亞夫之治兵則兵何患乎不精敵何  
患乎不克然則景帝之殺亞夫者正自其殘忍之性  
殺臣下不以爲怪雖如亞夫之袒袒亦所不免豈亞  
夫有以致之邪前輩謂人主殺人不可使之手滑信  
哉

退之琴詩

退之聽琴詩曰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  
昂勇士赴敵場此意出於阮瑀華賦不疾不徐遲速  
合度君子之備也慷慨磊落卓犖盤紆壯士之節也

阮瑀此意又出於王褒洞簫賦哀曰澎湃沆漑一何  
壯士優柔溫潤又似君子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八

封贈外祖

長洲王楙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為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今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七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八

封贈外祖

長洲王楙

唐制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者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懿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孫為吾賢帥自義率祖推恩外族外祖母李氏贈趙國夫人制曰段公威德當流慶於外孫今伯孝心願推恩於祖母是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ColorChecker by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恩回贈其外祖者也此例極多

二史贊論

前漢董仲舒贊曰劉向稱董仲舒雖伊呂何以加至  
向子歆以爲伊呂聖人之偶仲舒未及乎游夏伊呂  
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集爲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班固引其三代評論如此後漢皇甫嵩論曰前史晉  
平原華嵩稱其父光祿大夫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  
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  
之捷本之盧植范曄引其三代傳問如此范之較班  
頗覺辭費

浮雲蔽日

潘子真詩話云陸賈新語曰邪臣蔽賢猶浮雲之障  
日月也太白詩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蓋用此語僕觀孔融詩曰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  
曹植詩曰悲風動地起浮雲翳日光傳玄詩曰飛塵  
汚清流浮雲蔽日光史記龜策傳曰日月之明蔽於  
浮雲枚乘詩曰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此皆祖離  
騷雲容容而在下杳冥冥兮无晝晦之意注雲君亂冥  
冥使晝日昏暗論小人之蔽賢也東方朔七諫亦曰  
浮雲蔽晦兮使日月手無光又曰何泥濘之浮雲兮



藏此明月顧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藏之皆指設  
邪害忠良之意符堅時趙整歌亦曰不見雀來入燕  
室但見浮雲蔽白日

詩意重疊

續筆曰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檢點者如  
杜老夔府詩前云滿坐涕淚後又云伏臘涕漣漣  
白公寄微之詩一篇之中說酒十一句東坡中隱堂  
五詩爲四韻亦有坡伏蒼崖伏龜之語近於意重僕  
謂古人之詩古人之意也正不當以是論但晚輩規  
倣前作不可用此爲格此魯男子所謂柳下惠則可  
吾則不可豈失於檢點哉

名與本傳不同

古人名字有與本傳不同者甚多如晉書曰鄧艾碑  
曰鄧又疑古人艾又字通用如石經又用三德爲艾  
用三德也後漢謂虞翔字升卿碑謂字定安陳寔字  
仲弓碑謂仲躬論語曰申枨史記與漢碑皆曰申黨  
唐涼國公主傳謂字華莊碑謂花妝史記始皇紀承  
相隗林觀鐵秤權銘則曰隗狀非林也有得漢周惡  
夫印或疑惡非亞字劉原父謂亞惡二字古者通用  
案史記盧縮孫封惡谷侯漢書作亞谷侯是矣海陸



碑事謂洞明一子泉明李白詩多用之不知稱洞明  
為泉明者蓋避唐高祖諱耳猶楊洞之稱楊泉非一  
字泉明也

道士鵝羣

西清詩話曰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  
白鶴案晉書右軍寫道德經換道士鵝非黃庭也僕  
觀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  
書黃庭經此是也穀亦謂黃庭得非承太白之誤乎  
黃魯直詩為君寫就黃庭了不博山陰道士鵝梅聖  
俞詩道士雖換黃庭經又曰黃庭換白鵝皆承此謬

或者謂晉史但言道士鵝羣不知穀何以知其為道  
士劉君也僕考晉帖獻之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  
無乃據此乎

退之注論語

聞見錄曰歿籍祭韓退之詩曰魯論未說注手足今  
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注而未成也今世所傳宰我  
晝寢作畫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是其所注者僕  
考李漢序退之集曰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傳然縉  
紳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塘汪充家有是  
本王公存刊於會稽郡齋目曰韓文公論語筆解自



學而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翔指撻大義以破孔氏之注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註注後世罕傳也然觀聞見錄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今所行筆解無此語往往亦多遺佚或謂韓公所解多改本文近於擊僕又觀退之別集答侯生問論語一書有曰愈善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自謂夫宜用意於鑿乎

三突百餘歲

僕嘗聞時侍叔父問路旁三突之說謂出於近時小說因覽類奏見應璩一詩正有是語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突年各百餘歲相與鉏禾莠住車間三突何以得此壽上突前致詞室內姬相醜中突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突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突言所以能長久乃知此古語爾

呼物之音

世為戲語嘲姓奚者以謂鴨姓奚呼奚必來因觀應劭風俗通謂籛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不覺發笑又觀苑有吾詩曰遺却白雞呼弼弼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邪此語已見於古今呼犬為盧則駭

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而盧之聲亦久矣

湖日蕩如

竹坡詩話曰蔡伯世作杜少陵正異有可疑者如湖日落船明以落爲蕩以余觀之落字爲佳僕謂竹坡未參此語爾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其工正在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此一字不但施於湖日爲精明其他亦工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園姚合詩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迥別

筆架沾雨

少陵詩曰筆架沾宵雨謂筆架爲宵雨所沾耳聞元

遺事載蘇頌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石架津出以此占雨無失用此事亦未可知沾恐當作占又老妻畫紙爲碁局見李秀四維賦畫紙爲局削木爲碁又無行亂眼多見庾信鶴詩雪光偏亂眼

太公之年

綱目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曰太公九十乃顯榮東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設謀於文武僕謂二說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曰舉太公於州人行年七十有二鄭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

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淮南子曰  
呂望年七十始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魏志曰尚  
父九十秉旄鉞白詩曰七十遇文王此類甚多然太  
公遇文王之歲月無經典正文蓋嘗求之諸說互有  
不同雜師謀注云文王既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  
之厓是太公遇文王於伐崇之年書傳云散宜生南  
宮括闔天三子相與學於太公西人遂見西伯於姜  
里是太公遇文王於被囚之年史記齊世家云西伯  
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其  
二太公之謀居多則是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

也左傳稱呂假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  
既得太公相知之深然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  
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是時方娶其女此尤汗  
沒難以稽考

唐人一詩見兩處

唐人一詩見兩處刊者甚多如萬愁生猿夜百病纏  
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此二詩既  
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貨宅得花饒初開恐是妖此  
一詩既見楊巨源集又見王建集有月皆同賞無秋  
不共悲此詩在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在司空文

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為也

郡守左符

唐故事以左魚給郡守以右魚留郡庫每郡守之官以左魚合郡庫之右魚以此為信自周顯德間廢而此制不可復唐之魚符即古者銅虎符之意也按古之符節左以與郡守右以留京師非謂留郡庫也謂郡守往回以所授之左符合京師之右符以防其偽其或遣使調發於郡國則請內庫之右符以合郡國之左符如魏公子無忌入王臥內竊虎符以召晉鄙之兵救平原之難是也大略如此然觀唐志謂符實

禍福不相遠

漢高祖與盧綸同里日生及壯學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綸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濬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奴濟後一日奴李摯

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登科第同甲子又同門塾嘗答  
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  
甫同年又同日爲相及出鎮又分揚益至吉甫再入  
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慶元衡後一年  
以吉甫生日受害其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諒闇登遐

吳曾漫錄曰孫綽表哀作詩其序云自丁荼毒不勝  
哀號作詩一首敢言諒闇之譏以申問極之痛聖人  
臣亦可以言諒闇也僕謂人臣而稱諒闇不特孫綽  
也晉人如山濤居母喪詔曰山太嘗居諒闇情在難

奪蓋當時未甚避忌故爾又如登遐二字晉人臣下  
亦多稱之如夏侯湛曰我王母登遐孫楚除婦服詩  
曰神爽登遐忽一周又詠王驛騎曰奄忽登遐自此  
稱登遐者不少亦當時未避忌爾然不可謂臣下亦  
可稱也案闇字何休讀爲音鄭氏讀爲諧白樂天詩  
曰商宗諒闇中讀爲暗

事有定數

灌口城漢淮嬰所築至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  
適中古甃得石函銘曰漢六年朔除侯開下云三百  
年當塞塞後不滿百年當爲鹿運者所開權欣然以



為己瑞糝里子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  
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考糝  
里子至漢高帝造二宮之時實一百有三年夫以一  
井之開塞二宮之建初其先定已如此況他事乎要  
知萬事皆有定數世徒知一井開於孫權而不知已  
定於三百年之初世徒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  
知糝里子已定於百年之始矣蓋戰國之士多淡於  
數所以能知未來之事至漢猶然

禽經

章茂溪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睡起

啼鶯語章疑其誤顧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  
鶯不解語啼鶯解語見禽經僕因求之禽經止一卷  
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  
崇文書目皆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為觀  
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高數十條  
如鶴以怨望鳩以貪顧雞以嗔視鴨以怒瞋雀以猜  
懼燕以狂肝鶯以喜嘯鳥以悲啼鶯以飢鳴鴿以潔  
啜泉以凶叫鴿以愁嘯鴿飛則城沉鴿鳴則蚓結鶻  
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而善啄水生  
之鳥味多圓而善啜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

詳題作莊斷促也  
以深愛者起而非  
說此日似甚

碑非作狂斯視也  
以深嘆者獨而能  
以此信似註

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  
僕又觀之如鷺目成而受胎鶴影祥而懷卯鷲翥交  
頸野鶴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聲交聽以意交鷄鶴  
以睛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瞰雞睨鳥無肺胃豈無  
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  
禽經非後人作僕考古今羣書類目錄無禽經又觀  
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勿等  
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  
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坤  
雅謂師曠作

古今之學

范曄後漢論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  
者憑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顏氏家訓曰古  
之學者為己輔不足也今之學者為人但能說之也  
古之學者為人行道以濟世也今之學者為己修身  
以求達也二說不同皆非吾夫子之意

慨慷等語

漢皋詩話曰字有顛倒可用者如羅綺綺羅之類方  
可縱橫惟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慨慷之語後人亦  
難放效僕謂慨慷二字退之東野亦有所祖非二公



自為也然慷字多作平聲用觀曹孟德短歌行曰對  
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  
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狂康第一章協歌何多第二  
章協慷忘康退之東野董益祖此非特二公也前後  
名人如左太冲張文昌王昌齡岑參等皆用此語僕  
不敏棲舉如岑參詩廿五韻起於平聲方字韻押其  
一聯有曰蒼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是皆有慨慷之  
語古人顛倒用字又不特慨慷二字而已樓修作慘  
悽琴瑟作瑟琴參商作商參皆隨韻而協之耳又如  
曹子建袁陽源等皆以西字與先字協則漢趙壹蓋

嘗如是潘安仁等以負荷之荷作平聲協則班超贊  
固已然矣班超贊又出於楚辭蔡寬夫詩話謂此體  
至魏晉猶在僕謂不但魏晉六朝尚然如王韶之詩  
是也類而推之何可勝數又如綱繆二字張敞則曰  
內飾則結繆綱

心堅石穿覆水難收

世言心堅石也穿案真誥昔有傳先生者少好道入  
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仗  
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  
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故晉



直觀伯時畫馬詩曰木穿石盤未渠透卽此也又言覆水難收索姜太公妻馬氏不堪其貧而忝及太公既貴再來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妻收之乃語之曰若言灘更合覆水定難收先武詔亦嘗引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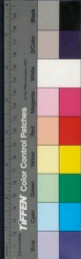
盧氏四世

唐盧懷謹清素有守爲時名相懷謹少子突奴於祿山以貞烈著見忠義傳突于杞佞邪誤國見姦臣傳杞子元輔端靜純正能紹其祖烈盧氏四世趨操不同如此君子惜矣之後有杞而又喜杞之後有元輔也故元輔歷顯刺而人不以杞之惡爲累士大夫有

病其父祖之辱勉自修飾以贖其過正君子世論之所深予此周王命蔡仲尙高恭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而沈勁所以盡叔節以刷沈充負國之恥者蓋知此也

唐書用蝶蝎字

或者議宋景文公修唐書用蝶蝎二字司馬遷用蝶藥二字僕觀曹氏楷田論曰封人有以輕鑿僑鈞太樹之蝎者曰不識天下亦有蝎乎曰三苗共工非堯之蝎與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乎宋公之意本此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後宮嬪御

長洲王楙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  
御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  
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當夕  
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其說引內則妾雖老  
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則怨曠故諸  
侯之制五日一御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  
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則自九嬪以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後宮嬪御

長洲王楙

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  
御自世婦以下不過備後宮侍御給使之役而已豈  
必皆在寵幸之數毛詩正義謂百二十人排次當夕  
各有定期半月周徧此說似拘其說引內則妾雖老  
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日不御則怨曠故諸  
侯之制五日一御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  
媵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則自九嬪以



下九九而御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女八十一人當  
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  
人當一夕十五夕而編自望後反之以御女八十一  
人而言九御知當九夕以數準之故九嬪以下皆九  
人當一夕也夫人自然當一夕是十五日一徧三十  
日再徧與望數相期當以九人當一夕半月之間百  
二十人俱徧後半月復然周而復始其說如此不知  
其果然乎今貴公子多畜姬媵倚重於區區之藥石  
伐真氣而助強陽非徒無益反以速禍雖明理君子  
如韓退之有所不免情慾之不可制如此故士大夫

以粉白黛綠喪身殞命何可勝數前覆後繼曾不知  
悟射工狐狸工於迷人正自不能不爾嗚呼安得廣  
成子之衛告之哉

檄楚相文

張儀相秦爲文檄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聲  
若若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此段文連五句  
用我汝意其回互若此甚與子胥謂夫差我令而父  
霸等數語同

石頭石城西塞

有兩石頭一在豫章一在金陵在金陵者所謂鍾山



龍蟠石頭虎踞王處仲蘇峻之所據之地也在豫章者即韓遜之次石頭驛評是也晉殷洪喬為豫章太守去都之日得書百函次石頭悉投之水中吳曾漫錄謂傳言太都而不言次豫章疑投其書於金陵之石頭爾非豫章也然而豫章有投書渚者後人意之耳有兩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即左思所謂戎車次於石城者也在竟陵者即莫愁所居之城也而周美成詞乃以金陵石城為莫愁所用無乃誤乎有兩西塞一在寧川一在武昌李唐書張志和傳謂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蔽漏

請更之志和曰願浮家泛宅往來荈雲間又志和詞中有雲霧灣裏釣魚翁之句明此知志和之西塞正在寧川而在武昌乃曹武成王用師之城洪內翰作西塞漁社圖亦嘗辨此而漫錄乃謂志和西塞在武昌所見亦誤矣

五言詩

晉唐以來文人類多以五言詩起於李陵或者又引毛詩五言之句謂李陵五言出於三百篇之詩僕謂是則然矣往往李陵之詩首尾徹章皆以五言前此未有攻耳僕觀徐陵玉臺新詠有枚乘雜詩九章皆



五言徽章此正明爲五言詩者在李陵之前若是則豈可謂五言詩起於李陵乎林少穎先生所類觀瀾集收枚乘詩數章題曰古詩注謂不知時代又失姓氏但云古詩林先生未見玉臺新詠故爾

鵝冠子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生歿之說自秦後賈誼獨窺其奧其爲長沙傳賦鵝自廣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太觀物無不可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離形超然得喪乘流則逝得抵則止其生兮若

游其奴兮若休逸乎若不繫之舟此語自漢以來皆不能出其右漢文帝朝惟賈誼預然獨出論性命盡天地後世無以加也僕謂道此等語皆出於鵝冠子案袁淑真隱傳鵝冠子楚人隱居濱山以鵝爲冠號鵝冠子著書言道家事鳴謏事之顯於趙劉向亦載其事前漢藝文志有鵝冠子一篇今所行四卷十五篇如所謂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物使之然皆出於是韓退之獨非其書以爲好事者僞爲是本及用鵝賦以文飾之非誼之有取於此也晚進小生不敢妄據此書書此以俟識者



唐太宗曰朕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  
知得失此正周武王之意蓋武王鏡銘曰以鏡自照  
者見形容以人自照者知吉凶非出於此乎

武王鏡銘

用張家故事

張子野晚年多愛姬東坡有詩曰詩人老去鶯鶯在  
公子歸來燕燕忙正均用當家故事也案唐有張君  
瑞選崔氏女於蒲崔小名鶯鶯元稹與李紳語其事  
作鶯鶯歎漢書蓋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又  
曰張祐妾名燕燕其事蹟與夫對偶精切如此鶯鶯

對燕燕已見於杜牧之詩曰綠樹鶯鶯語平沙燕燕  
飛前輩用者皆有所祖魯直作蘇翰林出游詩曰入  
閒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皆用本家故事而  
不失之偏枯可以為法也僕嘗有一詞為張儀真壽  
曰三傑後福壽兩無涯食乳相君功未既嫌眉京兆  
春方遊富貴莫推辭門兩戟卸棹一綸絲萼菜秋風  
鱸膾美桃花春水鰕魚肥笑傲雲露澗

杜詩用玉盤二字

吳曾漫錄曰梁沈約詠黎詩推折非所悵但令入玉  
盤梁簡文朱櫻詩已麗金釵瓜簾美玉盤橋故子美





詩竹裏行廚洗玉盤僕謂前後賦果茲用玉盤字何  
可勝數不獨此三人而已如江淹楊柳頌云爲我羽  
翼委君玉盤梁武帝詩玉盤著朱李金栝盛白酒梁  
簡文帝詩無假存雕飾玉盤子自嘗徐搗搗詩愧以  
無雕飾徒然登玉盤謝惠運搗賦受以玉盤登君子  
堂吳均搗賦金衣之果亦委體於玉盤王維櫻桃詩  
中使頻傾赤玉盤似此甚多不可縷舉漫錄謂子美  
用此二字起於沈約非也

挽河洗兵

吳曾漫錄曰杜詩有洗兵馬末云安得壯士挽天河

泂洗甲兵長不用案說苑武王伐紂風霧而乘以大  
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僕觀  
梁簡文帝詩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裴行儉碑曰洗  
兵諾真之水刷馬草心之山此皆有洗兵之語所謂  
挽天河語子美之前罕聞張說詩貫素挽河流

一頓

漫錄曰食可以言頓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僕謂  
頓字豈惟食可用如前漢書一頓而成是言事也唐  
書打汝一頓是言杖也晉書一時頓有兩玉人是言  
人也宋明帝王忱嗜酒時以大飲爲上頓是言飲也

豈獨食哉續釋常談引世說以誣一頓二字出處不知二字已見前漢書矣

陳平祖人故智

陳平祖人故智如說漢王曰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聞其君臣疑其心破楚必矣此意出於尉繚子尉繚子說秦王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羣臣以亂其謀不過二三萬金卽諸侯可蓋矣又如當諸呂用事之時日飲醇酒戲婦人此意出於信陵君信陵君自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之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平之二策無乃祖此乎石林謂飲醇酒戲婦人以遠世故蓋自陳平以來用此策失記信陵君之事乎

俗語有所自

吳曾漫錄曰江西俗爲人曰客作兒案陳從易寄荔枝與盛參政詩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僕謂斤受雇者爲客作已見於南北朝觀袁翻謂人曰卿家小兒爲人客作章表此語自古而然因知俗語皆有所自近龔養正作續釋常談二十卷僕病其未廣更欲續之未果姑疏大略於茲樓羅見南史噤門見晉書主故見東漢人力見北史承受見後漢證左見前

漢相僕見吳書直日見禮記注門容見南北史察子見唐書駱僧見前漢求食見左傳措大見唐書高手醫見晉書小家子無狀子見前漢浮浪人見隋書茶博士見語林酒家兒見樂布傳廚下兒見吳書家當使令見衛子夫傳快活三部見開元傳信錄掉書袋見南唐書同年交見劉禹錫集注齋觀幾年月日子入粗入細看人智曉見南北史近市無價見曾子巧詩寧拙識見說苑十指有長短痛惜皆相似見曹植詩賣藥值天涼見妻子牙語近來赤近墨黑見傅玄太子箴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教婦初

來見顏氏家訓生爲人所吐嚙奴爲人所權快見左雄語舉頭三尺有神明見徐鉉語龍生龍鳳生鳳見丹霞語對牛彈琴作奴馬醫冷灰豆爆皆見禪錄似此等語不可枚舉今鄙俗語謂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縫而盧仝詩曰不予衾之眠信予衾之穿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而趙世家曰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謂讓一寸饒一尺則曹氏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謂三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而曹氏令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又如謂一雞奴一雞鳴此語亦有自也觀前漢郵都傳曰亡一姬復一姬疑是此

意爲一姪爲一雞耳

白鷗波浩蕩

漫錄曰東坡謂杜詩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波乃  
沒字謂出沒於浩蕩間耳漫錄謂子觀鮑昭詩有翻  
浪揚白鷗李頎詩有滄波雙白鷗二公言白鷗而繼  
以波浪此又何邪僕謂善爲詩者但形容渾涵氣象  
初不露圭角玩味白鷗波浩蕩之語有以見滄波不  
盡之意且滄波之中見一白鷗其浩蕩之意可想又  
何待言其出沒邪改此一字反覺意局更奧議者參  
之或者又引鷗好沒爲證僕案禽經冕好沒鷗好浮

東坡賞花詩

漫錄曰東坡賞花詩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國色朝酣  
卯酒來太守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南部新  
書記嚴憚詩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椀盡  
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東坡全用此兩句  
僕謂用前人一聯足以已意古人蓋有此體觀宋于  
侯董嬌娘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  
對葉葉自相當而曹植豔歌曲曰出自薊北門遙望  
湖池桑枝枝自相值葉葉自相當但易枝值二字而  
已意則一也唐人詩多有此體如昌黎詩舉世盡從

愁裏老誰人官向以前休而社苟鶴則改一字曰誰人官向以前聞是也

棠陰蠻榼

頌人惠愛用棠陰事本召伯蔽芾甘棠之義據詩無陰字然用棠陰字久矣如謝莊黃文棠陰虛館梁簡文帝詩棠陰君詎隣是也又有一棠陰事見沈約碑曰痛棠陰之不留注落棠山日入之地今人類知棠陰爲甘棠之陰而落棠山事鮮有知者白樂天詩有兩小蠻事如楊柳小蠻腰卽公侍姬也如曰小花蠻榼二三升曰還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榼

名耳

功參微管

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不以爲異者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蹟微禹是也取微管仲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動參微管功蹟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頑昧獨獻微管傳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任昉升彈文曰惟此庸固理絕言提取毛詩言提其耳之義謂言提歌後語陳梁書中亦有是語

不磳不緇

論語磨而不磳涅而不緇今讀磳字多作本聲讀緇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人以磳字爲平聲如擊虛傳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本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編字只平聲一音蓋當時未分四聲故爾論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本聲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西君與我輕常調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友情自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益押韻作平聲故謬矣又如君子道長稱物平施長字施字並合作本聲讀而傳成韓退之

詩梁氏詔造作平聲用天子萬乘諸經音訓皆作本聲而傳成高祖贊作平聲協此類難一二記

續釋常談

韓養正著續釋常談僕恨其校羅未至推究未廣蓋嘗以耳目所及拾其遺者疏大略於前矣所謂推究未廣者亦區一端姑摘其顯然者言之如家貧親老則引新序閻丘印之語不知子路曾子蓋嘗有是言知痛入骨髓則引吳王濞鄒陽之語不知應句踐晉文公夫人樊於期韓信亦有是語如觀家公則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北史緣闕于則引談數魏元景不

知已見於吳越春秋人倫鑒則引南史不知已見於後漢書所謂駢子所謂太公所謂博徒並引後漢書不知皆見於史記所謂姑夫引五代史不知已見於禮記所謂姊夫引元氏集不知已見於三國志所謂市買引魏略不知已見於田蚡傳所謂待罪引韓延壽康衡不知已見於李布所謂一通引獨斷不知已見於仲長統所謂某甲引三國志不知已見於左傳注所謂鄙君引世說不知已見於後漢書無仲卿詞此類不一雖然天下之書豈能徧睹持尺寸之綆而欲窮萬丈之泉多矣其不知量也

養鷹化鳳

陳登謂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當飽以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權翼拾其說指慕容垂謂苻堅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颺去皇甫嵩謂董卓曰昔與公爲鴻鵠不意今日變爲鳳凰范雲拾其說謂江和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凰

唐突

漫錄曰律有唐突之罪按馬融長笛賦森遊碣突注徒郎切以唐爲碣李白赤壁歌辭觀唐突留餘跡別



禹錫鏡詩五磔來唐突此唐突字魏曹子建牛鬪詩  
行披土山頭欲起相摠突見太平廣記僕謂礪摠唐  
三字不同皆一意備東漢陳羣曰蕪菁唐突人蒸在  
諸人之先正用此唐字若引曹子建詩用摠突字則  
魏志子建謂韓宣靈應唐突列侯又用此唐字矣晉  
人無暨唐突西施之語乃用漢人之意豈但見於唐  
人劉李二公而已漢碑有乘虛唐突之語孔融傳有  
唐突宮掖

青谿一曲製一弄

琴書曰蔡邕嘉年初入青谿訪鬼谷先生所居有五

曲一曲製一弄有游仙曲綠水曲馬融甚異之文類  
俗說曰稱僧施青谿中汎舟一曲處輒作一篇詩謝  
靈壽見其詩而歎曰青谿之曲復何盡

前輩與叔手帖

漫錄曰晏元獻與兄手帖曰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  
禮畢云云此外希願變不備殊再拜十一哥十一嫂  
僕家有富鄭公一帖正與晏元獻一同前後皆云獨  
再拜幾叔幾嫂乃知前輩以再拜二字施於尊長不  
宜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則以為輕已雖平交亦  
不敢況兄與叔乎





集靈宮

漫錄曰文忠公集古錄謂武帝集靈宮他書皆不見  
惟見西嶽華山碑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從孝成帝  
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在華山下武  
帝所立欲以懷集仙者僕觀三輔黃圖有集靈宮集  
仙宮俱在華陰縣界豈得謂他書皆不載惟見華山  
碑漫錄引桓君山序見亦未廣也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長洲王楙撰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長洲王楙

古本漢書

前輩論作史諸王各自敘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  
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益粗班固西  
漢之作不知班史以諸王雜於諸傳之間者蓋今本  
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遠傳鄱陽嗣王  
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  
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後古本悉類外  
戚傳下陳項傳前則知古本班史蓋如此分於諸傳



集靈宮

漫錄曰文忠公集古錄謂武帝集靈宮他書皆不見  
惟見西嶽華山碑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從孝成帝  
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在華山下武  
帝所立欲以懷集仙者僕觀三輔黃圖有集靈宮集  
仙宮俱在華陰縣界豈得謂他書皆不載惟見華山  
碑漫錄引桓君山序見亦未廣也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九

長洲王楙撰

野客叢書卷第三十

長洲王楙

古本漢書

前輩論作史諸王各自敘一處如陳書唐書之類正  
得其例然往往多混於諸傳之中其體益粗班固西  
漢之作不知班史以諸王雜於諸傳之間者蓋今本  
爾古本班史正自別作一處按劉之遠傳鄱陽嗣王  
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謂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  
十三王武五王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後古本悉類外  
戚傳下陳項傳前則知古本班史蓋如此分於諸傳



之中者乃後本爾不特此也又謂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古本敘傳璣中篇今本稱爲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行事而古本云雅生彪自有傳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傳在西域傳後而古本外戚傳在帝紀下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蘇隸布實黠徒越亦拘盜芮尹江湖靈起龍驤化爲侯王而古本述云淮陰殺殺仗劍周章邦之傑兮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騰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談

而今本無此卷似此九十條今本與古本不同如此所謂古本漢書乃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敘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因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乃以餉鄱陽王見蕭琛傳

猫鬼

南北朝多事蟲毒有所謂猫鬼者觀隋獨孤陀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猫鬼言子者鬼也其猫鬼毒殺者所歿之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



甚力謂盲猫鬼之家投四裔僕始不曉猫鬼為何物因觀巢氏病源知猫鬼乃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為鬼蟻而依附於人人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斃乃知猫鬼如此

邊韶晝眠

寧子晝寢夫子誨之寢者寢室也蓋晝當居外夜當居內寧我晝居內未必留意於學故夫子誨之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後漢書載邊韶晝日假寐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聞而應之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

王播入相

人不疑伯夷之貪不信盜跖之廉何者以其不貪不廉之實素著於聽聞人信之極也惟其望實不著而處於不夷不惠之間此疑心所不能免因觀唐文宗相王播一事知一時之毀譽亦有屈於名實者唐史



戴王播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盤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時論鄙之考其時正文宗卽位之初太和元年事僕謂文宗固柔懦然踐祚之始方以儉德率下不應受王播所獻與之爲相蓋其獻賂事在敬宗末年文宗初卽位遺除爲相天下事適相符合此類甚多毀譽之際可不察夫

麋鹿性異

人之服藥當辨陰陽之性與夫本末功用之宜蓋有同等藥物而陰陽實相反者又有一體氣血而功用之不同者如麋甘鹿甘是也今士大夫多以麋鹿

茸爲補精益血之劑而一種用之而不知二者之性元自有異麋茸補陽利於男子鹿茸補陰利於婦人案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伸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墮角而應陰麋以冬至墮角而應陽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陽爲體麋肉寒以陰爲體以陽爲體者以陰爲末以陰爲體者以陽爲末末者角也其本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埤雅曰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角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體方堅惟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莫能

及之此骨血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  
髓也頭為諸陽之會與諸處血不同令人刺麋鹿血  
以代茸者謂茸亦血此又謬也

聘后金數

漢高制聘皇后儀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黃金  
五十斤馬四匹晉宋納后皆嘗引以為言而平帝納  
王莽女有司奏漢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二  
百萬莽深辭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  
賸家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成帝納梁  
冀女弟有司奏案漢儀依孝惠帝納后故事金二萬

嚴字此指後漢  
書鈔卷之五  
時事

斤視漢高初制頓增百倍其懸絕如此

畫龍不成

後漢孔僂因讀夫差事歎曰辟如畫龍不成及類狗  
者也劉注按古語皆云畫虎不成此誤以為畫龍僕  
謂此牀誤也蓋章懷太子選唐諱爾正如令狐德棻  
後周書引韋法保語古人稱不入獸穴不獲獸子同  
意是亦避虎字也

得一順天鏡

龐元英文昌錄曰後唐同光三年洛京蕃漢馬步使  
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鏡四百五十六文得



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寶沈存中筆談亦曰熙  
寧中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錢文皆曰順天得一僕  
考唐書志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  
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  
其文曰順天元寶龐始疑史傳無此年號後得錢氏  
錢譜乃知史思明鑄僕謂此是唐書甚明元英其未  
考邪僕家舊有得一元寶一錢字文方重如頗體輪  
郭甚古後為好事者取去今此二錢人家往往有之  
其唯聖人乎

蜀志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  
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梁書  
引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其視今易  
皆太其唯聖人乎一句蜀志謂知得失存亡而不失  
其正此句甚非今易中語王肅謂易上句作其唯愚  
人下句作其唯聖人不知上下皆作其唯聖人者正  
如論語天何言哉禹吾無間然之意

白樸

僕讀元微之詩有曰白樸流傳用轉新注云樂天於  
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為矜式禁中號為白樸



每新入學求訪實重過於六典檢唐藝文志及崇文  
總目無聞每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  
樸淵快覽之即徵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爲卷上中下  
三上卷文武階勳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  
下卷將相制史節度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  
類以規後學者

健兒跋扈

漫錄曰今以軍爲健兒往往以社詩健兒勝腐儒爲  
證非也按世說祖逖過江常使健兒鼓行劾鈔東晉  
時已有健兒之稱僕謂健兒之名見於東漢觀朱遵

殿以吳漢表爲置祠爲健兒廟又見於三國志甚多  
不可引東晉爲證也又曰梁冀跋扈跋扈二字見詩  
注毛詩曰無然畔援注畔援猶跋扈也班固高祖紀  
贊曰項氏畔援注跋扈僕謂鄭注班史皆後漢人語  
王莽時崔篆慰志賦曰黎奮以跋扈兮羿從狂以恣  
睢此語宋淳傳光武詔曰赤智跋扈長安又在二公  
之前馮衍志賦亦曰始皇跋扈兮云云

廣武君用百里奚之意

韓信破趙得廣武君解其縛東鄉坐西鄉而師事之  
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曰亡國





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天下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霜不知廣武君正得百里奚之意繆公獲百里奚歸釋其囚與語國事百里奚曰亡國之臣何足以問趙王云云范蓋亦曰敗軍之將不可語勇繆公謂百里奚曰虞君不用子故止非子之罪也繆公與語三日大說

八称

今俗言八称之味有程程脣鯉魚尾與夫熊掌之類觀李賀曲曰郎食鯉魚尾妾食程程脣其說舊矣又

角里

四皓中角里先生角音祿今呼爲閣里則發笑僕考之祿亦角也魯直詩曰阿童三尺筌御此老叢棘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雖讀爲祿實則角爾魯直此語豈無自哉傳玄盤中詞曰與其書不能讀當從由央周四角是亦以角爲祿也按玉篇廣韻注二音皆通用羣經音辨古岳切獸角也禮黃鍾爲角音祿又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如字資暇錄謂孔氏秘記處將來之誤直書爲祿里謂詩角里爲祿里漢魏之人多然如繁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爲祿資暇錄所謂孔氏秘記者孔氏卽孔安國其秘記不可得而聞其事見抱朴子

小名犬子

前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既長慕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所謂犬子者卽小名耳然當時小名小字之說未聞自東漢方著相如小名父母欲其易於生養故以狗名之逮其既長向學慕蘭相如之爲人故更名相如今人名子猶有此意其理

甚明非謂其少時學擊劍而名犬子也觀者不可以上文惑之師古注謂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爲此名此說未盡洪駒父作侍兒小名錄或者又作續侍兒錄謂按羅盡矣觀諸書知尚多遺逸欲更續之未暇也往往見古人小名小字者又不得不信因而筆之得八百來件而侍兒倡優等名不錄也可爲五卷愧未甚廣唐藝文志崇文總目皆謂陸龜蒙有小名錄五卷恨不得而見之

僮約香方

前輩多謂漢王褒僮約魯直效之作跋矣奴文僕謂



魯直之前石崇效之嘗作奴券矣唐侯味虛作百官  
本草賈志忠作御史本草或者謂前此未聞僕謂此  
意相范曄和香方曄撰香方悉以比類當時之士如  
曰麝本多忌比度炳之苓藿虛燥比何尚之唐唐黏  
濕比沈演之素膏酥純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  
之丹松蘇合比慧琳沈實寡和以自比況所不同者  
此以人彼以官耳

以點心爲小食

漫錄謂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爲點心自唐已有此語  
鄭僂爲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或謂小食亦罕  
知小食僕謂見昭明太子傳曰京師殺貴改常餽爲  
小食小食之名本此又謂陳江總怨行詩曰團扇篋  
中藏不分纖腰掌上証勝情按羊侃有舞人腰圍一  
尺六寸時人咸推掌上舞僕謂趙飛燕體輕能掌上  
舞見外傳漫錄何舍此舉彼邪

民應如蘭

班固作文帝敘贊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用論語君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意也而潘岳作晉世祖諫曰  
我德如風民應如蘭傳玄四箱樂歌曰上秋如風下  
應如卉古詩曰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鳧而沈約詩



曰盪及書網繆欲寄東飛鳧

五總龜九齡

唐書載殷踐猷博學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爲五  
總龜謂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而顏真卿所撰踐猷  
墓碑曰顏元孫韋述賀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五人  
相聚故曰五總龜其說不同又今稱一齡爲一年如  
揚子童烏九齡孫綽越在九齡皆以九齡爲九歲不  
知文王世子壽帝與我九齡以九齡爲九十歲矣

火浣布

嘗見一雜說論火浣布或謂木皮所織或謂鼠毛所  
織未知孰是僕謂二說皆有之觀梭神記曰崑崙之  
墟有炎火之山上有鳥獸草木之皮則其鳥獸之毛  
也又按沈約宋志炎洲在南海中有狴狴獸人捕之  
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而此獸不焦又火  
山國家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然洲上林木得  
雨則皮焦得火則皮白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織布  
爲火浣布若是木皮鼠毛皆可爲布也

足寒傷心

龍養正續釋常談謂足寒傷心人勞傷骨見朝野僉  
載俗諺篇僕謂此語引者甚多其源出於黃石公三



略其間如劉子五代史皆嘗引以為言不但僉載也  
賈誼書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董仲  
舒策曰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強者之所為猶金  
在鎔惟冶者之所鑄此等語皆見管子

劉琨盧湛贈答詩

文選載劉司空琨盧中郎湛贈答詩止一二首而琨  
文集載贈答詩往返四首琨重贈盧湛詩有曰功業  
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何意  
百鍊剛化為繞指柔今選本傳俱載是詩而不聞盧  
湛所答按琨集中有湛答曰誰言日向暮桑榆猶啟

晨誰言繁英實振藻羅芳春百鍊或致屈繞指所以  
伸皆答其意也又按琨集先是盧子諒謹廢詣劉司  
空并贈司空詩然後劉司空答子諒書與詩云云今  
選先載答而後載贈失其序矣鍾嶸詩品曰越石詩  
其源出於王粲等為懷廢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  
體良才又罹危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慨之詞中郎仰  
之微不逮矣觀此有以見二公之淺淡考唐藝文志  
劉琨集十卷僕家藏正本十卷

羅明之中吳化聞云唯室先生姓陳名諱長方字衡之其先  
本長樂人父僊字復之鄉進士第與陳子翁長廷甚密子翁  
謫惠州後以書贖由北符飛兵營臣選官夫溫陽治邑有養心  
軒已推為之遺柱其亦在道學之士唯室因軒家居于步  
里間戶研究經史著書為坊室富族大有遠度德便於于世

野客叢書附錄

長洲 王楙

野老記聞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  
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記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錄  
梗概於此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  
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蓋董  
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諱  
詞云父子兄弟扶機權變詐驚惡感象子由捧之泣



羅明之中吳化聞云唯室先生姓陳名諱長方字衡之其先  
本長樂人父僊字復之鄉進士第與陳子翁長廷甚密子翁  
謫惠州後以書贖由北符飛兵營臣選官夫溫陽治邑有農心  
術已推為之進仕其亦力進學之士唯念國科家居子步  
里閩戶研究經史著書為坊里富族大有遠度德便於于世

野客叢書附錄

長洲 王楙

野老記聞

先人舊在唯室陳先生講席及見諸所從游如和  
靖尹先生之流有野老記聞數篇未暇詮次姑錄  
梗概於此

林文節作啓謝諸公於蘇子由有一聯云父子以文  
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蓋董  
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及紹聖中行子由諱  
詞云父子兄弟扶機權變詐驚愚惑象子由捧之泣



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邪紹聖初在外劄行  
元祐諸公謫詞是非去取固時相風旨然而命詞似  
西漢詔令有王言體於蘇子瞻一詞尤不忤仲蘇見  
之曰林大亦能作文章邪其詞有云若護朕過失亦  
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詆誣聖考季父子之恩害君臣  
之義在於行路猶不戴天顧視士民復何面目又曰  
雖汝賦文足以感衆辨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  
將誰慰

或問新唐書與史記所以異余告之曰不辨可也唐  
書如近世許道寧畫山水是其意也太史公如郭  
忠恕畫天外數峯略有筆墨然而使人見而心服者  
在筆墨之外也

子瞻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也乎公曰脩於此  
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辯通無傳惡得為善善  
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擢甲  
誓師出抗而奴

子由作文潞公麻詞云郭氏有永巷之嚴藁公有綠  
野之勝乃餞文公歸洛致語耳非王言也

子由代兄作中書舍人啓稱伏念某草茅下士蓬華  
書生子瞻以筆圍伏念某用但解末三字





蔡元長作開宗良麻詞曰遂升開府之司

退之作平淮西碑功歸裴度李愬不服後命按文昌  
為之東坡作上清儲祥宮碑後坐元祐黨人所為命  
蔡元長易之文詞相忤忤伯矣

蔡元長過泗州塔名泗州大聖之塔及魯直過吹題  
為大聖僧伽之塔

靖康末虜人立張邦昌顛博文作敕書云無德者止  
知謳歌之已去當仁不讓信履數之有歸等語無非  
吹堯之辭聞者駭愕及以大寶歸上表云孔子從佛  
胎之召意在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誓將誑楚

宣和乙巳上皇內禪吳欽元中建議及謝門下侍郎  
表云上皇勤勤授皇圖於元子徽臣攝直適視草於  
禁中初無一言以贊大議君子與其不伐

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梁孟十餘篇皆求瑕語余欲  
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晁說之以道自云受學於司  
馬公因作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果云晁以道可謂不  
善學柳下惠矣

國朝修史書盜賊王捉鬼之屬不滿數千人亦載於  
史義似未安齊豹書盜而不名春秋之法也

狄青為樞密使自恃有功驕蹇不恭恬惜士卒每得



衣糧皆負之曰此狄家爺爺所賜朝廷患之時文潞公當國建言以兩鎮節度使出之青自陳無功而受兩鎮節旄無辜而出與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對上道此語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豈非周世宗忠臣但得軍情所以有陳橋之變上默然青未知到也書再以前語白文公文公直視語之曰無他朝廷疑爾青驚怖卻行數步青在鎮每月兩邊中使撫問青聞中使來即驚疑終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謀也

蔡京為翰林承旨陳瑩中已言治亂之分在京用否

蔡元康濟問之曰京小人也尤好交諸宦者京得志則宦者用京與宦者得志天下何以不亂靖康初貶京分司與瑩中贈諫議大夫命齊下

方惟演子通隱於吳吳人宗之以詩行其詩格高下似晚唐諸人絕不喜蘇子瞻詩文至云淫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因語及蘇詩云清寒入山骨舛木盡堅瘦子通曰做多自然有一句半句道得著也余問何至曰子通及識蘇公蘇公之譏評詩文殆無逃若子通必嘗見薄於蘇故終身銜之

李景夏問章子厚曰鄒浩諫立后何不與聞曹孺子



御賞獄速貶就其名替子厚自失良久曰君不知先帝怒甚

李漢老云汪彥章孫仲益四六各得一體汪善鋪敘孫善點綴

林季野觀魯直詩細釋再四云詩未必篇篇佳但格調高耳

蔡京與了翁有筆研之舊了翁淡疾之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殿差曉未日照羅衆莫敢仰視京注目久而不瞬謂同者曰此公真大貴人也或曰公明知其貴胡不少貶而議論之間有不恕何邪了翁誦老杜詩

曰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且此人得志乃國家之大賊天下之大賊遂以急速公事請疏京持逆姦詐十事

楊龜山見李伯紀責降中造宅謂人曰李三好閒不得

余嘗論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於詩每一見一變至於今駁駁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

山谷云詩意無窮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運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能盡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語



謂之換骨法規模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爲文養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漢戒

漢高紀詔令雄健孝文紀詔令溫潤去先秦古書不遠後世不能及至孝武詔令始事文采亦寔衆矣凡讀史每看一傳先定此人是何色目人或進表或才德大節無虧人品既定然後看一傳大字如何全篇文體既已了然然後採摘人事可爲何用奇詞妙語  
看史法

可以佐筆端者記之如此讀史庶不空遮眼也若於此數者之中只作一事工夫恐未爲盡善耳此唯室東坡三馬贊振益長鳴萬馬皆瘖此皆記不傳之妙學文者能涵泳此等語自然有入處東坡云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盡尤爲極致如禮記左傳可見

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聽者不悅翁翁又請說春秋邪

石林作文必有格昭慈上仙石林入郡中制服館於



州北空相寺方致思作慰表開門人有見之者方坐  
復有謁者至石林出迎接案上有一編書題云文格  
十七啓之乃唐人慰表十三篇皆當時相類者

石林凡看文字採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  
用你四六顯達用作制誥兩字議論舉子用作論策  
入仕用作長書顯達用作劄子

陳瑩中云元豐乙丑爲禮闈檢點官時范淳夫同在  
院與淳夫同舍因語及類子不遺怒不戒過范公言  
惟伯淳先生能之余謂曰伯淳謂誰范公默然久之  
曰君乃不知有程伯淳乎余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

之念特年二十九自是常以寡陋自愧

易乾卦一陰生爲姤二陰生爲遯陰小人象陰至於  
二則二與五相應是君子與小人相應而君子則當  
遯矣故二陰生卦則爲遯此沈潛道源云

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學地以行呼之  
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卽蚯蚓之大  
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揅注以爲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彘又從而招之  
說者以爲芘闌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甘  
旣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奉相檜自遭施全見刺之後常獨處一閣雖奴僕非  
命不敢輒入季年遣豫三衙楊存中成閔趙密性罔  
疾召入室中款語久之言及近日表勳酒頗佳表勳  
賜酒名也各贈兩器皆降階謝復坐顧無僕從自攜  
出室亦見駕馭之術

稅欲外嚴而內寬酒欲內嚴而外寬

顯仁道詔曰東宮有千八百三十萬緡奇數為獻遺  
世多荒文潞公遺張貴妃燈籠錦事其曖昧蓋家人  
之節不謹故爾文公初不知也然公安受其謗而不  
辯豈見文公之容

釋氏但知極高明而不能道中庸原其學本於和順  
於道德至理於義則違之故治國不得

胡如村言嘉祐以前士風宰相與庶官書啓具銜前  
名後押字外封全寫銜封皮上頭乘簽子云書上某  
官士人用名紙有官卽不用弔冠人卽用名紙如見  
士人敬之者亦用門狀見常人卽以手狀



宋王先生墳銘

學生通直郎權發遣安豐軍事沿邊都巡檢使  
郭紹彭撰

學生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農公事盧  
憲敬書

學生新楚州司添參軍張應題蓋

嘉定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笠澤王先生以疾終其年  
九月二十四日葬於吳縣橫山先隴之側其孤德文  
號泣致書走介千里訴曰先君不求聞達所以傳信  
於後者必託諸銘君從先君游知之實詳敢請紹彭



先大夫僑居益澤先生年甫弱冠簪簪有能文聲先  
大夫禮致齋館喜曰汝得所矜式矣受業六載開迪  
弘多先大夫日夕相與優游宴處定爲文字文壘宰  
華容力挽僭行先生以親老辭雖相望兩浙先生得  
一善必以告紹彭先大夫一篇一詠未嘗不屬意先  
生也先大夫平時許與每以遠者大者期之曾不少  
見於世則次其顛末今何敢辭先生諱林字勉夫家  
本福之福清自其曾大父徙平江後居笠澤先生質  
稟穎悟趨向端方少失所怙事母以孝聞與人交誠  
實無虛語有義事雖窮匱必竭力爲之清澹寡欲刻

苦嗜書寬原長者恥言人過鄉里皆稱爲善人君子  
少嘗有志功名蹭蹬不偶自母夫人歿悉棄所習不  
復逐時好取世資或以勸之泣曰祿不逮親尚奚望  
胸所居曰分定齋先大夫及浙西參議陳公造爲文  
以記之富貴利達恬不關念安於義命若此杜門著  
書留意古學有野客叢書三十卷東坡叢筆五十卷  
叢書門分類聚鈎隱扶微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  
墨客佚事細大不捐士大夫爭先騰寫親族之仕達  
者欲銀木以傳先生辭之顧語子弟曰吾目未瞑且  
將有所增益嘗以文謁石湖先生一見爲之擊節雅





相推舉容於湖南倉使張公頽之門逾三十年賓主  
相驩如一日人皆賢之晚得拘學之疾坐臥未嘗廢  
卷易黃之夕神觀不亂作詩一絕擲筆而逝享年六  
十有三詩中有題著帆風便上船之句胸次夷坦可  
知娶易氏能盡婦道男二人德文之文皆業進士嗚  
呼才大者用必宏先生之才獨齊於用德博者壽必  
遐先生之壽不報其德命矣夫若其譜系之詳與先  
世履行之美則有樞密曾公孝寬司諫江公公望之  
志銘在茲不復錄銘曰何才之豐何道之窮橫山之  
中是爲先生之宮

臨終詩

平生不學口頭禪脚踏實地性虛天臨歸不用  
求纏裹趁著帆風便上船



宋浙西叅議陳公跋

吾受王勉夫經傳記著辨析凡三十卷其議論之  
純正稽考之精確鈎摭之博洽信可以不朽盟讀  
再過還之若手鈔家藏姑俟他日

嘉泰壬戌四月十八日高郵陳造唐卿書



野客叢書三十卷

宋陳

十一世祖講書君府君所著也府君蚤孤隱居養  
母博學好古著述甚多鄉人尊稱之曰講書君云  
是書家藏宋鈔本惜闕而不全嘉靖壬辰歲祥來  
乏還曹偶於寮爰處得見全帙亦鈔本借歸命史  
錄之謹自校閱媿膚淺不知所載壬戌夏秋歲祥  
敬復手錄一過且校且錄付工繕寫銀梓六越月  
而工完蓋嘗辱太史文公徵明儀部陸君師道鄉  
進士袁君尊尼先後饋校再三又蒙黃門顧君存  
仁太學金君魚借所藏鈔本以資勘訂雖甲乙相

爲是非彼此互有得失而改竄是正終寔賴之諸  
公之惠於泉梓也厚哉間猶有疑者姑闕之以俟  
魚豕之譌拂塵之喻知所不免然亦千一矣又按  
是書舊有宋參知政事鳳山李公性傳之序文穆  
苑公成大之跋今皆不存他日得之當續刻焉  
皇明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十二月望十世孫袁祥  
百拜謹識





2025/08/0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